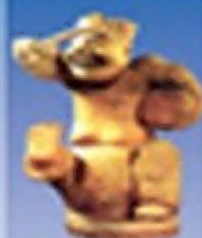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2015
8月上



故事会®

STORIES

15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我的故事我做主

封面画作者　谢友苏

不再孤独



从前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在门口发现了一只企鹅。说来也怪，这只企鹅从此就一直跟着他。企鹅看起来很忧伤，男孩想，它一定是迷路了。

男孩决定帮助企鹅回家。有人告诉他，企鹅来自南极，但他怎么才能去那儿呢？

男孩跑去港口，让大船带着他们去南极。但他的声音太小了，被大船的汽笛声淹没，根本听不见。于是，男孩决定和企鹅划船去南极，他把自己的小船拖出来，推向海里。

他们划了很多天。途中，男孩开始给企鹅讲故事，男孩讲了一个又一个，企鹅听了一个又一个。经过了数不清的日与夜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南极圈。男孩很高兴，但企鹅什么都没说。

当男孩帮助企鹅跳下船的时候，突然，企鹅看起来有点伤心。然后，男孩说："再见——"就坐船漂走了。当他回头看的时候，企鹅还站在那里，显得比以前更伤心了。

只剩下自己一个人，男孩也觉得心里怪怪的，现在讲故事已经毫无意义了，因为没有谁会听。于是，男孩开始思考，他越想，就越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或许，那只企鹅根本就没有迷路，它只是孤独。

男孩飞快地掉转船头，以最快的速度往回划。

不久之后，男孩又划回南极圈了，但是，那只企鹅在哪儿啊？男孩找啊找啊，哪里都没有企鹅的影子。

男孩伤心地启程返航，划着划着，男孩突然发现，在他前方不远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扑腾……他离得越来越近，直到能看清楚，竟然是那只企鹅！

最后，男孩和企鹅一起回家了，一路上，他们又讲了好多好多的故事。

这是奥利弗·杰法笔下的温暖故事，作家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是一颗孤独星球，请一定要珍惜，旅途中的每一次相遇，每一个故事，和那个愿意听你讲故事的人。

故事，因分享而美丽；孤独，因陪伴而消散……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故事会®

故事中国网
www.storychina.cn
微信公众号 story63



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5114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

出版发行部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订购电话 021-6433 8113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







我们的荣誉：《故事会》杂志创办于1963年7月，曾获得三届国家期刊奖，两届中国政府出版奖，为中国驰名商标。

588 2015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8月

征稿启事

第18届故事创作研讨班如期启动（详情请见P112）。您手中有没有得意之作？读到或听到什么有趣事，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吗？欢迎参赛，欢迎投稿，本刊常设二十多个栏目，必有一款适合您！

红版编辑电子邮箱

吕 佳 lujia411@126.com

姚自豪 yaobianji1950@126.com

丁娴瑶 dingxianyao@126.com

李 丹 lidan090@sina.com

陶云韫 taoyunyun1101@163.com

钟路曼 zhongluman0921@163.com

故事会互联网+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故事会网店



故事会微信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

江苏省报刊发行局

国内代号 4—225 定价 4.00元











着什么急

深夜，大牛的老婆在产房待产。大牛在外面急得团团转，口里还念念有词："老婆加油，快点快点！"

护士看他着急的样子，安慰他："放心，生产是自然过程，不用那么着急。"

大牛擦了一下脑门的汗，反问道："我能不急吗？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？"

护士想了想，不解地答道："9 月 10 号教师节，怎么了？"

大牛说："今天生的就是人民教师，明天 911，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天？"

（芷彩卓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吓死了

男子身体不适，去拍 X 光。然后，他拿着医师写的诊断报告和片子给专家看。

专家看到报告就开始摇头，嘴里啧啧有声。男子的心立马就凉了，各种想法涌上心头……

男子哆哆嗦嗦地问专家："我没救了么？"

专家愤慨地说："你没大事，就是现在的年轻医师，字写得真难看！"

（伯　仲）

最伟大的动物

课间，倩倩问小明："你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是什么？"

小明想了想，回答道："公鸡。"

倩倩想不通，问："为什么？"

小明回答："公鸡活着的时候会叫人起床，死了做成鸡毛掸子，还能叫人起床。"

（暮　春）



惊人的共同点

城里发生了凶杀案，警官检查完现场，对下属说："你们还记不记得两个月前的密室杀人案、一周前的跳楼案，还有三天前的校园碎尸案？"

下属点点头："当然！"

警官继续说："我觉得这几个案件有惊人的共同点！"

下属恍然大悟："您的意思是说，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？"

警官挠挠头，说："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都破不了。"

（周得章）

补裤子

沙僧帮大家洗衣服时，发现大师兄的裤子破了一个洞，就帮他补好了。

过了几日，沙僧发现大师兄另一条裤子也破了洞，于是干脆找出大师兄的行李，发现他的裤子大多都有破洞，于是熬了一夜，全部补好了，心想，这下大师兄冬天不会冷了。

第二天，悟空找到沙僧破口大骂。沙僧委屈，悟空怒道："你把我裤子的洞都补上，我的尾巴放哪儿啊？"

（潘光贤）

强词夺理

卖韭菜、卖大蒜、卖大葱和卖白菜的四人轮流做东请客，卖白菜的总找各种理由不还席。后来，另外三人就躲着卖白菜的去吃饭，但卖白菜的仍然找去同吃。

三人商量要嘲弄一下卖白菜的，便说："今日饮酒，每人必须以本行为题作令。"

卖韭菜的说："韭（久）饮他人酒。"卖大蒜的说："蒜（算）来不可当。"卖葱的说："葱（聪）明人自晓。"

卖白菜的说："白吃又何妨？"

（徐　杰）





生财有道

王太太开着车，车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伙子，向后跳了一下，摔倒在地，用很痛苦的表情看着她。

王太太怒了：“我没撞到你啊，你怎么年纪轻轻就讹人啊？”

小伙子：“谁能证明？你有装行车记录仪吗？”

王太太心头一紧，自己还真没装行车记录仪。

“后悔了吧？”说着，小伙子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盒子，“大姐，装一个吧，给你优惠价。”

（周继红）



儿子的画

儿子要去上绘画班，临走前，爸爸问他上次的作业画了没有。

儿子把画拿过来说：“爸爸，我画好了。”

爸爸接过来一看，白纸上竟然只有一个大大的红色“8”。

爸爸恼火地说：“这也叫画，你糊弄谁呀？”

不料儿子振振有词：“这怎么不叫画？这是中国结啊！”

（月月鸟）

广告的力量

甲：“广告是一种伟大的力量。”

乙：“你的证明？”

甲：“当母鸡下蛋时，它总是大声地叫，而鹅下了蛋总是静悄悄的。”

乙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甲：“所以人们都去买鸡蛋，而几乎没人去买鹅蛋。”

（子　夜）

开　光

母子俩在饭店吃饭，孩子看见别人都在用手机拍桌子上的菜，闪光灯还一亮一亮的，就问：“妈妈，他们在干吗？”

妈妈答道：“他们在给菜开光呢！”

（阿　门）

回娘家

美美住得离娘家近，有事没事就往娘家跑。这天中午，美美刚在娘家吃了饭，晚上又回来串门了。6岁的小侄子一见她，问："姑姑，你怎么又来了？"

再一看，美美手里拎着比萨呢，小侄子乐了，立即改口："姑姑，你怎么才来啊？"

（周继红）

睁眼瞎

孙子碰到一道语文题：请用"目"字旁组出三字词语。他不会做，就去问奶奶。奶奶说："宝贝，你奶奶小学都没毕业，其实就是个睁眼瞎！"

孙子眼里一亮，对奶奶说，有答案了。

奶奶问："答案是啥啊？"

孙子答："就是睁眼瞎。"

（月月鸟）

磨　牙

一个小伙子晚上睡觉总是磨牙，很苦恼，于是问朋友们怎么办。

一朋友回复道："你呀，临睡前在嘴里放点黄豆，第二天一早就有豆浆喝了。"

（章道银）



抠门的艺术

一哥们儿很抠门，朋友问他："宿舍离公司只有三百米，你为什么每天骑自行车？"他反问："皮鞋多少钱一双？单车内胎多少钱一条？"

朋友无言以对，又问他："你这么节俭，为啥每天午餐总吃6元一碗的饺子，不吃5元一碗的面条？"

他眉毛一挑，反问："饺子上有时会挂着一两根面条，可是面条上能挂着饺子吗？"

（野渡无人）





送你一枚创可贴

王长昆



徐倩住谐和园小区，宝贝儿子淘气得很，这不，昨晚又弄伤了手。家里刚好没创可贴了，徐倩只好为儿子简单包扎一下，想着明天路过药店，一定要捎盒创可贴。

第二天下班，徐倩途经缘善堂药店，不凑巧，最后一盒创可贴卖完了。徐倩有点扫兴，无意间和女售货员提到儿子的伤情，售货员听后，突然说："等等！"然后她猫腰从自个儿包里翻出一枚创可贴，说："这个送你，先救救急！"

原来呀，女售货员的孩子也不大，为提防孩子磕着碰着，包里总放着一两枚创可贴。她听徐倩一说，突然想起自己还剩一枚。

徐倩说："太感谢了，再买药还到您这儿来！"

刚入冬，天黑得早。徐倩兴冲冲地骑在回家的路上，忽然觉着车蹬得怎么那么费劲呢，下车一看，不好，前胎没气了。

没办法，徐倩只得推着车子往家走，她记得离谐和园不远有个修车摊，就径直朝那里走去。

听明来意，修车匠老刘用手轻轻捋了一下车子外胎，然后用钳子慢慢地从车胎的缝隙里夹出一粒玻璃碴，说："车胎被扎了，得补胎！"徐倩说："好。"



老刘熟练地把车子撂倒，用撬棒撬开外胎，抻出内胎……徐倩坐在一旁的凳子上，无聊地等着。

偶然间，徐倩发现老刘干活时，右手食指总是不经意地跷起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徐倩仔细一瞧，发现老刘的手指上，有一道不小的伤口，四周的血斑已经风干了。

徐倩随口问："师傅，你的手指破了？"老刘若无其事地回答："是啊，上午干活时不小心划了一下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手破是常事。"

徐倩瞧着老刘受伤的手指，忽然想到儿子手上的伤，又想起了包里的那枚创可贴。

徐倩寻思，这人修车得接触许多脏东西，伤口容易感染，得尽快包扎上才好。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包，心里嘀咕道：要不，把刚才售货员送的创可贴给他吧！可她转念一想，这可是今晚唯一一枚呀，要是给了他，儿子的伤口咋办呢？

老刘后面怎么补的胎，徐倩似乎并没在意，她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手，心里不住地翻腾：儿子的手是昨天划破的，已经拿纱布包好了；这人的伤口，却是今天刚划破的……

老刘找到车胎的破洞，在上面涂上胶水，晾了晾。拿出一块胶片，撕开，贴到破洞上。

徐倩又觉得孩子似乎只是蹭破点皮，这个人的伤口可不小，长长的一道，当时肯定流了不少血。她皱皱眉头，不敢往下想了。

老刘已经重新把内胎套进了外胎和瓦圈中间，开始打气。

徐倩想，孩子从小还是受点磨炼好，不能太娇气，这人能在大冷天出来修车，虽说为挣钱，不也是为大伙服务吗？伤口一旦感染，影响了干活，若是再有人车坏了，恐怕就得多走冤枉路了……

打完气，老刘把车子扶起来，说："得了！"

刘倩打开挎包，掏出几块钱，又略一迟疑，抽出那枚创可贴，一并递给了老刘，说："师傅，你那伤口不小，送你一枚创可贴吧！"

徐倩这突然的举动，老刘压根没有想到。他一愣，紧接着说："这……哪能要你的东西？"

徐倩说："小东西而已，快贴上吧，小心感染。"随后把创可贴塞给老刘。老刘只接过了创可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"你送我创可贴，修车钱我不能再要了，算是谢谢你吧。"徐倩还想给，老刘执意不收。徐倩道了谢，便赶紧骑车回家了。

路灯都亮起来了，把路口照得



蜥蜴的报恩

任宏伟

卢克回家路上，突然听见树丛里窸窸窣窣的，他走过去，发现一只蜥蜴不知被谁钉在树枝上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卢克心一软，拔掉了蜥蜴身上的钉子。

没想到，得救后的小蜥蜴开口说话了："好心人，为了表达我的谢意，请收下这个礼物。"

没等卢克回过神来，小蜥蜴已经没了踪影，地上只剩下一根装满绿颜色神秘液体的试管。

卢克捡起一看，只见试管上写

通明。老刘把创可贴小心地贴在伤口上，然后立马收了摊。他想，得赶快把附近马路上那些碎玻璃碴清理干净。同时，老刘还提醒自己：这次，可得小心点。

其实，老刘手上的伤，是今儿个儿一大早出来，撒那些玻璃碴时不慎划破的。

老刘忙活到快八点，把碎玻璃碴全部打扫干净才回家。

缘善堂药店晚上八点半关门。那位女售货员上班也骑自行车，每天下班都得从谐和园门口经过。骑上车，她心想，快蹬几步，兴许睡觉前还能陪孩子玩一会儿……

（题图：安玉民 梁 丽）



着“神奇69”几个字，在字下面还有一行说明：涂上它，你就会拥有神奇的力量。

卢克心中一动，半信半疑地拧开试管，绿色的液体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，但他没多想，就把液体均匀地涂在了双手上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卢克耐着性子等了大半天，什么也没发生，手上却散发着一阵阵臭味。

卢克慌忙跑去洗手，却怎么也洗不掉。看看时间不早了，卢克只好找来一副橡胶手套戴上去上班。

难为情的是，卢克的秘密很快就被大伙发现了。在老板的逼问下，他只好不情愿地摘下了手套。一刹那，大家都捂着鼻子跑光了。

不出所料，没过几天，老板辞退了卢克，理由是卢克身患怪病，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。

沮丧不堪的卢克只得开始四处找工作。这天，他偶然遇到了幼时的邻居艾米丽。艾米丽和他客套了几句，红着脸说：“听说你这几天正在找工作，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就来我这儿帮忙吧！”

卢克迟疑了片刻，把实情一股脑地说了出来。艾米丽听了，笑着说：“难道你忘了我家开的可是驯马场，别人都嫌马场太臭，你不会嫌弃吧？”

听了这话，卢克喜不自禁，答应下来。可到了那里，他才听说了一个秘密：原来，艾米丽从小就喜欢自己，但她知道卢克一直心有所属，所以才把这份爱藏在心底。直到她听说卢克遇到了难处，才想试一试，上次的偶遇就是她精心策划的。

那一晚，卢克失眠了。经过一夜的思考，他下定决心，接受艾米丽的爱。

恋爱的日子过得飞快，但卢克一想到自己的双手，就忧心忡忡。他每天要洗很多次手，希望能洗掉这恶心的东西。

这天，他洗完手，双手依然恶臭无比，他越想越气，抓起一个玻璃杯，狠狠地砸向了镜子，碎玻璃一块块落在了洗手盆里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出现了，碎玻璃在坠入洗手水的瞬间，竟自动拼接在了一起！

卢克目瞪口呆，又试了几次，终于明白过来，涂了“神奇69”，自己的洗手水就拥有复原一切的魔力！他灵光一闪，决定要用这神奇的洗手水创造财富！

说干就干，卢克在电视台登出广告，不出所料，他的生意好得惊人。

一天，卢克暗恋多年的丽莎突然来访。丽莎从包里取出一个被摔成了两半的工艺品，小心翼翼地递到了卢克手中。

第二天，卢克把完美如初的工艺品还给丽莎时，丽莎难掩激动之情，连问卢克是怎么做到的。为了满足小小的虚荣心，卢克把神秘液体的事跟丽莎全盘托出了。

两人越聊越激动，丽莎突然含情脉脉地对他说："卢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单身吗？实话对你说了吧，我一直在等你。"

面对丽莎突然的表白，卢克又一次失眠了。他整整想了一夜，最终想明白了：他对艾米丽的感情充其量只能算友情加感激，而他对丽莎，才是真正的爱情。想清楚这一点后，他下决心要和艾米丽分手。

天亮后，卢克来到驯马场，想向艾米丽提出分手，却没见到她。伙计们告诉她，艾米丽今早驯马的时候出了意外，被一匹烈马甩了下来，眼下已经在医院了。

卢克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医院，得知艾米丽的命虽保住了，但她的双腿正面临截肢。

卢克惊呆了，他明白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无论如何都不该向艾米丽提分手，但如果让他用下半生的时间去照顾一个不爱的人，他又觉得有些不甘。就在他左右为难时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对呀，可以试试用洗手水帮艾米丽康复啊！

两人商量好后，卢克火速为艾米丽办了出院手续，把她接回了家。可就在卢克洗完手时，突然，他发现自己手背上出现了一行红色的字："神奇功效只有 69 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"

这时，零点的钟声敲响，卢克发现，自己的双手恢复了肉色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神奇的力量了，不禁发起了呆。

艾米丽发觉他的异样，问他在想什么。卢克长叹了口气，把水盆放到艾米丽跟前，伸手给她看。艾米丽笑笑，指了指门外，示意他先出去回避一下。

等了半天，艾米丽才笑容满面地让卢克进屋。卢克看到，艾米丽可以站起来了，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样子十分难看。

卢克心想，或许要再等等，艾米丽才能彻底康复，却没想到一连几天过去，艾米丽的腿还是没有什么改观。

这一天，卢克正琢磨着到底该不该向艾米丽提出分手，突然他接到了丽莎的电话，丽莎声称帮卢克



联系到了一个大客户，那个大客户不小心把一个价值千万元的古董瓷瓶打碎了，如果他能把瓷瓶复原，那个大客户愿出三百万。

卢克犹豫了一会儿，把洗手水失效的事儿告诉了丽莎。电话那头，丽莎沉默了许久，接着就是“嘟嘟嘟”的挂断声。

卢克这才明白，丽莎看上的不是他，只是他的神奇之手，他沮丧极了，来到一家小酒馆，一直喝到酒馆打烊，才踉踉跄跄地出来。

踏出酒馆的一瞬间，卢克一个趔趄，从台阶上滚了下去，眼睛正好扎在一堆碎玻璃上……

再次醒来，卢克已经躺在医院里，眼前黑漆漆的。卢克这才意识到：自己瞎了！再也看不见了！他懊悔、丧气，发疯般地要坐起来。

耳边传来温柔的女声，是艾米丽：“相信我，一定会好的！”

就在卢克对艾米丽的话半信半疑时，他闻到了一股无比熟悉的臭味，是自己曾经拥有的洗手水？

在艾米丽的帮助下，卢克洗过双眼。不一会儿，他觉得眼前有了一线光明，他揉了揉眼睛，模模糊糊地看到：艾米丽正关切地注视着自己！

卢克兴奋地把艾米丽抱了起来，一迭声地问：“你是从哪弄到洗手水的？”艾米丽告诉他，那天当她得知神奇的洗手水只剩下了最后一份时，她只用了一半治了腿；另一半洗手水她收藏了起来。她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担心有一天卢克会发生意外。

听了艾米丽的话后，卢克这才明白，为什么一向灵验的洗手水，却没让艾米丽的双腿彻底康复……

一个月后，在一间教堂里，卢克戴着一副眼镜，在亲友们的祝福声中，微笑地看着自己的新娘艾米丽，正一瘸一拐地向自己走来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海　人）





阿P避祸

■ 刘振涛



那天，阿P骑着摩托车去接小兰下班，那会儿正是晚高峰，为了不堵车，他钻进小街，抄近路而行。不料这条小街堵车更厉害，原来一户人家像是聚会或办喜事的样子，进进出出都是豪车，把路给堵了。阿P抬头看了眼门牌：高尚街888号。

阿P下了车，小心翼翼地在豪车夹缝中推着摩托，他顺口问看热闹的人，有人告诉他，那是王局长的家，这些人都是来祝寿的。

阿P厌恶地吐了口唾沫："腐败！"他不屑一顾，上了摩托开走了。

在市中心，阿P的摩托开得急了，一不小心，撞上了一辆小货车，阿P躲闪不及，只听"砰"的一声，被撞倒在路上！

开小货车的是个胖司机，他跑到阿P跟前，左看右看地瞧了起来，只见阿P哭丧着脸，"哎哟"、"哎哟"地直嚷嚷。

其实，阿P凭感觉，自己没啥大碍，但这一撞总得有点说法，不能白撞呀，所以，他哼哼唧唧地不肯爬起来。

胖司机看着阿P这个样子，又回头瞅了瞅自己的行车路线，看了看阿P骑着摩托过来的方向，他



知道双方都有责任，便要报警，阿P赶紧叫了起来："哥们，别报警，警察一来，对你对我都是一件麻烦事，不如咱们私了，省得多事。"

胖司机试探着问："私了怎么说？"

阿P眨巴着眼睛，说给1000块钱，这事就算了啦！胖司机不肯掏钱，阿P步步退却，800块、500块、300块，一直到最后，阿P实在没心情把"100块"说出来，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"你有种，算你狠，我服你了，你走吧！"

胖司机得意地一笑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爬到车厢上看了看，然后跳了下来，瞪了阿P一眼，说："你现在没事了，该轮到我了，你看看我的车厢——"

阿P过去一看，小货车的车厢里湿漉漉的，里面拉着两个大鱼缸，全碎了，车厢里躺着十几条死鱼，还有一些鱼在蹦跶着。

胖司机一脸悲戚，他告诉阿P这种鱼很稀罕，每条都上千块钱，就连一寸来长的小鱼都价值几百块，刚才遇上阿P撞车，刹车猛了点，两个鱼缸就这样撞碎了……

阿P冷静下来，这鱼咋就那么贵呢？他围着车厢看来看去，问："你从哪儿拉来的鱼？要送哪儿去？"

胖司机为了证明不是讹诈他，急忙掏出一个写在纸条上的地址递给阿P，上面还有电话："海鲜市场拉的，人家让我送到这个地方，送到付运费。"

阿P没说话，他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给小兰打电话："小兰……还在单位没走？正好，你上网帮我查查我发给你的几张图片……"

胖司机急得直搓手，不明白阿P葫芦里卖的啥药。

很快，小兰打来电话，阿P听了喜形于色，他按照纸条上收货人的电话拨了过去，一副急三火四的口气："喂，我是送鱼的，大事不好啦，我们的车被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扣下了，他们还通知了派出所，你们赶紧来人说明情况啊，不然我们就要被带走了哇……"

胖司机听得晕头转向，急忙贴近阿P的手机，他听见对方停顿了一会儿，居然说鱼不是他们买的，还说打错电话了！

阿P见电话被挂断，再次拨打，对方竟然关机了。阿P笑了，又从胖司机那里要来海鲜市场的电话，复述着刚才的那几句话。



对方听了也是一愣，一口咬定没卖过那些鱼，并且说他的店里没让人给谁送过鱼！阿P拍着胖司机的肩膀“哈哈”大笑：“怎么样？我阿P不是吃干饭的吧？哈哈，给你搞定了！”

原来，阿P看到纸条上的地址是“高尚街888号”，这让他想起王姓局长摆宴做寿的场面，显然这些鱼是用来宴请宾客的，但是，这些鱼很特别，是很少见的鱼种，他拍了照让小兰上网查，结果小兰告诉阿P，这种鱼是受国家保护的濒危鱼种，在黑市上非常昂贵，捕捞倒卖都是犯法的。于是，阿P便给两头打电话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两边竟然都否认买鱼和卖鱼，胖司机的危机解除了！



胖司机一听，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，上万块的赔偿就这样被阿P三言两语给解决了，好半天他才结巴着问：“那、那现在这些鱼咋办？现在没人敢要了，要不咱拉回去吃了得啦，行不？”

阿P瞪了胖司机一眼：“你咋想的啊？思想觉悟咋就跟我差了点呢？上交派出所，余下的事情警察知道该咋办。”

阿P把摩托车推到路边锁好，给小兰打了个电话让她来骑走，他大大咧咧地坐上小货车的副驾驶位子，让胖司机把车开到了派出所……

从派出所出来，阿P美滋滋地上了车，他往公园后面一指，对胖司机说：“去后山。”胖司机问去后山干吗，阿P就是不说。

车子一直开到后山，阿P跳下车，从裤裆里掏出一条不小的鱼来，胖司机傻眼了，阿P什么时候偷装了一条死鱼他都不知道。阿P见胖司机愣愣地杵在那儿不动，便催促着：“炖不如烤，赶紧捡柴禾去呀！”

这一顿烤鱼的味道，那个鲜，那个香，甭提了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□ 于　诺



家有鹩哥

邹楠是个爱鸟人士。这天，他又提着个鸟笼，欢天喜地地回来了。媳妇金溪一瞅，是只价格不菲的鹩哥，抱怨道："我说你怎么又买鸟回来，还是这么贵的！"

正在这会儿，里屋传来宝贝女儿小娜的哭声，金溪顾不上骂丈夫，赶紧把女儿抱出来哄，可哄了半天就是哄不住。突然，鹩哥清脆地叫了一声。也是奇了，听到这叫声，小娜止住了哭，伸出了两只小手，欣喜地指着爸爸手里的鸟笼，咿咿呀呀道："鸟……鸟……"

金溪开心极了："哇，宝宝会说'鸟'了！"于是，这只小鹩哥顺利加入了这个幸福的家庭。

转眼一年多过去了，鹩哥伴随着小娜逐渐长大。这天，金溪送女儿去幼儿园回来，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忽听小娜叫妈妈。

"哎，干吗？"金溪下意识地答应着往屋里走。不对啊，小娜明明不在啊！金溪觉得可能是骤然和女儿分开，潜意识里不习惯吧。她笑了笑回到院子里继续忙活，可那叫声又传来，分明是小娜！

金溪疑惑地跑到屋里，才发现叫"妈"的是那只鹩哥，那声音和腔调简直和小娜一模一样！

从那以后，两口子开始有意识



地训练鹩哥，很快，小家伙不仅会叫“爸爸妈妈”，“你好”、“谢谢”、“对不起”也学得像模像样。

邹楠每次带鹩哥去逛鸟市，只要这小家伙一开口，总会围满好奇的人，也曾有个文质彬彬的眼镜男想高价购买，却被邹楠一口回绝：“这鸟是我从小养大的，我和老婆把它当孩子了，多少钱也不卖。”

可是有一天，邹楠从鸟市回来，却没带回那鹩哥，金溪问，邹楠只说借人了。金溪一听就急了：“什么？鸟还能借人？是谁啊，赶紧要回来！你不知道小娜离不开那鹩哥吗？”

邹楠赶紧解释：最近，他在鸟市认识了一个哥们儿，叫李涛，是个外地人，也喜欢鸟，但没钱买，只能到市场上过过眼瘾。今天，他又来到邹楠这儿，听那鹩哥说话解闷，当鹩哥叫出“爸妈”时，李涛竟然激动得哭了。原来，李涛两口子来城里就是为了治疗不孕症，不成想血汗钱全搭在医院了，却始终怀不上孩子，无奈之下借钱做了试管婴儿术。好不容易成功了，可是由于营养不良，孩子意外流产了。这下子孩子没了，钱花光了，还欠下不少外债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乡了，夫妻俩难过极了，妻子还差点在医院里割腕自杀。

李涛请求邹楠，能不能把鹩哥借走几天，让鸟去医院陪陪他媳妇，兴许能缓解一下她的情绪。李涛还保证，等他媳妇一出院，他就把鹩哥还回来。邹楠心一软，答应了。

邹楠正跟金溪讲这借鸟的来龙去脉，小娜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了，立刻吵嚷起来：“我要鹩哥，坏爸爸，还我鸟！”金溪也怪邹楠：“还不快去要回来！”

邹楠说刚借出去就往回要，太跌面子了，两人为此争执起来，完全没留意小娜跑出了院子。

等发现孩子不见时，似乎已经迟了，他俩把街坊四邻问了个遍，没有！给亲戚们挨个打电话问，没去！眼看天渐渐黑了，孩子还是没回来，两口子急疯了，赶紧去报警。

经过民警细心排查，终于在一个监控探头发现端倪：小娜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条胡同里，被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带上了一辆面包车，初步判断是被人贩子拐了！

邹楠和金溪心急如焚，一连几天辗转奔波于各个火车站、长途车站四处寻找，可是都没有进展。

一个傍晚，临近崩溃的夫妻俩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忽听门外



“妈——妈——”的叫声。

“是小娜回来了！”金溪一下从凳子上弹起来，可是开门一看，却是一个陌生男人提着一个鸟笼，原来是李涛送鹩哥来了。

鹩哥回到了熟悉的家，似乎很高兴，不停地喊“爸妈”，熟悉的声音勾起了金溪对女儿的思念，她不禁捂着脸跑了出去。邹楠忙把愣在那儿的李涛请进家里，把孩子丢了的事告诉了他，李涛忙不迭地安慰邹楠。

得知李涛两口子第二天就要返乡，邹楠把鹩哥送到李涛手中说：“兄弟，我们看到这鹩哥，就想起孩子，真是难过，这鸟就送给你吧，希望你们夫妻早生贵子！”李涛推



辞不过，就千恩万谢地接过鹩哥走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邹楠和金溪的生活完全被丢孩子的事搅乱了，什么心思也没有，整天没头苍蝇似的到处贴寻人启事，可遗憾的是小娜始终没找到。

又是一个傍晚，门外又传来孩子稚嫩的声音，“妈妈——”

金溪和邹楠对视一下，赶紧冲过去开门。令他们失望的是，回来的还是那只鹩哥！不过这次带着鸟来的，居然就是上次想高价买鹩哥的眼镜男。

眼镜男说自己是妇产医院的医生，这鹩哥是前几天一个病人家属送给他的。那个病人病没治好却欠了不少手术费，没法办出院，病人丈夫打算去卖血。眼镜男作为主治医生，这几年看着他们遭了那么多罪，不忍心，就悄悄把钱垫上了。

“可他们知道后，愣是过意不去，我凑巧发现那男人手上提着的，竟是自己上次看上的鹩哥，一问才知道你们之间的故事。”眼镜男推了下眼镜，继续说，“就这么着，他们忍痛割爱把鹩哥给了我，也接受了我的好意，但还是强调一码归一码，他们不是卖鸟，只是为了报恩。我很感动，就答应了，哪知道



这鹩哥跟了我，不但不说话了，甚至不吃不喝。那夫妻俩已经回老家了，兽医也无能为力。我正犯愁呢，今天忽然在街上看到了你们的寻女启事，嘿，这照片上的小女孩身旁的鹩哥，可不就是它吗？我想，恐怕只有你们才能救这只鹩哥，就赶紧按启事上的地址找来了。看来这鸟真是恋家，还没进门呢，就开口叫妈了，还是还给你们吧。”

看着笼中毛色暗淡的鹩哥，邹楠夫妇心疼不已，只好收下了鹩哥。

也许这鹩哥真带来了好运，几天后的傍晚，门外再次传来孩子叫妈的声音，金溪只当又是那鹩哥，可邹楠开门一看，惊叫道：“小娜！”

孩子真的回来了，夫妻俩欣喜若狂，抬头一看，送孩子回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李涛！

原来，李涛夫妇回老家不久，竟在路上遇到一个流浪的女娃。两口子很高兴，就带了回来，可是孩子带回来好几天，总蹲在墙角发呆，一声也不吭。

直到有一天，李涛无意中拿手机播放了一段鹩哥说话的音频文件，目光呆滞的女娃忽然抬起头，眼睛亮了，拍着小手跳起来：“鹩哥、鹩哥，这是小娜的鹩哥！”

见到女娃终于开口说话，李涛既惊又喜，他发现这女娃的声音竟然与那只鹩哥一模一样，难道她就是邹楠大哥家丢的女儿？后来一问，才推测出事情的来龙去脉：小娜被人贩子抱去，吓坏了，不再说话，人贩子以为小娜是个哑巴，卖不出个好价钱，就随便扔在了乡下，刚巧被自己碰上了。

李涛要把女娃还给人家，可是妻子刚和小娜培养出了感情，说啥也不答应。李涛反复给她做工作，说人家萍水相逢，就把那么珍贵的鹩哥送给咱，失去孩子的痛苦咱比谁都清楚。现在，他家的娃让咱捡到，这是冥冥中安排好了，要咱去报恩哪！妻子流着眼泪答应了，李涛这才买了连夜的火车票，第一时间把孩子送了回来。

听完李涛的讲述，邹楠夫妻早已泪流满面，他们要给李涛补偿，李涛摆摆手，说：“俺还欠着医生的钱呢，要给，就给他吧！”邹楠找来眼镜男，他也算不清这笔爱心糊涂账，哈哈一笑说：“要谢就谢那只鹩哥吧。”

鹩哥好似听懂了似的，飞出笼子，在他俩身上跳来跳去，一个劲地说：“谢谢、谢谢！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城里来了个牧马人

□ 滕 巍

毕友三曾是边防线上的养马兵。在一次军事演习中，他受了伤，为不拖累部队，他主动打了退伍报告，回家乡小城自谋生路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毕友三是带着一匹马回来的，这匹红色的西南马，马蹄坚实、擅跳跃，长于走山路，毕友三给它取名“胭脂虎”。

毕友三把楼下的车库改了，装上马槽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喂了草料，就骑着胭脂虎到镇上溜一圈，人吼马嘶，蹄声“嗒嗒”比闹钟还响，同在草原巡逻边防线时一样。

自从听说了这事，镇长蔡富邦可是伤透了脑筋。作为镇长，他当然知道城镇不允许养马。且不说牲畜携带的病菌隐患，光是扰民这一条就太扎眼。一星期不到，镇长热线就被打爆了……但蔡富邦也当过兵，深知老兵离开部队总有个阵痛期，心里挺同情毕友三。

这天，镇上下了一场大雪。道路结冰，镇长的车在山路间徘徊，犹豫着要不要上去。车在冰面晃了几个来回，下定决心似的驶向山脚，可惜没开多远便打着转熄火了。

此时，一匹红马踏步而来，毕友三握着缰绳笑道：“你这样是开



不上去的。”说着打马小跑起来。胭脂虎铁蹄铿锵有力，一个来回就把路面上的冰踩碎了，细长的马尾还绑着扫帚，顺便扫清了冰碴。

车门打开，下来的却不是蔡富邦。毕友三脸一红：“是你？”原来是镇长的女儿蔡玲。她和毕友三是中学同学，读书时毕友三就喜欢蔡玲，后来他去当兵，两人便再没有联系。

“谢谢你，多亏了你我才不会迟到。”蔡玲向前挪步，笑着对马上的毕友三说，“有时间来找我玩！”说完，蔡玲摆摆手，转身上山。

望着蔡玲的背影，毕友三略感失望，全然没察觉刚刚下车的蔡富邦就在身边。

“心里有怨气，咱们可以商量，何必这样呢？”蔡富邦指了指红马，又看了看老兵，心想退伍报告可是你自己打的，谁也没逼你。

毕友三赶紧下马，他穿着旧军装，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，“啪”地敬了个军礼，说：“报告首长，没有怨气！指导员说过，退伍了更要对得起穿过的军装，不能给地方添麻烦，要发挥军人特长……我琢磨，我的特长就是养马。”

蔡富邦愣了，上下打量着老兵，觉得不像在开玩笑，于是说：“兵是好兵，马也是好马。只是不太适合当下的环境……来镇政府帮我开车吧！”

“就这破车？还没我的马快。”毕友三拍了拍胭脂虎，红马温顺地“咴”了一声。

随行的高秘书说了声“不识抬举”，刚要发作，蔡富邦摆了摆手，说：“那好，你骑着马跟汽车赛一赛，看到底谁快。若是输了，养马之事不要再提！”

比赛这天，高秘书开来一辆三菱轿车，马力自不必说，毕友三则骑着胭脂虎。双方在镇边的环山公路拉开架式。

时间是凌晨，公路上没有车，蔡富邦指着前方设下的路障：“比赛全程十公里，谁先跑完谁赢。车子需要发动，马先起步。如果中途马被汽车追上，就算你输，如何？”毕友三在马背上晃悠：“公道！”

镇长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。

高秘书自恃车比马快，直等到毕友三打马奔出百米，才稳稳地点火、起步。胭脂虎马鸣萧萧，像一块飞翔的炭火。老兵正自得意，身后响起引擎轰鸣声，三菱追了上来。高秘书抬手挂挡，汽车轻松跟住红马，只需一脚油门即可超越。



五公里后，马与车身仅一步之遥，眼看要被追上。毕友三扯紧缰绳，忽地掉转马头，迎着三菱回冲过来！高秘书始料未及，本能地猛踩刹车，强大的惯性仍驱使车头向前猛冲。

保险杠即将撞上马头，毕友三一声呼哨，胭脂虎腾空而起！这山马最擅跳跃，划着一道弧线从三菱车顶跳了过去，落地后马不停蹄，掉头继续向前奔跑。高秘书反应过来，再次发动车子去追，猛然发觉车轮下全是结了冰的路面……等汽车跌跌撞撞重新起步，毕友三已跑完十公里赛程，重新来到蔡富邦面前。

"怎么样，镇长，还是我的马快吧？"毕友三艺高胆大，摸着马鬃得意地说道。

"疯子，简直是疯子的行为！"蔡富邦身上、手心里全是冷汗，望着那一人一马颠颠离去……

回家的路上，高秘书劝蔡富邦："镇长，我看那人有点愣，不如报给市里，让市容、环卫那些人处理算了。您为他着想，可谁又知道您的难处？"蔡富邦心里直叹气，镇上的事，市里又怎么会管？况且同是行伍出身，如果仍在部队，蔡富邦是很欣赏毕友三这种兵的。

欣赏归欣赏，养马之事还是不可放任……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毕友三正在给马洗澡，家里难得来了客人，是蔡玲。她拿出两张电影票递给老兵，感谢他那天帮忙除冰。毕友三红着脸说："算了吧，部队有纪律。"

"什么纪律，你已经退伍了！跟我看场电影就那么难？"蔡玲气鼓鼓转身欲走，毕友三忙叫住她，红着脸点头："那好……能不能骑马去？"

"不行！"蔡玲又好气又好笑，拉着毕友三去了电影院。



电影散场后，蔡玲提议



时间尚早，逛一逛再回去，于是两人沿着环山公路，来到旧时上学的山里。山路难走，蔡玲看了眼时间，故意支开毕友三，躲到树后给蔡富邦打了个电话："爸，我拖住他了，你那边可还顺利？"刚听见蔡富邦说了声"顺利"，一双冰冷的手搭上蔡玲肩头，打落手机。

蔡玲心想不好，回头望去，却不是毕友三，而是一个手持匕首、满脸络腮胡的凶狠男人。

这男人是个歹徒，犯案后为躲避风头藏进山里，想不到碰上了蔡玲。刚才蔡玲打那通电话，被他误认为蔡玲发现了自己，要给警方通风报信，这才现身拿人。

蔡玲被捂住嘴巴，冰凉的匕首抵住咽喉，吓得她流下泪来。突然，她感到钳住自己脖颈的蛮力松了，身后传来男人惨叫的声音，回头望去，是毕友三赶到！老兵身手了得，同挟持蔡玲的歹徒打作一团。

再说蔡富邦这边，电话刚讲了一半，就听见女儿那边传来异响，蔡富邦知道出事了，赶紧驱车来到环山公路。这片尚待开发的山林路途崎岖，交通不便，汽车根本开不上去。高秘书劝道："还是等警察来了再说吧……"

蔡富邦瞪了他一眼："不行，我女儿有危险！"想了想，又说："牵马来。"

高秘书打开卡车后厢，牵出了火红的胭脂虎。

蔡富邦原计划让女儿约毕友三出去，再从毕友三家偷偷带走胭脂虎，交给有关部门处理。事后毕友三若问起，就说马儿自己跑了。

现在，蔡富邦却自己骑上胭脂虎，打马冲入深山。蔡富邦虽然没养过马，但基本骑术还是有的，很快便驰上山腰。借助月光，他看到毕友三背着女儿在林间狂奔。二人身后，四个手持匕首的歹徒穷追不舍，原来这是一个犯罪团伙。

"快上马！"蔡富邦一声怒喝，策马向前。毕友三闻声赶来，先将蔡玲扶上马，不料自己腿上又挨了一刀，他忍着痛跃上马背，胭脂虎一声嘶鸣掉头快跑。

同时，山下响起警笛声，高秘书正带着警察往山上赶。四名歹徒见状，放弃追赶，赶紧从另一边撤退。

毕友三喝道："镇长，你们下去，把马给我，我去抓他们回来！"

蔡富邦一怔："不行！抓人是警察的事，你逞什么英雄？"

"等他们逃进深山老林就晚了，



快！”毕友三不容分说，让父女二人下马，自己跨上马背，手持缰绳，驱策胭脂虎追着林中四道人影狂奔。

这山路崎岖，车上不来，人更难走，而对胭脂虎这匹山马而言，却丝毫不算难事。四名歹徒听着不远处的警笛，只觉得阵阵心悸，又被红马撵着，反而不敢往深山里藏，而是拼命逃往山下。那里停着一辆夏利出租车，司机早已被四名歹徒杀人劫财，藏尸后备厢。四人重拾弃车，发动油门开上了公路。

现在是深夜，公路上没什么车，路障也已撤掉，四周一片寂静。

“驾！”毕友三与胭脂虎如同一块炭火从黑夜袭来，紧咬住夏利车不放。

开车的歹徒急了，眼睛盯着后视镜里的疯子，耳听得警笛声声逼近……他们清楚，甩掉这块黏人的膏药，尚有一线生机借助黑夜逃跑，于是决定放手一搏，抬手挂了倒挡，脚下猛踩油门，夏利车以漂移姿态迎着胭脂虎急速倒退。

毕友三早已恭候多时，一声呼哨，胭脂虎人立而起，就要跳跃，结果“嘭”的一声，它却被夏利车撞了个正着，倒地不起。

原来，当初“赛跑”，只因高秘书心存善念，迎面第一反应是刹车。而歹徒存心杀人，即使速度远不如三菱汽车的夏利，一样以倒车方式撞趴了胭脂虎。



毕友三人仰马翻，却为警方争取了时间。环山公路那头，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将夏利车成功围堵，抓捕了四名歹徒。

再后来，毕友三成了镇长的司机，从此不想养马之事……在那片山上却多了一座孤坟，里面葬着一匹红马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

断尾求生

□ 祝小青

郭淮是退休干部，老伴去世这几年，一直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。郭淮没别的爱好，没事喜欢买几注彩票碰碰运气。

那天晚上吃饭，郭淮对儿子儿媳说，他这几年在一家售彩店买彩票，认识了老板娘梁茵。梁茵孀居多年，儿女都在外地成了家，和自己很谈得来，双方都有处朋友的意思，想征求一下家里的意见。

郭淮的儿子郭小瑞一向没主见，他先是吃惊地看看父亲，再看看媳妇肖云霞。肖云霞开口了："爸，那个梁茵开店的能有什么收入，不会是图您的钱吧？"

郭淮退休金每个月六千多，算得上是退休族中的"大款"。郭淮瞪了儿子儿媳一眼，生气地说："我从明天开始不买彩票了，钱统统交给你们，这下放心了吧！"说着，他翻出自己的退休金存折，扔在桌子上，走了。

郭小瑞懵了，问媳妇："你还真要收了老爷子的存折？"肖云霞用手指头戳着他的脑门说："你搞搞清楚，是他给的，不是我要的。没钱了，看那个梁茵还想跟他处朋友？"说着，拿起存折就进了房间。



从那以后，郭淮依旧是早出晚归，和儿子儿媳在一起时也不多话，总是板着个国字脸。肖云霞心里想得多，老爷子万一给他们找回来一个不省油的后妈，再把存折要回去，那就麻烦了。于是，肖云霞开始跟踪郭淮，她要找到那个“准后妈”，让她离他们家老爷子远点。可没想到老爷子反侦查能力超强，几路公交一换，肖云霞就找不着北了。

那天下午，肖云霞约几个朋友去郊外红云桥农家乐，直到傍晚才散。在公交站等车时，肖云霞突然发现，路边不远处的一家卖彩票的小门面里，正端端地坐着公公郭淮。肖云霞心里一惊，这老爷子不是说“戒彩”了吗，怎么又玩上了，还跑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？

肖云霞抬腿便向那家售彩店走去。直到肖云霞走近才发现，老爷子根本不是买彩票，而是在卖彩票。买彩票的人还真不少，都在那里排着队等郭淮打票收钱。肖云霞傻眼了，老爷子这是闹的哪出啊？是帮人看店还是自己当老板？

肖云霞本想上前问个究竟，又怕冷不丁地杵到老爷子面前，大家都难堪，便决定回家再说。

回到家，肖云霞把老爷子卖彩票的事告诉了郭小瑞。郭小瑞愣了半天才说：“肯定是老爷子交了存折，没钱买彩票了，就去帮人家打工，然后再赚钱买彩票！”

肖云霞想了想，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，说：“你是猪啊，你以为老爷子除了养老金就没别的钱了，还用得着自己去开店？”

正说着，郭淮开门进来了，见儿子儿媳在等他吃饭，便一笑说：“我跟几个老哥们下棋，竟误了吃饭时间。你们吃呗，等我干吗？”

郭淮在桌边坐下来，习惯性地伸手要去端酒杯，才发现酒杯不见了。本来每天晚饭肖云霞都要给老爷子斟上一杯酒，今天显然是故意的。郭小瑞问肖云霞：“爸的酒呢？”肖云霞冷冷地说：“酒能当饱啊？”

郭淮听出儿媳话里有话，闷着头，扒了几口饭，放下筷子刚要走，肖云霞开腔了：“爸，我今天去红云桥办事，好像看到您了！”

郭淮显然被儿媳的话震住了，他定定地看着肖云霞，问道：“你看见我了？”

肖云霞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是啊，在一家售彩店！”

郭淮看看儿子，又看看儿媳，干笑两声说：“既然你都看见了，我也就不瞒了。那个小店就是你们



梁茵阿姨的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梁茵退休前是大学老师，老伴走了十几年了，中间也有人给她介绍过对象，可最后生生被她的两个儿子给搅黄了。儿子们给出的理由和你们如出一辙，就是害怕她被骗。她退休金比我还高出一大截，本来用不着去吃开店这份苦的，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宁静自由的晚年,她把存折给了他们，自己开店养活自己！”

肖云霞嗫嚅道：“老人的钱不给子女给谁？”郭淮看了看儿子儿媳，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：“这就叫做断尾求生！说白了，子女反对老年人再婚，就是害怕本来属于自己继承的财产被别人拿走。可你们有谁真正关心过老人？你们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”

肖云霞忍不住了，说：“爸，您让我们怎么关心哪？再说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梁茵是大学老师……”

郭淮缓了缓语气说：“我今天跟你们打个招呼，明天我就搬到店里住了！”郭小瑞急了，说：“爸，就是我们同意了，您也不能这么急就……”

郭淮生气地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你懂个屁！”郭淮长叹一声，“梁老师已经走了，就在几个月前，她的两个儿子得知她和我的事，就找到售彩店要钱。梁老师被他们气得当场心脏病发作，是我亲自送她去的医院。临咽气前，梁老师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把这个小店守下去。说虽然发不了大财，但比什么都强，谁也拿不走的！”

说到这，郭淮有些哽咽，半晌才又接着说：“本来我也想学着梁老师的样，把存折给你们，就是想换得自己的自由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一家人的心情很沉重。半夜，郭小瑞见老爷子房间里的灯还亮着，感到奇怪，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。

再一看，老爷子正在灯下钉纽扣呢。老爷子眼花了，那根线怎么也穿不进针眼里去。





郭小瑞心里一动，推门进去，接过郭淮手里的针线穿好，说："爸，这事您招呼一声，让云霞做啊！"郭淮摇摇头说："我自己能做的。"

郭淮钉好纽扣，突然想起来什么，又戴上老花镜，从茶几上拿过一摞纸交到儿子手里说："我知道你们一直想要孩子，云霞身子弱，这是我四处抄下的偏方，你多给她补补！"他接着拿出一张银行卡说："这里有二十万，还是你妈在世时存的定期，说是将来留给我们的孙子。我要搬出去了，带在身边不方便，就交给你们吧，密码是你生日。"郭小瑞拿银行卡要往郭淮手里塞，说："爸，你自己留着吧！"郭淮坚决地推开了儿子的手。

回到房间，郭小瑞把偏方和银行卡交给媳妇，肖云霞捧着那摞密密麻麻的手抄偏方，眼眶湿润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们谈了很久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肖云霞起身，来到老爷子房间一看，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老爷子自己的东西全部带走了。肖云霞叫醒了郭小瑞，两人赶往红云桥。

两口子来到售彩店一看，老爷子正在那里张罗着，旁边还有一位阿姨在帮忙。见到儿子儿媳，郭淮吃了一惊。肖云霞问老爷子："爸，您这一大早地走了，招呼也不打，我们不放心哪！"她看了看旁边那个女的，又问："这位阿姨是——"

郭淮告诉他们，这位是赵老师，和梁茵是同事，也是梁茵临终时托她来店里帮忙的。

肖云霞赶紧和赵老师打招呼，然后从包里取出存折，交到郭淮手里说："爸，我和小瑞商量过了，存折还您拿着。您开店我们没意见，但要量力而行，不能累了自己。还有，您一定要回家住，您如果不答应，这店就不要开了！"

郭淮愣了愣，连忙说："行行，我回家，我回家！"肖云霞又说："爸，我们想去婚介所帮您登个记，万一有合适的——"

郭淮一听这话急了，他瞥了一眼身边的赵老师，低声说道："你们能有这个心就行了，我的事还是我做主，你们不要瞎搅和！"

郭小瑞见一边的赵老师神色有点不自然，便抿嘴一笑，附在郭淮耳边说："爸，我们马上去买菜，晚上您请赵老师来咱家做客！"

郭淮高兴得直点头，故意大声说："好好好，我代赵老师先谢谢你们！"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张恩卫）



·情节聚焦·

一枚不翼而飞的宝石戒指，牵扯出一个大宅子的恩恩怨怨……



谁偷了戒指

□ 刘树新

鹊城有个林太太家资殷实，平时最爱玩牌。这一日，她又和几个姐妹约好了牌局。

一大早，财税署长家的王太太就登门了，可林太太尚在梳洗，便让女佣翠儿将王太太引到露天阳台休息。

王太太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，阳光正好照在王太太手上的宝石戒指上，宝石熠熠生辉，煞是好看。翠儿在一旁夸赞道："王太太，您的戒指真漂亮。"

"呵呵，你这丫头倒是识货，这枚宝石戒指可是我先生请了最好的珠宝师傅，花了大价钱定制的。"王太太一脸的骄傲，随即端起茶杯，要再呷一口茶。

突然，"啪"的一声，一坨鸟粪正好落在了王太太手上，恶心得王太太直掩口鼻，翠儿急忙上前用手帕擦拭掉鸟粪。

王太太仰头看了看刚刚飞过去的一只大喜鹊，咒骂道："这该死的鸟，一大早就把屎拉在老娘手上，



真是晦气死了，看来今天玩牌一准输！”

翠儿笑道：“王太太可不要这么说，在我们乡下，谁要是被喜鹊屎淋到了，是被认作要交好运的，王太太，您今天玩牌一准赢钱！”

王太太听罢，转怒为喜：“你这丫头倒是很会说话，今天我要是赢了钱，一定好好奖赏你。”王太太说完，便摘下宝石戒指放在桌子上，让翠儿看着，自己去洗手间洗手。

不多会，王太太洗完手回来，却不见了翠儿。她想从桌子上拿戒指，却发现宝石戒指竟然不翼而飞了。情急之下，王太太大呼小叫起来，恰巧林太太梳洗完后走下楼，见王太太如此着急，问明原因后，急命贴身丫鬟去寻翠儿回来问话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丫鬟才在后花园寻到一脸惶恐的翠儿。林太太怒目问翠儿刚才去哪了，王太太的宝石戒指又在何处。翠儿答不上来，只说刚才是去准备果盘了。

王太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哭闹着说：“肯定是这丫头听说我的宝石戒指价值不菲，趁我不备偷偷拿走了，都怪我粗心啊，没想到你们林家竟然还有家贼啊！”

林太太脸上挂不住了，上前给了翠儿一耳光，翠儿惊恐地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儿地说宝石戒指不是她偷的。为了给王太太一个交代，林太太只好把翠儿交到了警署。

翠儿被带到警署，仍是说不出宝石戒指的下落，警员们开始对翠儿动起刑来。

过了几天，翠儿偷宝石戒指的事情已经在林家上下传得沸沸扬扬。林太太闷坐在屋中，仔细想想，翠儿日常的表现倒也不像个手脚不干净的人，可这宝石戒指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？

就在这时，管家满头大汗地跑进屋子来，附在林太太的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我知道是谁偷了王太太的宝石戒指了，正是咱家的教书先生方子儒。”

林太太吃了一惊，急忙问明原委。管家便说，昨晚方子儒请自己喝酒，喝到深夜，方子儒已经是酩酊大醉，他失口透露说宝石戒指是他趁阳台无人之时，顺手牵羊盗去的。自己当时吃了一惊，想不到平时一向儒雅的方先生竟然是个梁上君子，便趁方子儒酒醉想问问宝石戒指的下落，可方子儒却说前日以500块大洋的高价卖给了一个外地商人了。



听完管家的话，林太太勃然大怒，她没想到这偷戒指的贼人竟然是自家的教书先生，于是命管家叫上家丁去捉拿方子儒。

不多时，管家大呼“不好啦”，又跑回了林太太的屋里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林太太说：“那方子儒已经上吊自杀了！”

林太太一听，吓得瘫坐在椅子上，她怕摊上官司，急命管家前去报告警署并说明方子儒自杀的原委。另一方面，为了给王太太一个交代，林家不得不赔给王太太几百块大洋算作了事，翠儿也因此被释放了。

洗刷冤情后的翠儿并没有因此而高兴，多日来的折磨已让她形容枯槁。翠儿婉拒了林太太的挽留，毅然回乡下老家去了。

可奇怪的是，林家人并没有从方子儒的遗物中找到卖掉宝石戒指所得的赃款，反而是方子儒屋内陈设十分简陋，丝毫不像个突然“暴富”的人。林太太只当是方子儒已将赃款转移，也并未多想。

数月后，林太太正在屋中休憩，突然丫鬟从门外跑进屋来，大叫道：“太太不好了，少爷不小心从院子里的树上摔下来了！”

林太太慌忙起身，连鞋子都顾不得穿就往院子的方向奔，远远看见儿子正坐在地上哭。

林太太急忙上前询问伤情，林少爷哭哭啼啼地说，方先生没了以后，平日里也没人陪他玩耍学习，他只能自己找乐。正巧今日他看见树上有个喜鹊窝，便趁丫鬟不备偷偷爬上树去，想要掏几个鸟蛋。却不想在鸟窝里竟然发现了一枚戒指，他刚把戒指放在兜里，想给母亲看个稀奇，不料大喜鹊恰巧飞回，嘴里还衔着一块闪闪发光的玻璃。大喜鹊见林少爷正在鸟窝里捣鼓，便飞上前去要啄他的眼睛，吓得林





少爷一时慌乱，就从树上摔了下来。

林太太心想，这鸟窝里怎么会有什么戒指，定是儿子在撒谎。林太太刚扬起巴掌，林少爷急忙从兜里掏出一枚闪亮的宝石戒指，递给母亲。

林太太接过戒指一看，觉得十分眼熟，忽然想到这枚戒指像极了王太太丢的那枚，于是又仔细查看了一番，发现戒指的内侧确实刻有王太太的名讳。

林太太想，这枚戒指不是已经被方子儒卖掉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喜鹊窝里呢？

林太太回想起翠儿得知方子儒死讯后，非但没有因为自己沉冤得雪而欢喜，反而面露悲戚，林太太很快意识到，这丢戒指的事情绝对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于是她赶紧叫人备好马车去乡下找翠儿，想要了解详情。

林太太在乡下找到翠儿后，惊奇地发现翠儿已经身怀六甲。当得知林太太此番来意时，翠儿不禁掩面而泣，诉说起实情来。

原来，翠儿和教书先生方子儒早已私订终身，无奈林家家规严苛，不准下人之间有私情，一旦发现，轻则赶出家门，重则扭送官署，翠儿和方子儒只好偷偷交往。王太太来林家玩牌那天，方子儒趁王太太出去洗手时，强拉着翠儿去后花园约会，谁知就在这一番亲热之际，王太太的戒指竟然不翼而飞。王太太一口咬定是翠儿偷去了戒指，翠儿被扭送警署后，方子儒不忍翠儿背此黑锅，本想向林太太解释一番，却又怕林太太不信反而还暴露了他和翠儿的私情。于是方子儒才出此下策，趁邀管家喝酒之机，假借酒醉说是自己“偷”了戒指，事后又“畏罪自杀”。方子儒用自己的死换来了翠儿的生！

林太太闻听此言，心中一惊，她没想到方子儒竟然为了帮翠儿洗刷冤情而不惜一死。可她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枚戒指会出现在自家的喜鹊窝里？

翠儿向林太太解释道：“喜鹊乌鸦这类鸟，平时最爱收集一些闪亮的物件衔到窝里，料想那日正好有喜鹊从阳台飞过，见宝石戒指闪闪发亮，又见四下无人便悄悄衔走了。”

此事过后，林太太改了自家严苛的家规，允许下人之间通婚。为了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意，林太太还按月送些钱物给翠儿，直至翠儿把孩子抚养成人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一山能容二虎

□张家坤



彭城不大，东西各有一家武馆，东面的叫“震威武馆”，馆主姓杨；西边的是“汗青武馆”，馆主姓李。两家武馆祖师爷本是同门师兄弟，无奈一山不容二虎，两家的关系越走越冷，这一代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

为了称雄一方，杨馆主向李馆主下了战书，欲比武打擂，三局两胜，一决雌雄，输的那家遣散弟子，关闭武馆。

比武那天，擂台旁人山人海。第一局中，杨馆主的大徒弟走上擂台，汗青武馆的一个选手也跃上擂台。杨馆主一看，对方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白面书生，暗自高兴，谁知一交手，自己的大徒弟就处下风，十回合不到，被打下擂台。

杨馆主大惊，问这白面书生是谁。一个弟子告诉他：“那是李馆主的独子李一龙。”

杨馆主心想，李馆主竟有这样争气的儿子，将来定是自己的劲敌。

第二局，杨馆主不敢有闪失，亲自上了擂台，轻松赢了李馆主的大徒弟。



比分追平了，杨馆主却暗自叫苦：第三局李馆主肯定亲自上阵，派谁迎战赢的几率都甚小啊……

这时，却见一个身影已经跃上了擂台，杨馆主定睛一看：这人竟是自家武馆的马夫杨老头。

这一举动让两位馆主都震惊不已。可两人一交手，杨馆主就乐了，杨老头的一招一式都像模像样，不仅丝毫不比李馆主弱，而且拳法似乎更熟练老到，力度不凡。

在杨老头的屡屡重拳之下，李馆主一步一踉跄，竟然“噗”地喷出一口鲜血，随即跌下了擂台。

比武大会以震威武馆的胜利告终，杨老头下台后，杨馆主惊问他什么时候练成这么好的武艺。杨老头说：“我跟随你祖父、父亲多年，他们打的哪一场大战我没参加啊，我默默牢记他们的招式，回来勤加练习，武艺就练成了。”

杨馆主又惊又喜，当场认杨老头为义父。

再说汗青武馆，受了重伤的李馆主被弟子们搀回武馆后，就卧床不起，但立下的誓言还要兑现，他叫人摘下武馆的匾牌，遣散了弟子。

做完这一切，李馆主就快撑不住了，最终吐血身亡。

几日后，有消息传到杨馆主耳边，说李一龙埋葬父亲后，就远走他乡寻师学艺去了，走时在他父亲坟头发下重誓，说自己回乡之时，就是重振汗青武馆之日。

杨馆主听了，心中不由得一紧，忙向杨老头请教。杨老头说：“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，埋头苦练武艺，武功练好了，就算那李一龙回来，也未必能胜我们；还有自古邪不压正，我们还要在武林中树立起正气，到时江湖舆论自然站在我们这一方。”杨馆主点头称是。

再往后，杨馆主放下俗务，和杨老头一起苦心钻研武艺，不仅自身武功有很大提升，还摸索出了几套阵法，传授给徒弟们练习，以合力抵御强敌。

慢慢地，震威武馆在江湖中挑起了正义的大旗，短短几年间，杀强贼、剿土匪，一时间声名鹊起。
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杨老头病逝，杨馆主已经是彭城武林泰斗。

这日，弟子进来禀报：“馆主，李一龙回来了，正打扫汗青武馆呢。”杨馆主一惊，喃喃道：“终于来了，也罢，事情总该有个了结。”

一弟子说：“我们不如趁李一龙立足未稳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！”杨馆主说：“趁人之危不是武林正



道作风，还是静观其变吧。”

几日后，弟子又禀报：“李一龙求见。”杨馆主忙问：“他带几个人，拿什么兵器？”弟子说：“只身一人，身上未见任何兵器。”杨馆主略微宽心，说：“让他进来。”

李一龙进屋后，杨馆主定睛一看，李一龙一身白衣，面庞还像过去那样英俊，只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健，不由心生赞许。杨馆主问：“十几年不见了，贤侄在哪高就？”

李一龙说：“先是浪迹天涯，后在长安幸遇恩师，得他悉心指导十余年。”

杨馆主忙问：“不知令师哪门哪派？”李一龙说：“家师自成一派，要论水平，我敢说他绝对是天下第一。”

杨馆主大惊，又说：“贤侄高艺，可否让我们见识一下？”李一龙说：“今天就为此事而来，三日后，汗青武馆重新开馆授徒，到时还请您登门见证。”

杨馆主知道这话虽说得委婉，其实是向自己下战书啊，就说：“到时我一定登门拜访。”

三天后，杨馆主带领精心挑选的几个弟子，来到汗青武馆，才发现过去破烂不堪的武馆已被修葺一新，院中设立一个庞大的香炉，被摘掉的大匾又重新挂上，不过匾面被一块大红缎子蒙上了。

没多久，彭城的头面人物都到齐了。杨馆主看了，暗自心惊，李一龙如此高调行事，似是志在必得，自己可要小心应付。

不一会儿，李一龙从内室踱出，向众人施礼后，到香炉前焚香三根，长跪道：“爹，我十五年前离乡时，立下誓言，将来一定重振汗青武馆，这一日终于到了，希望您在天之灵能够看到！”

然后，李一龙面向众人说道：“今日，我汗青武馆重新开馆授徒，承蒙各位光临，还有一事，请大家做个见证。几十年来，我们汗青武馆和震威武馆争雄于彭城，十五年前，我汗青武馆败于震威武馆，为践行誓言，武馆遣徒关门，家父蒙羞身亡。今天，我也准备当着大伙的面，把我们杨、李两家的恩怨做一个了结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议论纷纷，杨馆主健步上前说：“当年我一时气盛，酿成那场悲剧，贤侄若要复仇，尽可放马过来，我先让你三招。”

李一龙说：“杨馆主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您贵为彭城武林泰斗，地位尤尊，我想先请您帮我们汗青武



馆揭牌。”

杨馆主心中一紧，搞不懂李一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心想，莫非那匾上有什么机关不成？可事已至此，又岂能退缩？

于是，杨馆主朗声说：“承蒙贤侄看得起老朽，我就不推辞了。”说着，他来到大匾下面，气运丹田，屏住呼吸，一个旱地拔葱，一把揭下那块红绸子，又电一般闪到一边，还好没任何暗器射出，不过四周却传来了一片惊呼声。

杨馆主忙提功运气，发现并没中毒迹象，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，说：“贤侄，这牌我已揭了，我们两家的恩怨怎样了结，你就直说吧。”李一龙答道：“我们两家的恩怨已经彻底了结了，您看看匾就知道了。”



刚才，杨馆主揭牌时只注意有没有暗器射出，至于匾上写的什么，根本就没留意看，听李一龙这么一说，他才定睛望去，只见匾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——“汗青书馆”。

李一龙说：“大家都看到了吧，从此我汗青武馆改名汗青书馆，我开馆授徒，不是传授武艺，而是教他们读圣贤之书，这样我们李、杨两家今后将是一文一武，彼此再无恩怨。”

杨馆主这才明白李一龙的用意，感慨说：“贤侄弃武从文，那十几年的苦练岂不白费了，也辜负了你那天下第一师父的教诲之恩啊！”

李一龙哈哈大笑说：“我师父是文章天下第一，这十几年，我跟他读遍了天下圣贤书。”

从此以后，汗青书馆、震威武馆都在彭城不断发展壮大，人们一提到此事，都不禁会感慨：谁说一山不容二虎？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葬碟

□许建立



清同治年间，德州一条巷子口新开了个卖糖泥的摊位。摊主是一对母女，母亲身子骨弱，活计主要是闺女碟儿做。只见糖泥盛在一个碟上，碟儿用小勺子舀出一点，放在毡板上，然后斜风细雨画几下，一幅活灵活现的糖泥就画成了。

这天晌午，打东头来了个公子哥，叫马蟀，一手捧个蟋蟀罐，一手捏着个对嘴的紫砂壶，浮言浪语的，走到糖泥摊前，嬉皮笑脸地盯住碟儿问："我说小姐，这糖泥怎么卖？"碟儿见这阵势，不免有点慌，说："随客官的意，一支、一支两个铜钱。"

马蟀皮笑肉不笑，吸了口茶壶里的水，假装呛了一口，"噗"地喷了碟儿一脸。

"哎呦！"马蟀扇了自个儿一巴掌，喊了声，"我的乖乖，怪我不小心,来,这就帮你擦擦。"说完，他掏出一块汗帕,往碟儿脸上抹去。

碟儿愣了会儿，又见这脏手往她脸上摸来，"哇"地哭开了。

碟儿娘本在病床上躺着，听到动静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出来，挥着扫帚骂道："哪来的没教养的臭小子，给我滚！"打得马蟀步步退后，撒腿就跑。



待那马蜂逃没影后，碟儿娘瘫软在地，喘着粗气说：“碟儿，我们漂泊到此，本想过安稳日子，可我这病，怕是撑不下去了……”

碟儿赶紧握住娘的手说：“娘，你别说胡话啊！”

娘擦了下碟儿的眼泪，说：“碟儿，我知道你怨恨你爹抛弃了咱娘俩，可为娘只能告诉你，要怪就怪十八年前的那场大洪水，冲散了我们。你爹只留给我一个海家的碟盘，你可千万别丢了。”

碟儿哽咽道：“娘，你别说了，我这就去找大夫。”

大夫替碟儿娘看了病，便把碟儿叫到了屋外，说病人身子太虚，又动了肝火，胸间正压着个瘟块，如果有野参当药引，煎一锅药喝下，运气好的话，没准能化了这瘟块，说完给碟儿开了方子。

碟儿扫了一下四壁，空空如也，拿什么去买野参呢？她只好瞒着娘，先去“齐壶堂”参店问问价。齐掌柜说，一株参要十两银子。碟儿记下，偷偷把母亲视作珍宝的碟子揣在怀中，她要拿去换钱买参。

可德州这么大，碟儿一家家古玩店问过去，竟然没人要收这个碟。碟儿正心灰意冷，突然猛一抬头，见拐角处有个小店，挂了个“碟千寻”的招牌，她便走进去碰碰运气。

店里只有一个伙计，凑眼一看，碟上的图案是庄生晓梦，碟底落款则是——凤池！

伙计问她：“论碟色，也算上上之作，你要卖多少银子？”碟儿神色颓丧，说：“我不知可卖多少，但十两是要的，那是治病钱。”伙计心软，自作主张，真给了她十两银子。

碟儿拿了钱，一溜小跑去齐壶堂取参。齐掌柜瞧了眼主顾，欺碟儿不懂参，干脆来了个“掉包计”，把野萝卜仿制的假参卖给了她。

碟儿哪知中计，赶紧回家按大夫开的方子，煎了药给娘喝下。不料娘喝完就犯困，不一会儿就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晨起，任碟儿怎么叫，娘就是不醒，一摸娘的身子骨，早已冰凉。

大夫闻讯赶到，检查了药罐，直摇头：“姑娘，你没银子买参，也不能拿个发霉的萝卜当药引啊，你娘身子弱，喝了这哪受得了？”

碟儿一听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她气不过，拔腿来到府衙击鼓鸣冤。见了知府马温良，碟儿叩倒在地：“大人，我要告那齐壶堂草菅人



命！”

马温良一拍惊堂木：“好你个弱女子，无凭无据状告他人，是不是要诈取齐壶堂钱财？真是好大胆，先打二十大板，再另行关押。”话音未落，一干衙役上前，拖住了碟儿。

原来齐掌柜听说出了人命，早早疏通好了关系。

再说那“碟千寻”的伙计，私自收了碟后，等掌柜海练安回来，本以为会挨骂，哪知海练安一见到碟子，一下子怔住了，忙说：“这是葬碟啊！快告诉我卖碟的是谁？身在何处？”

经过一番周折，海练安终于在大牢里见到了一身血污的碟儿，忍不住一阵心疼，自报家门后，他问：“姑娘，能告诉我那只碟子是从哪来的吗？”碟儿苦笑：“掌柜的是想反悔是吗？十两银子已经打水漂了。”

海练安忙解释道：“姑娘，你误会了，你有何冤屈，何不一吐为快？”待碟儿把遭遇讲完，海练安惊呆了：“你娘是不是叫若晴？”

碟儿并没有惊喜：“掌柜的姓海吗？难怪会知道若晴二字，可是，娘已经死了。”

原来，海练安就是碟儿的亲生父亲，这碟恰恰是海家的传家宝。说起这碟的故事，是这样的：

海家祖上以制陶为生，曾为朱元璋的马皇后制作“葬碟”。相传马皇后喜爱下厨，对盛菜的器皿很讲究，于是选中凤池窑专门烧造器皿。马氏死后，凤池的能工巧匠奉命用一种特殊材质——“恒温玉石”为马氏制作一种特殊的盛器作为陪葬品，就是葬碟。

葬碟表面虽与陶瓷无异，却有神奇的恒温效果，碟上所放食物历经数月仍新鲜如初。

后来，海家先人探得一个可怕的消息，朝廷要杀了凤池工匠为马氏陪葬，寓意在地底也当鬼工，继续为马氏服务。惶恐之下，海家先人偷了一只碟，想方设法带出去给家人，作为纪念。果然，当最后一个葬碟完工，凤池一夜之间连同那些工匠，都没了踪影。

海家后人守口如瓶，把碟视为传家宝。到了海练安这一辈，海练安将碟交给妻子保管，可一场洪水过后，海练安与妻女走散。为了找寻妻女和碟，海练安开了这间小店。

海练安心里明白，要救女儿，必须得给“吸血虫”马温良送礼。于是，海练安忍痛割爱，把碟揣上，来到府衙后院。



听了他的诉说，马温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诬告罪可罪责不轻啊！”

海练安把碟呈给马温良。马温良细细察看这碟子，当他反转碟底看到凤池二字时，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：“这可是传说中的凤池葬碟？太、太精致了……海掌柜好诚意，什么事不好说？”话音未落，马温良一挥手，便让衙役开牢放人。

话说回来，这马温良膝下有一子，正是调戏碟儿的马蟀，人如其名，马蟀酷爱斗蟋蟀，对蟋蟀娇宠得不得了，就连蟋蟀的吃食也极为上心，不是新鲜蔬果就是新鲜虾肉吃粮，而且万万不可隔夜。

听说老父收了一个有恒温效果的宝碟，马蟀当下就抢过来。有了这碟，放上蟋蟀五六天的吃食也不会坏。可马蟀没料到的是，这一碟香酥可口的食物，竟引得那窗外的云雀时不时钻进来偷食。

马蟀那个气啊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这天，马蟀做了一碟精肉，掺着一包砒霜放在窗前。不出所料，没多大工夫，那云雀就一只只被撂倒了。马蟀大仇已报，哼着小曲，提着罐子又去虫市了。

马温良趁儿子不在，偷偷把宝碟给拿了回来，洗了洗，把齐壶堂新送来的阿胶膏盛上，享用起来。可不幸的是，马温良刚吃了几口，就腿一伸，两眼一闭，不动了。

马蟀一回来，见老爹暴毙身亡，吓了一跳。忤作一验，说是砒霜中毒。看来这碟果然灵透，拌了砒霜的鸟食早已将毒素渗入了碟体。

马蟀哪敢说是自己拿碟子去毒了云雀？

最后，罪魁祸首就只能是那碟上的阿胶膏了，送膏的齐掌柜百口莫辩，白白折了身家性命。

再说那海练安，终与碟儿相认，父女团聚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　颖）





还少一个味儿

□ 胡斯庆



晓雨在城里成了家立了业，记挂着形单影只的老爸，便连哄带劝，把老爸从乡下接来了。

老爸姓渠，人称渠伯，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到了城里，虽然衣食无忧，可日子过得总觉着有些别扭。

一个周末，渠伯刚从公园回来，外孙女盈盈像小喜鹊一样跑到门口，把他拉到餐桌边，指着桌上一个盖着的大瓷盆，奶声奶气地说道："外公，我妈听说你想吃夏羹粿，今天哪也没去，忙活了一个上午，特意给你做了好大一盆。"

渠伯正愣怔间，女儿晓雨已揭开了大瓷盆上的盖子：哟！果然是热气腾腾、晶莹剔透的夏羹粿！

看着这盆夏羹粿，渠伯眼角竟泛出点点泪光。自来城里住下之后，这种在城里人看来土不拉儿的玩意儿，不要说吃，连见都好久没见着了！难得女儿如此孝顺，她自己成天在职场打拼，早出晚归，忙得几乎两头不见人，听老爸不经意间说了句想吃夏羹粿，竟费尽心思给捣鼓出来了。

晓雨见老爸一脸幸福地将粿送进嘴里，十分开心。她不无自豪



地问："老爸，我做的夏羹粿好吃吧？"

"嗯，还行吧，只是、只是……吃不出家乡的那个味儿来。"渠伯一边吞咽，一边若有所思。

见老爸有些言不由衷的样子，晓雨心里未免有点失望。妈妈走得早，是爸爸把她一手拉大的。她忆起儿时，父女两个一起吃夏羹粿，爸爸脸上总闪着亮晶晶的汗滴，一边往晓雨的碗里盛，一边嚼着粿嘟囔道："吃了夏羹粿，下田干活，上山炼荒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！"

说来有些惭愧，晓雨从小到大，几乎都浸泡在书山题海中，从来没有好好学做过夏羹粿。为让老爸吃上更地道的夏羹粿，晓雨决定再好好做一次。她极力回忆小时候邻居做夏羹粿的每一个细节，觉得自己做粿的程序没什么大问题，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原料上……

又一个双休日，晓雨推掉了所有应酬，逛遍市里各大菜场的角角落落，买来野蘑菇、土葱等配料，做了一盆带着几分泥土清香的夏羹粿。可是，老爸尝了一勺之后，眼里仍然藏不住遗憾的神色。

晓雨知道，老爸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辈子，对乡下的夏羹粿有了某种依恋感，自己虽然煞费苦心，可做出的粿仍摆脱不了城里的"洋味儿"。

怎样才能让老爸吃上地道的夏羹粿呢？

晓雨仔细想了许久，觉得非向一个人求助不可，谁呢？乡下的老邻居顾婶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立夏时节，顾婶总会笑着登门："晓雨他爸，今天我得空，要做夏羹粿了，量升米过来吧，顺带也给你做一盆，立夏时节到了，家家都有粿吃，可别把晓雨馋着喽！"

晓雨的老爸闻言，便赶忙放下手中的烟袋锅，到里屋量出满满一升米，乐呵呵地交到顾婶手里……到了中午，晓雨放学回家，一准儿会看到自家的小方桌上，摆着一盆香雾缭绕的夏羹粿！

没过多久，晓雨到家乡的县城出差，办完公司的事儿，她抽空回了趟老家。

下了车，晓雨正在老屋前张望，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："是晓雨吧？多久不见，完全出落得像个城里人了！"

晓雨循声望去，见一个大娘猫着腰，手里提着一筐箩青菜，热情地向着自己打招呼，这不就是顾婶么！

晓雨赶紧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去帮顾婶提箢篓。

到了顾婶家，晓雨见顾婶家里空落落的，疑惑地问："我顾叔呢，还有我山子、海子兄弟呢，都下地干活去了？"

"你顾叔啊，近两年身体一直不大好，没撑到年前，走了。"顾婶叹了口气，神情有些落寞地答道，"山子、海子两兄弟，成了家后，为了生计，都双双去了南方的厂里打工。"

晓雨没想到，自己这几年没回家，顾婶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！她安慰了顾婶一番后，委婉地向顾婶说起了此行的目的，顾婶倒也热心，当即手把手地教晓雨做起了夏羹粿，晓雨一边学，一边用手机把每一个步骤都拍了照……

晚上，晓雨竭力掩饰着浑身的疲惫，高兴地把从顾婶家带回的夏羹粿放到锅里热了热，摆到餐桌上。

"这是老家地道的夏羹粿啊！"老爸一边细细地品尝着，一边略带遗憾地说道，"不过，还少一个味儿。"

晓雨不解地问："还少啥呢？"

"你回老家了？顾婶是不是一个人过？"渠伯没有正面回应晓雨的疑问，而是没头没脑地问道，"顾叔呢？是不是病了？山子和海子两兄弟是不是没在她身边？是外出打工去了吧？"

"爸，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？"晓雨听后吃了一惊。接着，她把顾叔年前走了、山子和海子拖家带口去南方打工的事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爸。

渠伯听了，好一阵唏嘘："怪不得，要是你顾婶屋里有男人，就不会少了这个味儿了……"

第二天，渠伯执意要回老家看看，晓雨留不住，便特地向公司请





了假，开车送渠伯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到了自家老屋，渠伯连家门也没进，便冲隔壁喊道："顾弟媳在家吗，我回来了！"

"渠哥，你去了城里这么久，今儿个可得空回来看看？"顾婶听到喊声，兴冲冲地从屋里出来了。

见到了顾婶，渠伯故作神秘地问道："知道我为什么回家吗？"

顾婶点点头，答道："知道知道，你准是吃了夏羹粿，想念老家了呗！"

"我这点心思，哪能瞒得过你？"接着，渠伯又不无埋怨地开腔了，"嗨，顾弟媳，不是我说你，咱们是老邻居了，我顾老弟走了，为什么就不给我说一声呢？"

"唉，你去了城里养老，来回也不容易呀！再说，你有这份心，老顾在天之灵也会感念你的好的。"顾婶擦了擦眼角，岔开话题说道，"啥都别说了，你在城里难得吃上地道的夏羹粿，今儿个我们一起做一盆最地道的夏羹粿吧。"

"好咧！"渠伯说完，抬腿便往屋后的小河边走去。

"等等，把这个带上！"顾婶说完，匆匆向自家屋子里走去，再次出来时，手上已多了副绳套。

晓雨不知顾婶手里的绳套有什么用处，便好奇地跟在后面，一同去了河边。

渠伯来到河边那株老香椿树下站定，晓雨这才恍然大悟：老爸这是要上树采香椿树的嫩芽做佐料！

晓雨不无担心地劝阻："爸，河滩上的小椿树不是很多吗？干吗非得要爬到这两三丈高的大树上去？"

"嗨，那些小椿树的细芽芽，味儿太薄，没意思。这百年老椿长出的芽呀，才真叫一个香呀！往年你顾婶做的夏羹粿，都是加了这棵百年老椿的芽儿的。今儿个要做最地道的夏羹粿，就不能少了这个味呀！想当年，我和你顾叔爬到这树上采椿芽，那身手可不比那猴儿猫儿差。现如今虽然不比当年，但有这绳套护着，还怕它怎的？"

渠伯说这话时，人早就敏捷地爬到了香椿树的树冠部位。

"渠哥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呀，当心别闪了腰哦，采一小捧就够了……"顾婶在树下不停地叮嘱道。

看着眼前这两位孩童般乐呵的老人，晓雨心中不由一热：看来，这回可得让老爸在老家多住些时日了，城里虽好，可这儿才是老爸的根儿呀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以前，人们常说“干一行爱一行”；现在，社会上又流行一种说法——“干一行精一行”。可是，若真成了“精”，问题也就来了……

路　　精

□ 空谷白驹



老杨独自从村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。他吃最简单的饭菜，住最便宜的旅馆，在城里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一份工作——蹬三轮。

拿到三轮车那天，老杨比娶回老婆还高兴，他把三轮车上上下下擦洗了一遍，欢欢喜喜地上路了。

可是，老杨对这个城市的道路一无所知，有心买张地图，可又不识字，买来也看不懂。没办法，他只好硬着头皮，有活就接，也不管路远路近，路好路坏，晴天雨天，也不和顾客讨价还价，顾客说多少是多少。

有一次，有一对恋人要到动物园。老杨一瞅，乐了，这二位从头到脚都圆嘟嘟、胖乎乎，两人站一块儿就是一个城市的名字——合肥。可等两个人坐上车，老杨就乐不起来了，太重了，把三轮车压得“嘎吱嘎吱”作响，老杨一路问人，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到目的地，累得直喘粗气。

这时，另一个蹬三轮的走过来，对老杨说：“老兄，你这趟生意收了多少钱？”老杨说：“三块。”那



人又问："从哪上的车？"老杨说："汽车站。"

那人立刻把眼睛瞪得老大："你说什么，从汽车站到动物园三块钱？我没听错吧。"老杨说："是三块，上车前就讲好的价。"

那人说："你疯了吧，一个人也要收六块的啊，况且是这么两位。"说完，他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这时老杨才知道自己亏大了，可转念一想，三块就三块吧，赚一块是一块，谁让自己不熟悉路呢，就当是交学费吧。

还有一次，天下大雨，很多三轮车都收了工，不在路上主动招客，而是在立交桥下面歇着，等着顾客主动来问价。这是三轮车夫们最得意的时候，因为下雨天出租车不好打，很多人就会选择三轮车，这时，三轮车夫们就会抬高价码。

老杨可不搞这一套，他远远地看着顾客和那些三轮车夫讨价还价，有些谈不好，走开了，老杨就悄悄地骑着三轮跟过去，低价拉客，靠着这一招，老杨捡到了不少顾客。

就这样，一个月下来，除去吃住用，竟然还剩了两千多块，这对老杨来说可不是小数目。

看着厚厚的一叠钞票，老杨心底乐开了花。他连夜赶回村里，把这钱交给老婆。老婆也跟着乐，全家人包了饺子庆祝。

老杨赚钱的事情很快在村里传开了，大家都问老杨怎么赚来这么多钱，老杨却闭口不谈，他心想：你们都知道了，那还不抢了我的饭碗？

慢慢地，老杨对这个城市熟悉起来。由于他从不挑路，哪儿都去，所以他比一般的三轮车夫去的地方都多。一年下来，竟跑遍了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。每一条路、每一条街、每一条巷子、每一条胡同都烂熟于心。哪条路远、哪条路近、哪条好走、哪条难走，都清清楚楚；哪一个小区有几道门几个弯，哪一所学校哪个点儿家长会来接送孩子；哪一个写字楼、菜市场哪一段时间人流量会比较多，他都知道。甚至连哪个路口有监控探头，哪个路口有警察出没，他也明明白白的，比在心里画了张地图还明白，因为毕竟地图是死的，老杨心里的这张图是活的。

可是，随着老杨对道路越来越熟悉，他慢慢开始挑客了。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什么人都拉，什么地方都去了。

顾客只要一提到某个地方，他

眼前就会立刻出现一张地图，就像在脑子里植入了一个精密的电子芯片一样，只要稍加搜索，就会迅速出现这个地方的所有信息，并自动估算出这趟生意的成本。如果不划算，他就懒得去，即便有的赚，他也想多赚一点。

同时，他也开始和顾客讨价还价。下雨天，他变得像其他三轮车夫一样，把车停在立交桥下面，等着顾客来问价，如果价钱不满意，他宁可懒懒地坐在车上，也不愿意赚这趟辛苦钱。

老杨变得越来越油滑，净做一些轻巧的生意，他的顾客越来越少。又是一年过去了，老杨发现，赚的钱还不及去年的一半，这让老杨很是苦恼。

有时候老杨想，要是我对这些路不熟悉多好啊，这样我就不会计较那么多了。可是一有顾客来问价，他脑子里的那张精密无比的地图就又出现了，抹也抹不去。他又开始算计，停也停不下来。

就这样年复一年，老杨再也没有赚过第一年那么多的钱。

这一天，老杨早早地收了工，在路边露天的小酒馆里，要了一壶酒，点了两个小菜，闷闷地吃喝起来，可能是心情不好，多喝了几杯，血压一高就晕了过去。

等老杨醒来时，人还趴在桌上，原来他在这桌前昏迷了一夜。还好没什么大碍，老杨拍拍身上的尘土准备回家，可是忽然脑子里一片空白：我这是在哪儿？

老杨使劲地拍着脑袋，把脑子里的东西统统翻了一遍，就像是在行李箱里找东西一样，他发现其他的东西都在，就是脑子里的那张地图不见了。

老杨觉得很是奇怪，可忽然又高兴起来了，现在他对这个城市的道路又变得一片陌生了，这意味着





他又可以多赚钱了。

就这样，老杨又变成了从前的老杨，他的顾客又多起来了。这一次，老杨吸取了过去的教训，尽量不记路，同一条路，即使走个三四遍，还是像头一回走一样，每次都问路。他宁愿做一个路痴，也不想再变成一个路精。

这一年夏至刚过，下了场大雨，老杨在立交桥下等客。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快步走来，样子很是着急，一看就是生意人。听口音是外地的，他说他要见一个重要客户，眼看时间就要到了，可是却打不到出租车，非常着急，说谁要能把他送到目的地，他出一百元。

那群三轮车夫一听，大生意来了，连忙问中年人到什么地方。他说到三门里，三轮车夫们面面相觑，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。原来那是个刚建的会所，比较偏僻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。这时忽然有一个人从不远处冲过来，正是老杨，他说他知道，说完拉上那人，冲入雨中。

到了地方，那人拿出一百块塞给老杨，老杨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其实三门里并不远，十块钱也就够了，可这回竟然赚到了一百，他能不高兴吗？突然，老杨脸上的笑容怔住了，脑袋"嗡"的一声，浑身一阵战栗，像触电一般。

原来刚才在立交桥下，那人说愿意出一百元到三门里时，老杨太想抢下这单生意了，他迅速地在脑中搜索着三门里，记忆中那张消失的地图又闪电般地出现了。

现在，老杨的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般，所有的路，所有的地方又明明白白地刻印在记忆中了……

"我不要……"老杨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，把一张百元大钞撕得粉碎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海　人）

2014年7月(下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由于老人是临时改变主意，所以无论是谁杀了老人都是临时起意，事前无准备。再者，如果是杰森，他向来什么都不带，他用什么勒死老人呢？周围没发现凶器，他的可能性很小。因此凶器最有可能就是霍姆缠在石膏上的绷带。

思维风暴答案：不肖子

（提示：只有孙子和儿子没有"笑"）



根据美国小说家杰克·里奇的同名作品翻译改编。



消失的尸体

□ 姚人杰 编译

这天是周五晚上，崔博先生听见邻居家发出一声诡异的尖叫。他想叫醒身边睡得死沉的妻子，但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作罢，因为妻子的脾气不大好。

凌晨两点左右，崔博又听见邻居家发出动静，他走到窗边，借着月光，看到邻居沃伦在花园里挖坑。

沃伦和妻子埃米莉的关系紧张，埃米莉是出了名的“悍妇”，动不动就对沃伦呼来喝去，两人经常是两天一小吵，三天一大吵，崔博夫妇经常听到他们的吵架声，可今天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对劲。

于是崔博鼓起勇气，叫醒了妻子。两人趴在窗边，见到沃伦往花园里挖出的大坑里，埋下了一只大箱子。

第二天，崔博太太整日踌躇难安。她向沃伦打听埃米莉的去向，沃伦说妻子出门旅游去了，过几天就回来。但崔博太太想来想去，还是怀疑沃伦杀了妻子，把尸体塞进了那只大箱子，埋在花园地下。

于是，崔博太太报了警，听了她的讲述，警长觉得其中有鬼，立



刻带着警员，找到了沃伦家。

听警长说明来意后，沃伦立刻表示无辜："警长，你是从哪儿听到这种闲言碎语的？我老婆只是出去旅行了，不久就会回来。"

警长不为所动，说："放心，如果最终查明你是无辜的，我们会帮你把房子恢复原样的。"

于是，警察先挖开了花园，找到了那只大箱子。打开箱子后，才发现里面只有一只死猫。警长询问沃伦，沃伦解释说："这只猫是我妻子养的，我发现它死了后，就把它埋了。至于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箱子，是因为我只有这只大箱子。"

警长命令手下继续搜寻，彻底挖开花园，找遍整个房子，还用手提钻剖开地下室的水泥地。

沃伦气愤地说："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和纳税人，等你们结束这次大破坏，我要求你们把我的房子统统恢复原样。"

"沃伦先生，您不用担心这个，"警长说，"警方会把一切都复原的，不管我们有没有任何发现。"他继续自信满满地说："你知道吗？那些杀人犯在谋杀了妻子之后，无一例外地会把尸体埋在自己家里，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假如埋在树林里，保不准尸体会被哪个玩考古游戏的童子军发现。"

无论沃伦怎么强调埃米莉就是出去旅行了，警长就是不相信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："你妻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，是在周五晚上六点半，有人见到她走进这栋房子。"

沃伦申辩道："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晚上睡觉时，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，发现她已经带着行李走了。"沃伦又问："可最后一次见到埃米莉的人是谁？当然，我是说除我之外。"

"你的邻居崔博夫妇。"

这时，沃伦见到崔博正靠在两家中间的栅栏上看热闹，便对警长说："我要去和那个家伙理论一番。"

警长跟在沃伦身后一道走出房子，来到栅栏旁。沃伦厉声说道："崔博，你这样做是好邻居的表现吗？"

崔博咽下了口水，说："沃伦，我不认为你杀了人，可你知道我老婆是啥脾气，也知道她多么会胡思乱想。"

沃伦怒视着崔博："今后再也不要找我下象棋了。"接着，他转身问警长："是什么事让你非觉得我在家里处理了妻子的尸体？"

警长从嘴里取出烟斗，说："你的汽车。周五下午五点半，你开车



到加油站加了汽油。服务员照常在汽车门框内侧贴了张纸条，记录了维修工作完成的时间和当时汽车仪表盘上记录的里程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你的汽车里程只增加了0.8英里，刚好是从加油站到你家的距离。换句话说，你直接把车开回家了。而你周末不用上班，汽车从周五晚上起就没动过。”

沃伦微笑着说：“那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或许把她扛到附近的某块空地，再埋了她呢？”

警长笑着说：“最近的空地在四个多街区之外，你会扛着尸体穿过街道走那么远路吗？就算在夜里，也是想想都不可能。”

夜色渐至，警长陆陆续续收到手下的报告，脸上的自信表情渐渐消失。几个小时后，地下室内的手提钻声音也终于停了下来。几个警员一脸疲惫和沮丧，进来报告说：“地下室里什么都没发现。”

警长紧紧咬住烟斗柄：“你们确定吗？每个角落都查过了吗？”

“我敢赌上自己的性命，”警员说，“要是这里哪个角落藏着尸体，我们早就找到了。”

警长怒视着沃伦：“我知道是你杀害了你妻子，我能感觉到。”

这时，警长的副手走进厨房：“警长，我刚刚和隔壁的崔博又聊了聊，他说沃伦先生在郊区湖畔还有一座度假屋。”

警长一下子转忧为喜，打了一个响指，亢奋地说：“对了！凶手还总喜欢把尸体埋在度假屋！”

沃伦的脸庞“刷”地变得惨白，大叫起来：“你敢碰那片地方！我买下那座房子后，花了好多钱来装潢修缮，还没怎么住过呢，我不会让你的手下在那儿搞大破坏。”

警长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这可由不得你。伙计们，去弄几盏探照灯来，咱们立刻就动身去湖畔度假屋。不过，沃伦先生，你可否告诉我们度假屋的具体位置？”

沃伦脸色铁青：“我拒绝告诉你。你知道我不可能去过那儿，别忘记我汽车上的里程表读数显示，从周五下午起，我就没开过车。”

警长轻松地反驳了这一说法：“你可以对里程表做手脚，比如往回拨。你不告诉我具体地址也没关系，我总查得到。你这样拖延时间是没用的。”

三个小时后，警长收到手下的电话，报告说在湖畔度假屋那儿掘地三尺也毫无发现，这时才彻底蔫了，灰溜溜地带着警员撤走了。



沃伦气愤不止，跟在警长后面，扬言要去镇长那儿告状。

深夜十一点半，沃伦家的后门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，沃伦打开了房门。崔博满脸忏悔：“对不起了。”

沃伦气不打一处来：“老天，你到底为啥要提起度假屋？”

崔博一脸惭愧，解释道：“我聊天时冷不丁说漏嘴了。”

“我好不容易修葺一新的房子肯定被他们破坏光了。”沃伦这时冷静下来，“你老婆睡着了吧？”

崔博点点头：“她睡得像死猪一样，不到早上不会醒过来。”

“那么，咱们行动吧。”



沃伦与崔博一起来到了崔博家的地下室。埃米莉的尸体就躺在冷冰冰的地上，身上盖了块帆布。这儿是极好的藏尸场地，同样懒惰成性、不做家务活的崔博太太从来不会到地下室来。

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丈夫扛起尸体，回到了沃伦家，来到地下室。

地下室这会儿看起来像战场，到处都是坑。他们把埃米莉的尸体丢进最深的一个坑内，然后铲起泥土盖在上面，最终填上半米多厚的土。这样，警察永远也不会找到这具消失了的尸体。

崔博还有点儿担心：“你确定他们不会发现尸体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藏东西最好的场所，就是别人已经查看过的地方。明天警局会派工人来把这儿恢复原样，坑洞会被重新填上，浇上水泥，重新弄平整。”

忙完这一切，崔博低声问：“那么，我非得等上一年才动手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不能引起怀疑。一年后，你再干掉你老婆。我会把尸体藏进我家的地下室，一直藏到警方结束对你家的搜查。”

崔博叹了口气：“要再忍受这个恶婆娘一年真是漫长难熬啊！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鱼果情深

□ 王成友



果三从深圳回到东北老家，想见见拜把兄弟鱼五，就给他发消息：“我已回老家，想过去看你，你在哪？”对方许久没回。

果三纳闷，要是以往，鱼五一定会马上打电话过来，果三正打算打电话过去寒碜他几句，对方却回了短信：“果儿，我在福州呢！”果三想，你去了南方竟然不联系我，怎么这样！

果三好生气，闷闷地等到第二天早上，鱼五又来了短信：“你家还在柳荫镇水泉街2号吗？”果三回短信骂道：“混蛋，难道你把兄弟老屋地址都忘了？”

对方又是一夜未回，第二天一早，果三才收到鱼五的回信：“我昨晚去你家了，已经看到你了，心愿了却，足矣！”

果三被搞得云里雾里的，你来了我家不进屋？搞什么名堂？

果三想不通，直接赶到鱼五家，敲响了门，鱼五媳妇雅素开了门。果三问道：“嫂子，五哥呢？”

雅素不语，泪眼红肿，果三这才发现客厅的案桌上摆着鱼五的黑白大照片，四周围着大白花！

啊？鱼五死了！果三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雅素哭哭啼啼地述说起来。原



来，一个月前，鱼五去南方出差，打算顺路到深圳看看果三，可是汽车行至福州一处高速路桥时，不幸抛锚落水……

果三难掩悲恸，伏在案台上大哭了一场。哭罢，想起了鱼五发给他的短信，问雅素："五哥的手机可有别人在用？"

雅素说："公安局送来的遗物里，没有手机啊！"

果三觉得事情蹊跷，即刻启程，奔赴福州，来到了公安局，找到负责此案的民警，问："我五哥的手机可有人在用？"

民警将果三带到了门卫室，门卫室看门的是个退休刑警，头发胡子全白了。

老刑警指着桌上的一个金鱼缸说："那天搜救的时候，打捞上来这条红花大鲤鱼，当时，它口中含着一部手机，打捞的人抓住它的鳃，想抠出来，可是，大鲤鱼竟然将手机吞下去了，有人拿来了刀，我是信佛的，看不得杀生，就阻止了他们，把鱼养在这里了。"

桌上敞口玻璃缸里，一条三色花大鲤鱼正瞪着眼，定定地望着果三。

果三将收到的短信给老刑警看，老刑警吓得胡子直扑棱："啊？有这样的怪事？这鱼……你快拿走！"

果三将鱼缸带回了深圳，将鱼缸摆在大理石桌上，每天给鱼儿喂食、换水，还跟鱼絮絮叨叨，就像跟兄弟谈心一样。

这天，果三对着鱼儿说："五哥啊，我最近业绩很好，老板要提拔我呢！"

鱼儿摇头摆尾地在水里舞蹈，果三就收到了短信："好样的，兄弟，加油！"

果三高兴极了，每天都把心里话对那鱼儿说。有一天，果三心情不佳，对那鲤鱼说："五哥啊，我虽然赚了一些钱，可是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，我好压抑！"

鱼儿听了，突然停止了进食，连续几天都身体懒懒的，呆望着果三，像是在为他发愁。果三慌了，忙问鱼儿："五哥啊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"

鱼儿不说话，果三的手机来了短信："果儿啊，我腹中手机是靠着我的能量维持的，除了鱼食之外，我的能量还来自于你的正能量，你可不能消沉啊！"

果三明白了，于是，他调整状态，积极上进，果然，鱼儿慢慢恢复了生机。



靠着努力，果三一步一步攀升为公司的副总，鱼儿靠着果三的能量，长得越来越健硕，哥俩的生活越来越和美。随着升职，果三手中掌握的金钱和权力也越来越大了，他雇佣了一个养鱼高手照顾鱼儿，自己专心业务，很少回家了。

这个周末，果三被美女邀去旅行，一连两周都在外逍遥。

这天，游荡在外的果三突然接到养鱼人的电话："果总，你的鲤鱼要不行了，怎么办啊？"

果三风风火火赶回去，发现鱼儿趴在鱼缸底部，奄奄一息。果三的手机响了，是鱼五的短信："果儿啊，你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，这是一个人最大的负能量啊，受你影响，我身体不济，估计不久于人世了，你如果念及我的生死，就要戒欲啊！"

果三犯难了，他哪舍得丢下眼下的生活呢？钱、权、美女……都是他经过奋斗得来的，轻易放下，这也太可惜了！果三嘱咐养鱼人，无论如何也要让鲤鱼吃好，休息好，不能让它有半点损伤，否则找他算账，说完就走了。

一周以后，果三醉醺醺回到家里，收到了鱼五的短信："果儿啊，我记得我们拜为兄弟的时候，曾经许愿：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你还记得吗？"

果三吓出一身冷汗，明摆着，鱼五是想和我……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刚刚飞黄腾达，金钱、美女、豪车、洋房、美酒……样样不缺，怎舍得与他赴死？

果三心里有了对死的恐惧，也就有了对鲤鱼的恐惧，可那鱼儿偏偏像囚笼里的幽灵一样，眼巴巴地等着他回复。

果三逃也似的跑回公司，不敢回家，独自在外逍遥。





又过了半个月，果三寻思着，那奄奄一息的鱼儿也该没了，就趁夜潜回家去看究竟。

灯亮了，果三第一眼就朝那鱼缸瞅去，不瞅不要紧，一瞅惊呆了，鱼缸还在，鱼儿不见了。

想起和鱼儿相处的日子，良心未泯的果三突然觉得伤感，禁不住落下泪来。

突然，果三的手机响了，他吓出一身冷汗，忙掏出手机，只见短信写道："果儿啊，你躲着我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，我走了，望珍重！"

看着那条短信，果三悔不当初，往日的一幕幕重现眼前，他们从小一起在松花江畔长大，果三聪明活络，鱼五老实憨厚。果三家穷，总是吃不饱饭，鱼五每天多问娘讨半个鸡蛋，省给果三吃，到头来自己营养不良；还有高三那年，果三叛逆，谈了个小太妹，结果被黑道追打，是鱼五站出来替果三挨了一刀，以至于错过了高考的机会。大学入学那天，也是鱼五开着大货车给果三送的行，怕果三心里不安，鱼五连连安慰他："没啥，咱兄弟俩，谁上大学不一样？到时候有了出息，别忘了咱兄弟，咱乡亲！"

那一晚，果三想明白了一点：兄弟情深，至死不舍，人生苦短，享乐何益？

从那天开始，果三不再沉溺于醉生梦死，他将大量积蓄捐给了家乡。渐渐地，果三发觉自己的精神头越来越足。

一年以后，清心寡欲的果三突然遭下属陷害，卷进了经济官司。那些天，果三遭遇了人生最暗淡的日子，眼见着昔日的辉煌渐渐退去，他万分焦虑。

一天清早，果三被滴滴的短信声吵醒，他习惯性地抓起手机一看，惊讶地发现，发件人竟然是"鱼五"！

果三一个激灵，点开短信，发现那是一幅活动的画面。画面中，五条黑红白花的彩鱼游来游去，像是要游到他面前了一般。哦，不对，那鱼儿们游过之处，留下点点水痕，在手机屏幕上渐渐组成了一句话："兄弟，累了就回家吧！"

果三突然醒悟：是啊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就算山穷水尽，我还有家人、乡亲……我已经辜负了鱼五一次，不能再辜负他第二次。

泪眼蒙眬中，果三在心底做了一个决定。第二天，他踏上了北去的列车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海　人）



□ 李永来

永不失手



杰克是一名职业杀手，枪法精准，经验老到，号称永不失手。

这天，弗兰德先生请他上门一见，想出五十万美元雇佣他去暗杀戴维斯先生。

弗兰德先生是城里首富，生意做得很大，当然违法的事也没少干。但仗着他妻子的家族势力，他每次都有惊无险。而戴维斯是弗兰克的主要竞争对手，近年来生意越做越大，大有赶超弗兰德的架势。

弗兰德告诉杰克，几天前，有一桩大生意，本来是弗兰德的，但被戴维斯阴险地抢走了，这让弗兰德起了杀心。“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戴维斯杀死。”弗兰德恶狠狠地说。杰克点了点头，走出客厅，迎面撞见伊莲娜小姐。伊莲娜冲杰克媚笑着，杰克侧身躲开，径直走了出去。

伊莲娜是弗兰德的情人，城里选美大赛的冠军，一个野心勃勃的女子，发誓要嫁给城里最有钱的男人。凭借自己的美貌，伊莲娜曾游走于各类男人之间，迷得他们神魂颠倒，但自从搭上弗兰德后，就收敛了很多。因为弗兰德再三保证：一定会娶她为妻，让她成为城里第



一贵妇人。

伊莲娜扑进弗兰德的怀里，问杰克是什么人。弗兰德亲了亲伊莲娜，说："你就别费心了，杰克先生可是很有职业道德的。"

"瞎想什么呢，我说过，本小姐只和最有钱的男人交往。"伊莲娜一边风骚地扭动着身子，一边意味深长地瞄了杰克的背影一眼。

戴维斯先生刚刚丧偶，妻子一个月前死于车祸，现在和老仆人住在一起。

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杰克撬开了戴维斯家的大门，屋内的情形却令他大吃一惊：戴维斯仰卧在椅子上，胸口插着一把尖刀，血流了一地，显然有人早他一步杀死了戴维斯。

杰克走进屋里，想查看一下具体情况，门口却传来了尖叫声，是戴维斯的老仆人，他一脸惊恐地站在门口。

杰克赶紧奔过去，一拳将老仆击晕。但此时已有人听到了尖叫声，正在赶过来，杰克急忙逃之夭夭。

一路上，杰克都在寻思：到底是谁杀死了戴维斯，难道弗兰德还雇佣了别的杀手？

杰克摇摇头，否定了自己的猜想，弗兰德没有必要这样做。或者戴维斯还有别的仇人？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戴维斯其他的仇人先自己一步杀死了他。

那么，自己要不要告诉弗兰德事情的真相？不说，自己就可以得到那五十万美元；说了，可能就一分钱也得不到了。杰克想了一番，决定实话实说。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职业声誉。杀手这个行业，名声是很重要的。

杰克拨通了弗兰德的电话，告诉他发生的一切。弗兰德很兴奋，戴维斯已经死了，至于是谁杀的，根本不重要。他告诉杰克，约定不变，五十万美元会一分不少地打到杰克的账户上。之后，两人就再无关系。

说完，不等杰克回答，弗兰德就挂了电话。按照杀手的行规，无论什么原因，只要没有完成任务，杀手就不应该得到佣金，但弗兰德并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，等杰克再打回去，已经关机了。

第二天，新闻详细报道了戴维斯遇袭事件，警方已把杰克列为重要嫌疑人。不过杰克并不担心，他做杀手很多年了，和警察也打了无数次交道，反侦查能力非常强。他知道，警察肯定认为他会立即逃跑，但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就待在



城里。

五十万美元很快打了过来，杰克想退回去，但弗兰德的账号已经停止使用，看来自己和弗兰德真的再无关系了。

媒体依然在追踪有关谋杀事件的蛛丝马迹，口无遮拦的主持人在随意猜测谋杀的前因后果，差一点就猜到了弗兰德。人们都知道弗兰德和戴维斯有旧怨，但警察找不到弗兰德涉案的任何证据，无法对他提出指控，更何况弗兰德妻子的家族在当地有呼风唤雨的能力。

杰克有一种感觉，这件事太蹊跷了，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。他必须弄清楚真相。

晚上，杰克再一次来到了弗兰德的私人别墅，在门口遇见了伊莲娜。伊莲娜见是杰克，惊慌的神情很快平复下去，拉着他走进了旁边的咖啡馆。

伊莲娜告诉杰克，警方已经掌握了杰克的行踪，让他赶紧出城，永远不要回来。杰克感谢她的好意，接着便离开了。

第二天，杰克从新闻上知晓，弗兰德被人杀死，死状和戴维斯一样，也是被匕首刺穿了心脏。杰克一惊，警察若是追查，一定会在昨天的监控录像中看到自己，当然，还有伊莲娜。这时，直觉告诉他，要从伊莲娜身上寻找突破口，于是杰克开始跟踪她。

这天，杰克跟着伊莲娜来到了一家高档的私人医院。不一会儿，杰克发现，伊莲娜径直走进了一间病房，和床上的病人热情拥抱，那病人竟然是已经“死去”的戴维斯。

杰克想努力保持镇定，却看到伊莲娜站在病房门口，笑吟吟地看着自己：“进来吧，这儿没有其他人。”杰克只得走了进去。

“我知道你在跟踪我，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呢。没有你，我们的计划也不会如此顺利。”伊莲娜看了一眼病床上的戴维斯，说道。

戴维斯看起来气色很好，接话道：“看来杰克先生还是不明白，伊莲娜，你就给他好好说说。”

伊莲娜注视着迷惑不解的杰克，讲起事情的经过。

原来，伊莲娜一心想嫁给城里最有钱的人，于是她做了弗兰德的情人。不过她慢慢发现，弗兰德是不可能和妻子离婚的，因为他需要借助妻子家族的势力。但戴维斯就没有这个顾虑，他很痛快地制造了一起车祸，让自己成为孤家寡人。只要弗兰德一死，戴维斯就是城里首富，伊莲娜成为第一贵妇人的梦



想就会实现。

在伊莲娜知道杰克要去谋杀戴维斯后，便私下里给戴维斯报信，然后两人决定将计就计，制造了一个谋杀现场，让杰克认为有人先自己一步杀死了戴维斯，在杰克要检查现场时，老仆人及时出现，杰克只得匆匆逃离现场。

在这之后，“重伤”的戴维斯被送进了私人医院并封锁了消息，这样，一时半会儿就不会被警方和媒体找到破绽。戴维斯休息一段时间，“痊愈”出院，合情合理。

几天后，伊莲娜寻机杀死了弗兰德，并把现场伪造成和戴维斯遇袭的现场完全一样。布置完成后，伊莲娜匆匆离开别墅，正巧在门口遇见了杰克。

“你两次出现在谋杀现场，已经完全吸引了警方的注意力，非常感谢。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”说着，戴维斯先生递给杰克一张银行卡，是一百万美元。

“不过我有个要求，你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，确保警方找不到你，让这两起案件成为悬案。”

杰克将银行卡放回到桌子上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弗兰德先生已经付给我五十万美元了。”

戴维斯胸有成竹道：“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，如果你觉得少，我可以加。你们做杀手的，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”伊莲娜也频频点头。



杰克正色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我是一名杀手，既然接受了弗兰德先生的佣金，就必须完成他交代的任务，这是我们的行规。伊莲娜小姐，你知道，我是很讲职业道德的。如果人们知道我没有完成任务，戴维斯先生还活着，这将是我作为一名杀手的耻辱。所以，他必须死——”

说着，杰克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戴维斯先生，扣动了扳机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坐在最好的位置

小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。他们在当地临时招工做杂务，并提出做三个小时工作的人可以得到一张外场的票；做六个小时，就可以进到内场；要是干一整天，就可以得到一张最前排最中间位置的票。

有一对穷人家的小兄弟愿意干一整天，换一张最前排的票。于是，他们开始了辛苦的工作，从太阳升起到落下，他们一刻不停地干活，虽然兄弟俩都十分疲惫，但看马戏的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们。

到了晚上，兄弟俩终于等来了演出。他们筋疲力尽地坐在第一排，满身尘土，手上还有一串豆子大的水泡。主持人出场的时候，大家都热烈地鼓掌，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，却在这掌声里沉沉地睡去。



这个世界很精彩，就像马戏团的演出一样。人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看这场演出，然而真到了这一刻，或许已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欣赏了。

要知道，人生的目的，不是坐在一个多么好的位置上，而是尽情地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。如果有一天你感觉累了，那么就停下来，好好衡量一下，给人生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吧。记住，永远不要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睡觉。

（**作者**：李向东；**推荐者**：子　夜）

锦盒里的螺丝钉

多年前，日本幕府大臣小栗忠顺出访美国。

这天，小栗忠顺到美国的造船厂参观。当他看到一艘艘威武的战船时，忍不住说：“迟早有一天，我们日本也要造这样的大船。”

陪同的美国官员听见了，嘲讽道：“你们国家只会花钱买船，说什么造船啊！”小栗忠顺想要辩驳，那位官员拿起一枚螺丝钉，接着说：“你们连螺丝钉都不会造，怎么可能



造出船来？”小粟忠顺顿时感到无地自容，但他依然接过那枚螺丝钉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们是该先做好螺丝钉，再琢磨造船。”

回国后，小粟忠顺马上着手创业，先从生产螺丝钉开始，后来又创办了生产造船材料的钢铁厂。八年后，他的造船厂已建好大半。这时幕府政权被推翻了，小粟忠顺被人杀害。维新人士在搜查他家时，发现了一个锦盒，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结果打开一看，却是一枚螺丝钉。

后来，日本人把小粟忠顺没建完的船厂改造成海军基地，在那里建造出一艘艘战船。人们铭记小粟忠顺生前的一句话：“一个人与其珍藏荣誉，不如保存羞辱，敢于正视羞辱，才能激发前进的力量。”

（**作者**：张小平；**推荐者**：丁 丁）

抓住关键

里根总统年轻时，在广播电台担任过运动播报员。受当时技术限制，播报员仅能靠球场传来的电报信息了解赛事，主要靠想象力讲解现场情况。

里根做了五年播报员，对所有赛事都讲解得很精彩，甚至在一场比赛中，发报机突然发生故障，他也流畅地播报了比赛进程，直到机器重新修好。有位同行好奇地问：“信息都中断了，你靠什么来讲赛事？”

里根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在大学时经常填一些问卷表格，有些选项并不重要，却要耗费大量时间确认，于是他干脆恶作剧一把，故意把数字填得过大或过小。过了很久，依然没人发现。于是他便不在这些次要选项上浪费过多时间，只填一个大概，抓住关键就好。

里根笑着说：“大多数人在听赛事时只关注比分，中间的过程其实并不太在意。所以，我特别让助手随时了解赛场的比分变化，然后再发挥想象力，随口播报有人传球失误，有人又射门偏了，这样大家既能实时了解比分战况，也不会觉得枯燥无聊。”

生活中难免遇到很多复杂的事情，但其实只要把握住关键环节，对次要的部分轻巧应对，便可以游刃有余。

成功者并非比我们更擅长做好每件事，而是更善于抓住关键。

（**作者**：张小平；**推荐者**：张 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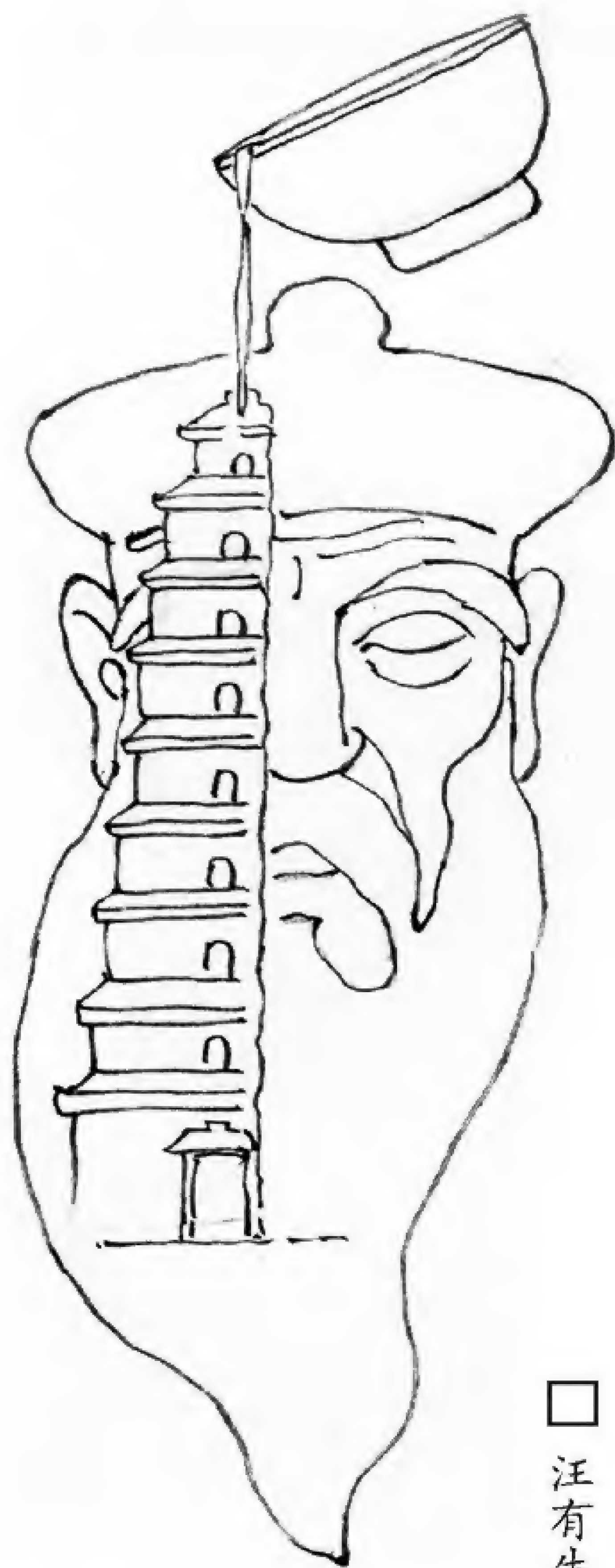
（**本栏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学写作文，从读故事开始



半边塔



□汪有生

相传，坐落在江西东北部的尚和村，原本是丰饶的鱼米之乡，可到了万历年间，却频生怪事，一到晚上，村子就被愁云惨雾笼罩，时常妖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动不动就有百姓和过往客商神秘失踪。

一时流言四起，民生凋敝。里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请官府来调查，也调查不出什么结果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天，里长正发愁，忽然有一个道士登门拜访，声称愿帮村里解决这一困厄。里长一听，急忙求教。

这道士胸有成竹，走到村头，指着村前一座大山说道："问题就出在这座山上，此山本是蛇妖化身而来，蛇妖已经修炼千年，只要再吸食一千个人的精魄，便可重新腾云驾雾，因而它经常晚上出来作怪，掳人吞食。"

里长细细一看那山形走势，果然形似一条伏地巨蛇，大惊失色道："如此下去，我们全村人岂不都要遭殃？"说完，他一头跪下来："道长既知根源，一定有法子逢凶化吉，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啊！"

道士忙扶起里长，说："降妖除魔本是我们道人的本分，我定会尽力而为，不过有些事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……"



“道长请尽管吩咐，只要我们能办的，一定按您说的去办。”

道士说：“以我的法力，尚无法将这千年蛇妖直接收服，唯一的法子就是在山顶筑一座 81 尺高的石塔，作为镇魔。只是这建塔的事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为，需要你们全村人共同出力。”

里长忙答：“道长放心，就是花再多银两、再多时间，我们也一定将这个塔建好。”

道士一听，摇摇头说：“不不不，要建这塔可不是易事。这蟒蛇白天化身为山，晚上却要现出原形作恶。除非一个白天把塔建成，否则塔未建成，待到晚上蛇身一动，这塔必然损毁无疑。”

里长急道：“可是，这 81 尺的高塔如何能在一天之内建成？”

“不用急，我早有妙招。”说完，道士掏出一个小口袋递给里长，接着说：“这里面装的是糯米，已被我用烈酒泡了九九八十一天，你派人用水将它化开，可得一筐糯米，磨成浆后，按一个成人大小，浇成糯米人，然后晾干，我自有用处。”

里长将信将疑，将这一小袋糯米倒入自家水缸，片刻，果然化出一筐糯米。

到了下午，糯米人已经制好。道士点头称好，又对里长吩咐道：“山头有个蛇喉洞，是蛇妖进食之处，洞很深，洞底有个化人池，将糯米人置入化人池中，可让蟒蛇醉睡一晚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一日一夜的时间建塔了。可这洞九曲回肠，糯米人得有人专门送到洞底，才能扔进化人池中。所以，需要村中募一名青壮后生，才能办成此事，只是洞里险恶，凶多吉少。”

里长一听，心中“咯噔”一下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就去村里安排。

村里有个后生叫二牛，妻子前一晚刚刚失踪，听说可能被蛇妖吞了，他心急如焚。一听到这事，二牛主动站出来，扛下这个重任。

接下来，道士又吩咐里长采购了一批石料、木料，并手绘了一张塔图，以便施工。

万事俱备后，道士选定九月初一开始动工，里长调度全村老少时刻赶工，二牛则将带着几个胆壮的后生下蛇喉洞。

二牛临行前，道士叮嘱他，务必在天黑前将糯米人扔入化人池，否则蛇妖醒来，现出原形，到时塔不仅建不成，建塔之人也难逃一死。另外要求二牛一定要小心翼翼，因为化人池只化人形之物，糯米人如



果被摔碎弄破，都会被蛇妖吐出，到时候就无法麻醉蛇妖了。

二牛把道士的嘱咐牢记心间，就出发了。到了蛇喉洞洞口，只听见里面不时传来“咕咚咕咚”的怪声，气味也腥臭无比。随行的两个后生害怕了，但二牛却无所畏惧，他将绳子在腰上绑结实，再把糯米人包好，背在身上，就弯腰进洞了。

洞里曲里拐弯，空间又窄，才二十来米就已漆黑不见五指，二牛打起火把，继续往里面爬去，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……

与此同时，山顶上，男女老幼齐心协力，半天工夫就打好了塔基，立起了 20 尺高的塔墙。里长估摸这个进度，到了半夜塔就可以封顶，不禁放下心来。但道士却紧锁双眉，担忧在蛇喉洞里的二牛。

再说二牛，他在洞里小心翼翼地爬了五六个时辰，看见前面的洞突然开阔起来，他站起身，望见一个大池子，里面净是蓝色的黏液，冒着泡，散发出让人作呕的气味。二牛估计这里就是化人池，他走到池边，从背上卸下糯米人。

突然，二牛一个不小心，踩掉了一块石头，石头“骨碌碌”滚落池中，不一会儿却又弹了出来。

二牛一看，突然想起道士的话，这化人池果然是非人形之物不化。

想到这，二牛弯下腰，准备将糯米人推入池中。可低头间，他却瞥见地上有个东西在反光，他好奇地捡起来，凑到火光下一看，认出是自己给妻子买的定情银钗。

二牛睹物思人，一时恨上心头，他牙关直咬，握着银钗便向洞壁猛戳。哪知一戳之下，一股红色液体“滋”地冒出来，整个山洞也随之震动，二牛站不稳，摔了个跟斗，所幸没有掉进化人池。

剧震过后，山洞还在不断晃动。二牛见状，估摸可能是自己扎伤了





蛇妖，蛇妖疼得要醒过来了，他意识到，要赶紧将糯米人扔进池里才行。可一看地上，二牛暗暗叫了声苦，原来放在地上的糯米人，刚被山洞震动时落下的石头砸成了碎块。

二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洞外的两个伙伴似乎察觉了端倪，怕二牛出事，拼命地往外拉他。

二牛顺着拉劲往外走着，可一想起道士的嘱咐和乡亲们的安危，又想起命丧蛇妖口中的妻子，一时有了主意。

二牛狠狠心，用刀割断了绳子，毅然走到了化人池边上，扎起裤脚，将碎掉的糯米团塞进自己裤管，然后扎紧腰带和裤口，一个飞身跳进了化人池。慢慢地，山洞停止了震动，恢复了平静。

再说洞外，震动令山顶本已建到近60尺高的塔墙“呼啦啦”地塌下半边，吓得大家纷纷逃窜。

震动停止后，道士掐指一算，叹了口气，将二牛的事告诉了里长。里长一听二牛死了，很是伤心，但眼下这座只剩半边的残塔怎么处理呢？推倒重来肯定是来不及了。

这时，道士顾虑重重地说道：“二牛虽然死了，但也只能令蛇妖醉睡一晚。我们无论如何要在天亮前将塔建好，否则蛇妖受了伤，酒劲过后，恐怕大白天也会起来兴风作浪。实在不行，就按着半边塔往上建，到了81尺封半个顶就是了。”

里长一听却直摇头，说：“半边塔已经岌岌可危，若风吹雨淋久了，如何撑得住啊？”

“我有办法。”说完，道士取来一个碗，割破中指，用碗接着血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不一会，血就滴满一碗。他将血递给里长说道：“待半边塔到顶后，就将这碗血从塔顶浇下，血浸过塔砖，塔就会坚如磐石。”说完，道士闭上眼，盘膝打坐。

里长半信半疑，招呼大家就着半边残塔往上建，直到81尺封顶。里长按照道士的吩咐，借着梯子颤巍巍地爬到塔顶，将血从塔顶浇下。

说来也奇怪，那血一下子从顶流到底，流过之后，原先还摇摇欲坠的半边塔一下就坚固起来。

里长一看，喜不自禁地找道士报喜，可一碰道士，才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。

里长和村里人这才明白，道士舍了自己的性命，才保住了这半边残塔。从那以后，蛇妖再也没有惊扰过尚和村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□曾　俊

菩萨落泪



传说很久以前，有位名唤卢秋云的女子突然临盆，产下一个男婴。多事之人向官府举报这卢秋云有奸情，那男婴也是野种。县太爷立刻派人把卢秋云押到官府问话。

县太爷问："大胆刁民，有人告你私会他人产下野种，可有这伤风败俗之事？"

卢秋云委屈道："大人冤枉啊！"

县太爷反问道："冤枉？那我来问你，你丈夫是不是名叫郭子江？"卢秋云答道："正是。"

县太爷说："那冤从何来？众所周知，你丈夫三年前就被调往京城修葺云凉寺，三年从未回家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"

卢秋云辩解道："大人明察，我丈夫一年前偷偷回过一次家，我也是那个时候怀的孩子。"

县太爷一拍惊堂木，怒道："满嘴胡言，那京城是什么地方，被朝廷调去办事，工期未完，岂能让他偷偷回家？看你长得也有几分姿色，定是你耐不住寂寞偷人。"

卢秋云回道："大人即使不信，也不能轻易冤枉草民，何不等我丈



夫回来问个清楚？”

县太爷想了想也对，先把卢秋云押入大牢，接着立刻写信给京城为官的一名亲信，让他查查那郭子江是否真的偷偷回过家。说来也巧了，那名亲信名叫刘福海，刚好是云凉寺的监工。

辗转一个月，刘福海在回信中斩钉截铁地说，云凉寺戒备森严，工期未完绝无假期，任何工人都不可能私自偷偷跑回家。

县太爷再次提审卢秋云，卢秋云依旧一口咬定自己无罪。

县太爷气急败坏，大刑小刑给她用遍了，卢秋云誓死不招，口口声声大骂昏官。县太爷恼羞成怒，让人使劲打，眼看自己就要被打死，卢秋云突然大声疾呼："苍天在上，我卢秋云从未和他人有染，孩子的父亲就是郭子江，若我今日枉死，百鸟遮日，菩萨落泪！"

卢秋云话音刚落，头一歪再也没醒来。这时，天空中突然百鸟哀鸣，人们抬头一看，只见鸟儿成群结队地飞过来，黑压压的一片遮天蔽日，转眼天地间暗淡无光。

此事一传十十传百，很快就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，后来又在皇宫不胫而走。话说宫里有位德妃娘娘，心地善良，一心向佛又爱民如子，听说了卢秋云的事后，觉得蹊跷，便恳求皇上让自己去调查一番。

德妃很快就打听到那卢秋云的丈夫名叫郭子江，此人已入京修葺云凉寺三年有余。德妃震惊无比，原来三年前修葺云凉寺正是自己的主意。

德妃娘娘立马赶到云凉寺。当年云凉寺本是一座小寺庙，德妃娘娘和皇上曾在此避过雨。后来，此地不幸遭火灾，德妃娘娘一心向佛才提出重修云凉寺。

德妃来到寺庙，发现寺庙重建工作差不多完工了，正堂中央新摆放着一尊慈悲的送子观音，观音怀抱两子，膝下环绕几子，惟妙惟肖。

突然，德妃娘娘发现：那观音像两眼中闪着晶莹剔透的泪花，一会儿工夫，泪珠就一颗颗地往下落。

德妃娘娘大吃一惊，慌忙跪地祈祷，又找来负责人刘福海问道："菩萨落泪，莫非这云凉寺有什么冤情不成？"

刘福海满脸堆笑道："娘娘，这菩萨显灵是好事，怎么会有冤情呢？只不过……"

"只不过什么？"德妃娘娘问道，刘福海答道："本来这送子观音怀抱两子，膝下有八子，前段时



间丢了一子。”

德妃娘娘又问：“这送子观音是何人所雕？”刘福海一听，吞吞吐吐道：“回娘娘的话，这尊送子观音是木匠郭子江雕的。”德妃娘娘一听郭子江，心头一震，自己今日来这儿本就是要找郭子江问话，便让刘福海去叫他过来。

刘福海一听，慌忙跪在地上道：“娘娘，这……这郭子江……”

德妃娘娘追问：“快说，郭子江怎么了？”刘福海一咬牙哭道：“娘娘啊，这郭子江早在半年前就病……病死了。”

德妃娘娘双目紧闭，双手合十，轻轻念了句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。这时，人忽听得门后一片喧哗，原来是一个女叫花子想进寺庙，被人拦住，那叫花子哭闹不已，非要进来，德妃娘娘便让人请她进来。

那女叫花子一大把年纪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，发白如雪满脸皱纹，怀抱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婴儿。

听闻面前站着的就是德妃娘娘，老叫花子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下来，老泪纵横：“娘娘啊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”说罢泪水滂沱，让人心生怜惜。

德妃娘娘扶起老叫花子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情，尽管说出来，我一定帮你做主。”

老叫花子说：“娘娘，我是来这寺庙寻找我儿子的，他已经三年多没有回家了。”

“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”德妃娘娘问道。

“我儿子名叫郭子江。”老叫花子一说出来，德妃娘娘心头就一阵悲痛，竟也无言相对。

老叫花子接着哭诉道：“三年前，我儿被捉到这里修建寺庙，半年前我儿媳妇产下一子，有人诬告我儿媳妇和他人有染，还被县太爷关在牢里，我只好抱着孙子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寻找他的亲生父亲，我要让我儿子回去，只有他才能证明我儿媳妇的清白，好让他们一家团团圆圆……”

好一个一家团团圆圆，德妃娘娘听了无比心痛，其实卢秋云和郭子江早已命丧黄泉，只不过老婆婆不知道而已。如今卢秋云和郭子江一死，事情的真相更加无人知晓了。

德妃娘娘忍痛告诉了老婆婆他们的死讯。老婆婆一个踉跄，跪在落泪的观音面前，掩面痛哭，此情此景让人无不动容。

突然，老婆婆怀中的婴儿慢慢爬出襁褓，一步步爬上了送子观音的底座上，那底座上刚好有个空缺，



竟然一下子就和婴孩融为一体，还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而就在此时，那送子观音突然止住了落泪，众人惊呼不已。

德妃娘娘仔细看了看，方才发现原来送子观音只剩九个木雕婴孩，加上这个刚好十个，而且婴孩把木雕上的空缺弥补得天衣无缝。

突然，那婴孩又开口说道："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众生请听我言，我本是观音膝下一子，三年前有位名叫郭子江的木匠，为了能提前完工回家，不分昼夜地雕刻观音像，完工时却不幸累极而亡。观音念他一片真心，便问那郭子江平生还有什么心愿未了，郭子江说自己出门三年有余，一心思念妻子，遗憾没有给郭家留下香火。观音便圆了他的这个心愿，当夜梦中让他们夫妻相聚，由于我是郭子江最后雕刻的婴孩，郭子江临死时还在我身上呕血而亡，观音就把我送给了卢秋云。为了不让卢秋云悲伤，梦中郭子江并未告诉妻子自己已经身亡，只说了观音送子之事，并让她保证天机不可泄露……"



那婴孩说完，又慢慢地从观音底座上爬下来，一直爬到襁褓中，渐渐睡着了。

这一切来得太突然，就像梦一场，德妃娘娘等人是听得目瞪口呆。真相总算大白天下，但愿卢秋云和郭子江能做一对天上夫妻。

后来，德妃娘娘查知刘福海苛待工人，不分日夜让工人赶工，平时也不让他们请假回家，为的就是能提前完工得到打赏，因此累死病死的人不少。还有那个县太爷，滥用私刑，草菅人命。德妃娘娘禀明皇上，将他们两人打入大牢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黄全昌）



本期话题：名人与名吃

泱泱大中国，美食何其多？一道菜要想成名，除了色香味不同凡响，背后少不了有趣的故事，这故事若是和名人搭上边，那可就名声大噪啦！今儿咱们就说道说道，这名人和名吃的不解之缘。

杨玉环与『贵妃鸡』

有一天，唐明皇与杨贵妃饮酒对歌，两人都喝醉了，杨贵妃迷糊地叫道："我要飞上天！"唐明皇听错了，以为贵妃要吃"飞上天"，马上命令御膳房做出来。

接了圣谕，厨师们面面相觑：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有"飞上天"这道菜啊！但皇帝金口玉言，他能说出来，你就得做出来。



御厨们苦思冥想，有个厨师说，老鹰飞得高，大概就是"飞上天"吧！大家一听，赶紧做了两只红烧老鹰。可一尝才发现，鹰肉是酸的！于是厨子们重新开动脑筋。

在厨师中有位苏州的名厨，叫"苏空头"，他想到鸡的肌胛肉最鲜嫩，把它拿来做"飞上天"肯定好吃。于是他找来几只童子鸡，斩下它们的翅膀，与香菇、淡菜、笋片、青椒一起焖烧，"飞上天"就算做成了。

侍女将"飞上天"端到贵妃面前，酒已醒的贵妃顿时眼前一亮。唐明皇也尝了尝，连声赞叹，忙问是什么菜。侍女赶忙说，这就是陛下刚才点的"飞上天"呀！

唐明皇这才想起自己酒醉时下过的圣旨，不免尴尬。这时，吃得津津有味的杨贵妃说："此菜色艳、肉嫩、味香，都与我贵妃相似，干脆就叫它'贵妃鸡'吧！"

唐明皇一听，连声称好，从此世间便多了一道美味。



楚霸王与烧杂烩

在苏北一带，无论是寻常人家，还是星级宾馆，在酒筵上，有一道菜不可缺少，那就是烧杂烩。尤其是在操办红白喜事时，此菜更作为众菜之首被推上席间，让众食客大快朵颐。

这烧杂烩是怎么来的呢？人们一致认为与楚霸王项羽有关。相传，项羽吃饭必须每顿饭菜无二样，这让手下的厨子伤透了脑筋。

为了让鞍马劳碌的大王有个健壮的身体，厨子们左思右想。其中一个小厨子想出个办法，他将一些鸡、鱼肉等放入一锅，再用一些味性相佐的菜肴一并相烹，调以各种佐料。

精心烹制后，厨子把这道菜端到大王面前。未曾想，项羽吃了第一口，胃口就被吊了起来，一大碗杂烩顷刻被一扫而光，而且楚王还下令，说今后为了节省时间，菜就这么烧。

从此，手下厨师悉听尊命，每餐必是烧杂烩。为了使杂烩不至于太单调，厨师们想方设法改进配料，尽量让杂烩烧得花样翻新。

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楚霸王，“烧杂烩”便在民间流传开来。

宋太祖与豆油藕卷

豆油藕卷，俗叫豆油卷，是湖北素菜名馔。

相传，宋太祖赵匡胤自小家贫，早年曾浪游楚地，以推车贩运为业。

一个寒冬，他手推独轮车，载了满满一车莲藕，从楚王城至孝感西湖村。一天黄昏，风雪交加，饥寒交迫的赵匡胤便投宿一个酒家。

赵匡胤饿坏了，但此时酒家饭菜都已卖光，厨间只剩两张未用完的豆油皮和葱、姜等零星物料。

厨师随机应变，取来赵匡胤独轮车上的莲藕当原料，洗净去皮，切成细丝，略用盐腌渍后，抖入葱、姜、香菇丝等配料和少许面粉，用净布紧紧卷捏成一字条形，再用抹过面糊浆的豆油皮包牢，以锯刀法切成形似“车轮”一样的筒片，再下锅油炸。稍许，酒家端上一盘“豆油藕卷”和一壶私家陈酿。

赵匡胤非常感激，便一人独酌起来，边吃边赞叹：“豆油藕卷肴，兼备美酒好，落肚体通泰，今朝愁顿消。”于是，“豆油藕卷”这一佐酒佳肴也流传下来。



忽必烈与『涮羊肉』

当年，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，经过多次战斗，人困马乏，饥肠辘辘，猛地想起家乡的清炖羊肉，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。

正当伙夫宰羊割肉时，探马突然气喘吁吁地飞奔进帐，禀告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，离此仅有十里路。但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，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，一面喊着：“羊肉！羊肉！”

清炖羊肉当然是等不及了，可生羊肉不能端上来让主帅吃，怎么办呢？这时，只见主帅大步向火灶走来，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，于是急中生智，飞快地切了十多片薄肉，放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，待肉色一变，马上捞入碗中，撒上细盐、葱花和姜末，双手捧给大帅。

忽必烈抓起肉片送入口中，接连几碗之后，他挥手掷碗，翻身上马，英勇地率军迎敌，结果旗开得胜，生擒敌将。

在庆功酒宴上，忽必烈特别点了战前吃的那道羊肉片。这回厨师精选了优质绵羊腿部的“大三叉”和“上脑”嫩肉，切成均匀的薄片，再配上麻酱、腐乳、辣椒、韭菜花等多种佐料，涮后鲜嫩可口，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，忽必烈更是喜笑颜开。

厨师忙上前说道：“此菜尚无名称，请帅爷赐名。”

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，一边笑着答道：“我看就叫涮羊肉吧！众位将军以为如何？”

从此，涮羊肉成了宫廷佳肴。到光绪年间，涮羊肉逐渐走向民间。

努尔哈赤与黄金肉

满人努尔哈赤幼时因家道中落，曾经流落他乡，在一个女真部落首领家当伙夫。

这位首领很讲究吃喝，每顿饭都要有八菜一汤。一次宴请宾客，他选定部落中一位善烹调的女仆司厨，由努尔哈赤做帮手。

当女仆做完第七道菜时，突然晕倒。此时，外厅正等着上最后一道菜，努尔哈赤见状，急中生智，忙将切好的里脊肉裹上蛋黄液，入油锅迅速颠炒后装盘送上，首领尝后，觉得味道与以往不同，特别好吃，宴毕问起原因，侍者只好实情相告。

首领听了很高兴，又传来努尔



哈赤，问这种菜叫什么名字。

努尔哈赤为讨吉利，答道："叫黄金肉。"自此，努尔哈赤在这首领家颇受欢迎。

后来，努尔哈赤发迹，成了清朝第一个老祖宗，于是，清朝各个皇帝都把黄金肉奉为至上珍馐，以示不忘祖上恩典。

林则徐与槟榔芋泥

林则徐赴虎门禁烟时，一次英国领事设宴，邀请林则徐参加。宴会快结束时，送上来的最后一道点心，是冰淇淋。那时候，冰淇淋还很罕见。林则徐见冰淇淋冒着气，以为很烫，送到嘴边，还用嘴吹了吹。

这一来，在座的外国人便趁机哄笑起来。林则徐受到侮辱，心里非常生气，但是他压住怒火，似乎毫不在意地说："这道点心，外面像在冒热气，其实是冷冰冰的。今天，我算是上了一次当。"



过些天，林则徐在总督府设宴请客，回请上次的外国人。宴席上，一道道中国名菜令那些外国人大快朵颐，好不痛快！

酒足饭饱之后，有个外国人说："中国菜，好吃得没话可说，只可惜少了一道甜食。"

"有！"林则徐吩咐道："上甜食！"话音刚落，一盆槟榔芋泥端上来了。外国人见是甜食，便举起汤匙，兴冲冲地往嘴里送。这一下，可够那些外国人尝的了。他们"啊——啊——"地叫成一片，一个个洋相出尽，狼狈不堪。

林则徐不动声色，若无其事地说："这是我家乡福建的名菜，叫槟榔芋泥。这甜食，看上去外面冰冷，内里却滚烫，正好和似热实冷的冰淇淋相反。吃的时候，性急不得，性急了就要烫了喉咙！"

外国人瞪圆了蓝眼睛，个个呆若木鸡。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一碗救命面留下的心结，横亘在两个好兄弟心间长达三十年。转眼青丝变白发，曾经形影不离的小伙伴，而今形同陌路的老伙计，他们该如何逾越这道心头的鸿沟呢？

那一年的一碗面

□梅　冰



1. 遭遇饥饿

那一年，大春和江山刚刚二十出头，两人要好得像一个人一样，有什么好事总想着拉扯对方一把，而遇到什么为难事，首先想到的便是找对方帮忙。

大春和江山都会木匠活。这天一大早，两人就背着斧头、锯子、锤子等一应家伙什，翻越两座山头，来到一户人家做木工活。

那年头，吃顿好的不容易。这活计本是说好了的、十拿九稳的事，所以两人前一天晚饭都没怎么吃，早饭也省了，一路美滋滋地想着到户主家大吃一顿。

谁知等两人来到那户人家门口一看，顿时傻了眼。

只见庭院里搭起了灵堂，屋内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原来这家人前一夜凑巧走了一个老人，家里正忙着办丧事哩！

这下子，原先说好的木工活肯定是做不成了，不做活，怎么好意



思要求在人家家里吃饭？

饥饿如涨潮一样，开始一波波涌来，大春和江山又正是食肠如牛的年纪，一顿饭不吃简直能要了他们的命，更何况两天没好好吃饭了，就指着这一顿呢！

更糟糕的是，两人兜里都没揣上一分钱，这村里倒是有面馆，人家也多，要口吃的并不算难事，可两个年轻人又正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，脸皮都薄得要命，让他们开口跟人家要吃的，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说不出口啊！

大春一边咽着泛上来的口水，一边艰难地说："江山，看样子，咱只好回去了。"

江山有气无力地摇摇头，说："不，回去不仅没力气了，还让人笑话，要不，咱再试试找点别的活儿干？我就不信了，这么大的一个村子，能没活儿干？只要有活干就有吃的，还能挣到钱，咱也算不白跑这一趟。"

大春一听也对，当下振作起精神，开始在村里吆喝起来，谁知把整个村子犄角旮旯都跑遍了，腿跑酸了，喉咙喊哑了，也真是见了鬼了，偏偏没有一户人家应声，哪怕是打条板凳、修扇破门，一样儿都没有。而这时，日头已升上了头顶，都到中午了。

一天到现在，两人连口水还没喝，大春累得不行了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问："江山，现在怎么办？"

江山虚弱得身体直打晃，饿得额头上冒了一层冷汗，他苦着脸对大春说："趁还有一点力气，咱们赶紧回去，再拖下去，只怕小命都要撂这了。"

俗话说"上山容易下山难"，他们这是出来容易回去难。这一路可把两人累得呀，好几次都差点栽到土里。实在饿极了，两人就灌两口山泉水；实在走不动了，就躺下来歇口气，背上的家伙什死沉死沉的，越来越勒肉。

可就是这样，离家还有好远的路，两人正死狗一样拖着没知觉的腿挪着步子，路边有人叫了起来："我说两位小哥，你们是木匠吗？"

就这一句话，像一根针狠狠刺到穴位上，两人一下子兴奋起来，掉头一看，原来路旁有户人家，有个大娘正向他们招手。

两人跌跌撞撞地跑过去，忙不迭地说："大娘，我们都是木匠，您有活要做吧？放心好了，我们的手艺绝对没话说！"

大娘点点头，说："也没有什



么大活，就是家里两只木桶坏了，你们帮我修修，要多少钱？”

两人一起叫起来：“哪能要钱啊，大娘，那啥，家里有吃的吗？有口吃的就行了。”

大娘笑起来：“当然有吃的了，我这就给你们下碗辣子面。”

两人一听到“辣子面”三个字，口水“呼”的一下就出来了，拿出工具就“乒乒乓乓”地干起来，一边干一边咽口水，因为一眨眼的工夫，厨房里呛辣子的香味直飘过来，天哪，那香味就像两只大手，狠狠揪住了两人的胃。

不一会儿，大娘叫了起来：“两位小哥，面好了，你们来吃吧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去我闺女家一趟，我闺女坐月子，我得伺候她哩！你们桶修好了，搁厨房就行了。”

大娘说着话，锁上正屋门就走了。一向手脚麻利的哥俩也很快把各自的桶修好了。两人来到厨房一看，我的天，两大碗香辣辣、红艳艳、油汪汪的面条已经静静地躺在碗里了。

就在这时，江山捂住肚子叫唤起来：“唉哟，不行，我得上趟厕所，怕是刚才水喝多了，肚子有点疼。”

大春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面，嘴上说：“老牛上场，尿屎作忙，就数你事多，你快去吧，我可等不及了！”

2. 因面结仇

农家厕所离得远，等江山解完手，已经过去好一会儿了。他一边嚷嚷着“饿死了饿死了”，一边颠颠地回到厨房。可就瞅了一眼，江山顿时惊呆了！

只见灶台上刚刚还有两碗香死人的面条，现在碗还在，可面没了，而大春的嘴油光光的，正两眼无神地呆坐着。

江山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就炸响了，连喉咙都哑了，他上前一步，指着连面汤都不剩的碗，冲大春咆哮道：“面呢？我说，面呢？”

再看大春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哼一样，用力绞着手低头说：“江山，我也不知咋弄的，我吃完了我的那碗面后，还是饿，饿得胃像着了火一样，我说就吃一小口吧，就伸筷子捞了两根你碗里的面条，然后又捞了两根，再然后，慢慢地不知怎么就吃光了…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想再做一碗面条给你吃，可厨房里跟水洗过一样，什么也没有……”



江山"啊"的一声凄叫起来，像是哭又像是骂，抬手又像要打，大春躲也不躲，江山却又放下手，掉头就走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家赶去。

好多次，大春鼓足勇气想道歉，又想抢过江山背上的家伙什帮他背，可又不敢……

忽然，江山软软地坐了下来，他实在没力气了，从早到晚，还没一粒米下肚哩！

大春本能地上前要扶，却看到江山的眸子在夜色中闪闪地发着光，那是仇恨的目光，只怕大春一挨近，他便会一脚踢过来，他宁可饿死、累死，也不要大春搀扶。

大春愣了一下，然后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：他突然拔起脚，往家的方向狂奔，根本不回头看一下。

望着大春消失的背影，江山恨得嘴唇都咬出了血，他在心里暗自咒骂：还朋友哩，偷吃了自个儿救命的面不说，有难了竟只顾自个儿回家，以前真是瞎了眼！

休息了一会儿，江山再次站起身，一步一喘地挪动脚步，可一会儿又走不动了。当再一次跌倒在地后，江山不由得悲从中来：前面还有两座小山，这回怕是要饿死在路上了，不饿死也要被狼吃了，大春，我恨你……

江山正虚弱地闭上眼睛，忽然听到有人大叫："是江山吗？"

是爹的声音，爹来接他了！江山睁开眼，见爹的手里还拿着几个热乎乎的玉米饼！



江山一把接过玉米饼就往嘴里塞，问："爹，你怎么会来？"

爹告诉江山："是大春告诉我的，可把那孩子累坏了，也不晓得他跑了多远的路，反正一头扎进咱家后就倒在地上，一个劲地吐

白沫，把人差点吓死，好半天才醒过来，一醒来就说你饿坏了……”

原来，大春知道江山决不会接受他的帮助，竟然一口气狂奔回家，叫人给江山送吃的去，那得多远的路啊！

可江山还是恨大春，因为要不是他吃了自个儿的面，自己就不会受这么大的罪了。

3. 冤家聚头

山中日月快得惊人，一晃，三十年过去了，江山和大春早已结婚生子，有了家庭，早先乌亮亮的头发也有些花白了，大伙叫两人自然也改了称呼，一个叫江老山，一个叫老春。可两人一直不相往来，即使走对了面，老春低了头绕道走，江老山呢，总是目光似刀一样，狠狠剜上老春几眼。

其间老春也想过和好的招数，他曾请了人做说客，请江老山到他家吃面，想吃多少是多少，想吃什么面就吃什么面。江老山听了白眼一翻，说：“这面跟那面能一样吗？这是贱面，那是救命面，懂不懂？”

老春又托人跟江老山说，给他钱作为补偿。江老山一听更火，拍桌大骂道：“我是贪钱的人吗？当时那一碗面差点要了我的命，钱能抵命吗？”

一句话，江老山不肯原谅老春，这死结甭想解开了。

谁知就在这时，村里爆出一个特大新闻：老春的闺女和江老山的儿子好上了！

要说江老山的儿子江小山，那绝对是全村一等一的棒小伙，长得帅不说，对人还有礼貌，为人处事处处高人一等，就是性格蔫点，没有闯劲，别的年轻人个个出去闯世界挣大钱，就他恋着家乡和女友，不肯出去打工，也不肯创业，只是到一家工厂上上班，挣点小钱。

而老春的闺女晓梅更是十里八乡头一个的漂亮姑娘，性情温婉，知书达理。两人还放出风声说，这个非她不娶，那个非他不嫁！

当江老山知道这事后，差点气了个倒栽葱，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天天防着，结果还是防不胜防，老天爷太会耍弄人了！可现在年轻人恋爱的事，他能管得了吗？再说老春虽不靠谱，但他闺女那是没说的……

这么一想，江老山只得默默地咽下这口气，假装看不到，听不着，顺其自然。



谁知江老山这边认了命，那边老春反而闹腾起来了，全然不念他欠人家江老山家的情，竟然虎着个脸摆出副老丈人的模样，叫来江小山，凶巴巴地说："小子，听着，要想娶我家闺女，得有三个条件。第一，办个养猪场，并且要办得风风光光的，能兴旺起来。你是畜牧学校毕业的，养个猪还不是小事一桩？男人没个事业，窝窝囊囊的，还算个男人吗？"

江小山听了，一脸的胆怯，问道："那第二第三呢？"

老春一瞪眼："先完成第一，再谈第二第三，第一完不成，第二第三根本免谈，更甭想娶我闺女了。"



4. 条件之一

江小山犹豫不决，便想做晓梅的工作，让她劝劝她爸，谁知晓梅一脸的可怜，说："我爸是铁了心了，我根本开不了口，要不你就办个养猪场吧，你不是一直保证说让我过上好日子的吗？你不创业，哪有好日子过？"

这事到这地步，算是半点回旋的余地也没了。江小山哭丧着脸，回家和老爸商量，最后说："爸，要是娶不到晓梅，我这辈子光棍打定了！"

江老山一听就跳起来了，赤头白脸地叫道："我一辈子惯儿子，从不舍得让儿子吃苦，这老春倒好，他倒替我管起儿子来了，他以为他是谁？我找他去！"

谁知老春根本不买江老山的账，两眼一翻，得意洋洋地说："这事嘛，就一句话，听我的，婚事有得谈；不听我的，一拍两散！"

江老山嚷嚷道："可你还欠我一碗救命面哩，你忘了？这么着，你不是一直想求和吗？现在机会来



了，你只要答应孩子们的婚事，咱俩三十年前的人情债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”

江老山满以为自个儿拿出了杀手锏，谁知老春一摇头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一码归一码，这两件事根本不沾边，你自个儿好好考虑考虑吧！”

这下可把江老山气得，可气归气，养猪场还得办，谁让儿子死心塌地看上人家闺女了呢？再说，办个养猪场并不是坏事，养得好能挣大钱哩。

就这么着，江小山开始筹办起了养猪场，首先钱是个大问题，办个上点规模的养猪场，没有二十万想都别想，可钱不够啊！

江老山爷儿俩正急得嘴唇起泡，晓梅偷偷来了，她递过一个鼓鼓囊囊的包，说：“这是我的私房钱，八万块，你们先拿着。”

有了晓梅的八万块，钱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，然后是设计图纸、建猪舍、购小猪、喂养，一应事务全是江小山起早贪黑，亲力亲为。

江老山心疼儿子，可他也知道儿子不吃苦不行啊，那未来的老丈人时不时地背着个手过来看看，一事偷懒便给脸色。

日子久了，养猪场的活儿真是单调又累人，单单喂猪一项，就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地重复无数次，毫无乐趣可言。

江小山哪受得了这个苦，时间一长就慢慢懒散起来了，事都撂给他爸江老山干。江老山心疼儿子，也就无怨无悔地大包大揽下来。

这天一大早，江老山照例围着猪栏忙活，有人背着个手过来了，江老山抬头一看，是老春。

江老山哼了一声，算是打了声招呼，老春毫不在意，朝猪圈里左看看右看看，说：“养得还不错。”





江老山板着脸说："猪不养好不行啊，谁让儿子看上人家闺女了呢？"老春忽然坏笑，说："我说的不是猪，是你，你气色蛮不错的。"

江老山气得干瞪眼，正要想话来反击，老春忽然一脸惊讶地说："你儿子呢？"

江老山一听，放下手中的桶瓢就要拦住老春，老春早已三步并作两步，来到猪圈旁的一间小屋门口，伸手一推门，正看到床上四仰八叉地躺着一个人，是江小山。

见江小山在睡大觉，老春一下子来火了，朝江老山大喊道："我说老家伙，白头发累死累活地干，黑头发倒呼呼大睡，你家就是这么个门风吗？"江老山一梗脖子，毫不示弱地叫道："我乐意，怎么着？碍你事吗？"

老春更火，扯开喉咙大叫："不碍我事，但碍我闺女事，我闺女决不会嫁给一个手不提四两的少爷。江老山，你害你儿子我管不了，但我绝不容许有人害我闺女！"

江老山给噎得直翻白眼，还要回，身后有人开腔了："叔、爸，不吵了，我改，改还不行吗？"

是江小山听到吵架声起来了，他怯怯地接过他爸手中的桶。老春余怒未消，狠狠瞪他一眼，哼一声，气冲冲地走了。

晓梅随后打来电话："我爸说了，如果下次再看到你偷懒，这门亲事就算黄了——这也是我的意思！小山，养猪场是你开的，不是你爸开的，我希望我爱的人能独立干出一番事业，我相信你！"

江小山再懒散、再没有恒心，也经不住这么一打一揉，立即发狠认真干起活来。

这么着，也不知吃了多少苦，费了多少脑筋，小猪终于变大猪出栏了，江小山挣了个盆满钵满，便信心满满地来见老春，说："叔，养猪场办起来了，也上路了，我和晓梅的婚事……"

5. 条件之二

老春摆摆手，说："你忘了我还有两个条件了？先说第二个，明天一大早让你爸赶到山那边一户人家，就是三十年前办白事的那家，他知道的，记住，带上家伙什。"

江小山回家这么一说，江老山可就纳闷了："这老家伙要耍什么花招？还要带上家伙什，难道那户人家还要做木匠活？不对，他十有八九是想向我道歉求和，哼，想得美！"



江小山壮着胆说："爸，那事就算了吧，都三十年了，还记仇有意思吗？再说都要成亲家了……"

江老山虽然惯儿子，但最听不得这个，当即跳了起来，激动得火星子乱炸，叫道："什么就算了？你知不知道当年我差点就被他害死了，这叫杀父之仇，懂不懂？儿子，你给我听着，娶亲是你的人生大事，我管不了，但我的人生大事你也不得过问，否则，你过你的小日子，我过我的日子，说话算话！"

第二天一大早，在村口，背着一套家伙什的江老山看到了同样背着家伙什的老春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江老山好像回到了三十年前，但他随即提醒自个儿一定要硬住心肠，千万别上当。

那老春身后像长了眼睛似的，虽然头也不掉，但分明知道江老山来了，拔腿就往前走，江老山隔得远远的，在后面跟着。

这一走，两人才知道他们是真的老了，那年月龙精虎壮，两人翻到山那边根本不费多大力气，可现在，他俩的双腿就像灌了铅，一步比一步沉重。

当两人手软脚软地赶到三十年前预约木匠活的那户人家时，主家早就等着了，活很简单，打两张椅子，三十年前他们要打的就是椅子，然后主家笑吟吟地端上两碗面来，竟又是辣子面。

江老山一边熟练地凿着榫口，一边讥笑着说："老春，是你搞的鬼吧？你肯定事先跟这户人家打过招呼了，用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你想来招情景再现，是不是？"

想不到老春相当坦然地点点头，说："正是，你一点也不傻。"

江老山说："我还知道你之所以要情景再现，是想创造条件跟我讲和，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别白日做梦了！"

老春也不生气，悠悠地说："是





吗？先不斗了，吃面，唉哟，不好，我肚子疼，去解个手，你先吃吧！”

江老山不屑地哼一声："这句应该是我的台词。"

过了一会儿，不见老春回来，江老山到厕所一看，没人，再放眼一望，老春已远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了，这老小子从早上到现在，硬是一口食没下肚。

江老山一下子明白老春的用意了，他要饿他自己一天，算是扯平了。可是……江老山随后也走了，赶到家时已是深夜。

不用说，两人都软成了一摊泥。

6. 终极条件

过了两三天，老春缓过劲来了，便叫来江小山，说："现在说第三个条件。这第三个条件，是你和你爸请上村里几位有头有面的人物，到我家吃顿饭，算是向我家正式提亲，然后在饭桌上答应我一个要求。"

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？江小山立即告诉他爸，谁知江老山一听，沉吟起来了："他又捣什么鬼？只怕没那么简单，一定是鸿门宴，知道我家挣着大钱了，肯定要当着大伙的面跟我提彩礼钱。走，赴宴去，管他耍什么花招，咱见招拆招呗。"

在老春家，一大桌子人团团围坐在桌边，老春忙不迭地给大伙倒茶递烟。大伙偷眼看到，当江老山接过烟茶的时候，连声"谢谢"也没有，眼皮抬都不抬一下，个个见了心中直乐。

然后老春清清喉咙开口了："各位，今天隆重举行这个仪式，一是见证两个年轻人订亲，二是，这个，大伙应该还记得多年前一碗面的故事吧？"

大伙一听暗暗咋舌，在今天这种场合提这茬，太不合时宜了，要是牛犟的江老山不肯和解呢？

只见老春一字一句郑重地说道："江老山，几十年了，那一碗面像一座山，时时刻刻压在我心头，我当时真不是有意的啊……我做梦都在恨自己，都在希望我们能和解，那时我们是多么要好的一对小伙伴啊……"

老春说到这里哽咽了，说："老伙计，现在我们都要成亲家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"

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，个个紧张地盯着江老山看，江小山和晓梅紧张得脸都红了，只见江老山夹烟的手指在抖，可就是不开腔。是啊，



那年那月、那情形下的一碗面，太金贵太难忘了！

老春又说："我当然知道我错了，所以一直在弥补。那一晚，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山路，差点累残累死，可我知道，这还不够。所以前些天，我再次重演了一下当年的场景，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体验一下你当年的感受，为此，我连早饭都没吃，也算是虐待一下自己，这样我心里好受些。"

江老山毫不买账："告诉你，我也同样没吃早饭，那两碗面，我一根都没动。"

老春听了一脸吃惊，说："真有你的，算你狠！可江老山，我还有大招，你没发现我还了你一个崭新的儿子吗？一年前，你儿子江小山什么模样？你江老山老来得子，所以谁也比不上你惯儿子，结果呢，江小山都长大成人了，还跟个学生似的。而现在呢？经过一年的磨炼，老少爷们请掌掌眼，这小子是不是成熟了好多？"

大伙听了，纷纷转过脸去，仔细打量江小山。和一年前相比，江小山果然卸下了青涩的书生样，脸膛黑了，身子骨也健壮了，关键的是，肯吃苦耐劳、发家致富了，果然是个大人了。大伙儿纷纷打趣说："不错不错，眼一眨，老母鸡变成了鸭，小山真的成熟了！"

江小山给夸得都不好意思了，可江老山还是不吱声，但脸色明显和缓多了。

这时老春又说："还有，小山办养猪场时，晓梅主动借给他八万块钱，你真以为她有那么多钱吗？最后，我要说，老伙计啊，我是欠你一碗救命的面，可我现在还给你一个这么懂事漂亮的儿媳妇，你还不肯原谅我吗？"

众人全盯着江老山看，只见江老山拼命喘粗气，忽然一挥手，说："我……想吃面！"

大伙儿一愣，老春反应过来，颤着喉咙叫道："晓梅，上面！"

随着老春一声令下，一眨眼工夫，晓梅带着一行女人走进来，个个手中端着一大碗辣子面，那个色香味啊，香辣辣、红艳艳、油汪汪！

江老山一下子老泪纵横，喃喃说道："就是那个味道！三十年了，我一直想吃碗这样的面，告诉你老春，自从那晚以后，我再也没吃过辣子面，现在，咱们一起吃！"

老春和大家伙一起应道："来，一起吃！"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烟波浩渺的海天之间，惊险奇绝的“人鲸之战”一触即发。然而，这只是刚刚开始，比捕鲸更凶险的事情，还在后面……

猎鲸

□林　欢

1.榜落谁家

明朝嘉靖年间，在浩瀚大海上，有两股强势海盗，一股为首的姓汪名直，号称“五峰船王”；另一股匪首叫徐海，绰号“明山和尚”。这两股海盗，为独霸大海，视对方为死敌，拼杀不断；他们抢劫过往客商，扰得民不聊生；他们嚣张跋扈，连朝廷都要忌惮三分。

这天，一艘小船驶进徐海领域。徐海一看，来船竟是死对头汪直的，他一声令下，几条战船箭一般射出船坞，如同伺机而动的海狼鱼，洄游着包围了不速之客。

小船舱里，坐着一位身形瘦削的汉子，此时，他声音洪亮地发话道：“在下宋青山，曾是汪舵主麾下一个船副。只因他汪直做了对不起兄弟的事，宋某无法忍受，特来投奔徐总舵主。”

说罢，宋青山走出船舱。让众匪惊奇的是，宋青山居然没穿衣服，全身上下，包括脑袋，紧紧裹着一层青白相间的鲨鱼皮。

站在大舰船头的徐海冷冷问



道："汪直怎么对不起你了？"

宋青山说："他揭了皇榜，要当海贼王！"一听此言，众匪一片哗然。

接着，宋青山便说了起来。

原来，嘉靖皇帝的帝位是兄终弟及，嘉靖的父亲一辈子没做过皇帝。嘉靖登基后，便想追封父亲为先帝，不料此议一出，大臣们群起反对。嘉靖大怒，下狱治罪一百三十余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下旨修建先帝陵来为父正名。

不料先帝陵即将完工时，却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——陵墓的九十九盏长明灯不够持久。这可急坏了嘉靖，吓傻了工匠。长明灯不长明，国运岂能安好？在查过风水、检修过墓室后，工匠们得出结论：问题出在灯油上。他们提出，唯有效仿先秦，用"人鱼膏"点灯，方能长明不熄。所谓"人鱼膏"就是海中巨头——鲸的皮下脂肪：鲸油。

这时，只见宋青山从怀里掏出一面绣龙锦缎，正是那捕鲸皇榜，他说："只因太多人反对修先帝陵，所以这是一道暗榜，无论官家或海盗，凡捕鲸取油者即为海上之王！"

听到这里，徐海示意宋青山上了大船，哪知他从宋青山手里接过皇榜，竟顺手将皇榜扔进大海，然后冷冷地说："先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你去把皇榜捞上来，船上就有你一个位置。"

这皇榜可是裱有玉石的，眨眼间便沉没了，捞它犹如海底捞针。面对徐海的故意刁难，宋青山稍作迟疑，便纵身一跃，像条瘦长的梭鱼扎进海里。

一炷香、两炷香……过了好一会儿，负责计时的海盗对徐海说：





“舵主，十炷香已经燃尽，那厮还没上来。”徐海听了，大手一挥，示意船队起锚，返回船坞。

就在这时，只见海面突然冒出滚滚气泡，接着宋青山浮了上来！

徐海立即命人放下绳索，将宋青山拉上船。只见他气定神闲，丝毫不喘，两手却空空如也。徐海冷笑道：“原来你只是在海里转了一圈，没捞到皇榜，你耍我呀！”此话一出，海盗们立即拔刀冲着宋青山。

宋青山说声：“且慢！”接着，只见他那干瘦的小腹鼓动着，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，然后摊开手掌，露出一只黑色贝壳，说道：“这种黑螺喜欢附在船底，跟随航船寻找适合生存的水域。它还会散发一种气味，吸引鱼群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觅食……我在汪直手下做事，见过他饲养此物。我刚才下潜时，发现这几艘船的龙骨底部覆满了黑螺。”

徐海一听，暗暗吃惊，心想：难怪船队最近总被汪直偷袭，起初我怀疑出了内奸，原来是汪直利用黑螺锁定了我的行踪……汪直既然揭了皇榜，一定不想让其他海盗顺利捕鲸。

这么一想，徐海让手下潜到船底，清除黑螺。他终于重新打量眼前这位瘦削的汉子，不由脱口赞道：“能一口气沉潜十炷香的时间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练过龟息术？”

宋青山苦笑道：“正因如此，汪直竟想让我沉海猎鲸，可就算我闭气功夫再好，那也憋不过鲸鱼呀！我被姓汪的逼得走投无路，才盗了皇榜，诚心来投，恳请徐舵主收留。”说着，他单腿落地，跪了下来。

“良禽择木而栖，”徐海赶忙将宋青山搀起，继续道，“我徐某最爱才！好兄弟，船上有你一个位置。”

2.血色考验

当晚，徐海在主船设宴，为宋青山接风。席间众海盗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好不酣畅。

可是，宋青山既不喝酒，也很少动筷，徐海赏赐的财宝和美女都被他一一婉拒。此时，一个粗壮肥胖、一身浓毛的海盗推开众人，凑到宋青山跟前说：“新来的，你这么见外，是不是瞧不起咱们？我看你不像海盗。”此人外号“海刺猬”，在船上排行老五。

海刺猬脾气火爆，逮谁扎谁，



他说着话，喷着酒气，挑衅地盯着宋青山。

“老五，休得无礼。”徐海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，依旧慢悠悠地喝酒吃菜，并未上前制止。

宋青山微笑着说：“五哥说我不像海盗，那我像什么？”海刺猬眼一瞪，道：“像汪直派来的坐探！”

此言一出，热闹的气氛顿时降到冰点，宋青山却面露笑容。

海刺猬继续说道：“我听说，出卖别人的人，血都是黑色的。姓宋的，你的血是黑是红？”

宋青山仍一脸笑容道：“是黑是红，难不成你还要放我的血？”

“不放血也能知道。”海刺猬说着，大手一挥，命人抬来两只木桶，桶里放了水，底部架着火盆，炭火把水烧得滚烫。海刺猬跳进一个桶中，溅出的水烫得旁人跺脚骂娘。

海刺猬最爱泡热水澡，他那臃肿肥胖的身子泡在烫水里，很快变得通红，他舒服地哼唧着说：“看到没？我的血是红的！你敢洗这热水浴吗？不敢你就是坐探，你的血是不是黑的，怕见人？”

宋青山看了看坐在首席、一脸漠然的徐海，然后纵身跳进另一个木桶。就这样，两人在不断升温的热水里较上了劲！

不知过了多久，徐海杯中的酒已经凉了，木桶下炭火仍烧得旺旺的。宋青山闭着眼睛，整个人似乎失去了意识。

海刺猬突然“哇呀”一声大叫，跳出木桶，瘫坐在地，他那肥胖的身体像个熟透的火龙果。这时，宋青山才微微睁开双眼，仿佛刚睡醒一般，慢吞吞地爬出了木桶。

徐海见了，哈哈大笑，他让人把海刺猬搀了下去，然后走到宋青山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‘冰川白鲨’的皮果然是隔热神器！宋兄弟，老五跟你闹笑话呢，我这兄弟是粗人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”

宋青山伸了个懒腰，他的小腹鼓起鸡蛋大的一个包，随着他吐出一口浊气，便包消腹平。

原来，宋青山利用龟息术进入假死状态，在热水里睡了一觉。他并非不怕热，而是处于假死状态下忍耐力异于常人，加之他身上的“冰川白鲨皮”有助隔热，使他胜过洗了半辈子热水澡的海刺猬。

所谓龟息术，其实是一门气功，法以灵龟，因此他进食少、擅闭气，吸一口气能坚持很久。他穿的鲨鱼皮隔热性强，保持低温与低消耗，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冷血动物。

宴席在这出闹剧中收场，海盗



们过惯了明争暗斗的生活，喧闹一番之后便各自休息去了。

宋青山却难以入睡。练过龟息术的人睡眠较常人要短好几倍，但睡眠质量极高，因此到了深夜，他仍精神头十足。

突然，宋青山听到“咔嚓”捅破门锁的轻微响声，他立即一跃而起，冲出房门。那声音是从徐海的主舱传来的。宋青山借助桅杆掩护，绕过甲板，来到徐海的房间。

只见一个黑衣人手持尖刀，站在徐海榻前，而熟睡中的徐海却浑然不觉。宋青山蹑手蹑脚走了过去，那黑衣人突然转身，挥刀劈来！宋青山急忙转身躲避，可他的后背还是被刀砍中了。

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黑衣人的肩头被人从背后擒住了。原来二人的打斗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徐海。黑衣人的肩头被擒，他急中生智，一个羚羊跪乳，架空了徐海的手腕，然后从两人之间钻过，跃出房门，翻过船舷，跳入大海。

徐海喘着粗气，连忙撕下衣襟为宋青山包扎伤口，说道：“这刺客定是汪直派来的，多亏了宋兄弟及时发现，才让徐某躲过一劫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……”宋青山说着，在徐海的扶携下走回船舱。月光下，没人注意到宋青山后背的刀口，正流着黑如浓墨的血。

3. 海上烽烟

次日清晨，宋青山醒来，背后的刀伤已经结痂。他走出船坞，惊诧地发现，昨晚的船队不见了，海面上只剩一艘主船。此时，徐海出现在甲板上，他手持被丢入大海的皇榜，朝宋青山走来。

没等徐海开口，宋青山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开口问道：“舵主，



你该不会……”

徐海微微一笑道：“宋兄弟果然机灵。没错，我是想让你潜入海沟，助我捕鲸。”

宋青山说：“舵主，我背叛汪直并非害怕冒险。身为海盗，咱们与官家势如水火，而揭了皇榜，就等同默认了朝廷的招安……徐舵主，一个失去自由的海贼王，就算征服了巨鲸，也会被人耻笑，从此再没有属于你的海！”

徐海眼中闪烁着寒光，说：“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揭皇榜的是汪直，不是我。我只要捕到鲸，悄悄把鲸油献给朝廷，到时受赏的是我，遭人诟骂的却是他汪直，哈哈！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”

“道不同不相为谋。”宋青山叹了口气，转身欲走。徐海并不阻拦，却说：“宋兄弟，背后的刀伤好了吗？你摁一下小腹，再试着运一口气，看看有何感觉？”

宋青山心中一凛，忙摁了一下小腹，顿时觉得有股麻痛导遍全身。徐海则得意地阴笑道：“昨晚的刺客是我安排的，那刀口涂了毒，所以你那伤口流出的血是黑色的。那可是西洋的一种奇毒，没有解药，唯有新鲜鲸血可以解毒。”

事已至此，宋青山没有退路，只得答应下海猎鲸……

这天一早，海面升起大雾，黑色的深海下方有一条海沟，那里是座头鲸的巢穴。

徐海命亲信驾驶着几十艘重型渔船分布在海面上。宋青山身穿鲨鱼皮，脚边放着锋利的鱼叉，独自乘坐一艘小船，往深海驶去。

徐海身在主船把控全局，他命令几个海盗先行潜入海里探路，一会儿海盗们上来换气，并确认海面与海沟之间畅通，保证能顺利地捕获鲸鱼。

此时，海面上风浪骤起。远处出现了船队的轮廓，层层叠叠，少说也有几十艘。那正是另一个海盗头子汪直率领舰群出击来了。

徐海大惊失色，赶忙指挥船队跟对方火并起来。一时间，弩炮密如飞蝗，你来我往，杀得鲜血与浪花交织，黑色的海面被染红了，浓雾中弥漫着血腥气。

双方拼杀了好一阵子，汪直的船队终于撤了。这一仗双方打了个平手，但损失均极惨重，徐海还受了伤。有人劝徐海撤回船坞，以免对方杀个回马枪，可徐海心系捕鲸大业，坚持不走，可他回头一瞧，却不见了宋青山的身影。徐海又是一惊：莫非姓宋的投靠是假，这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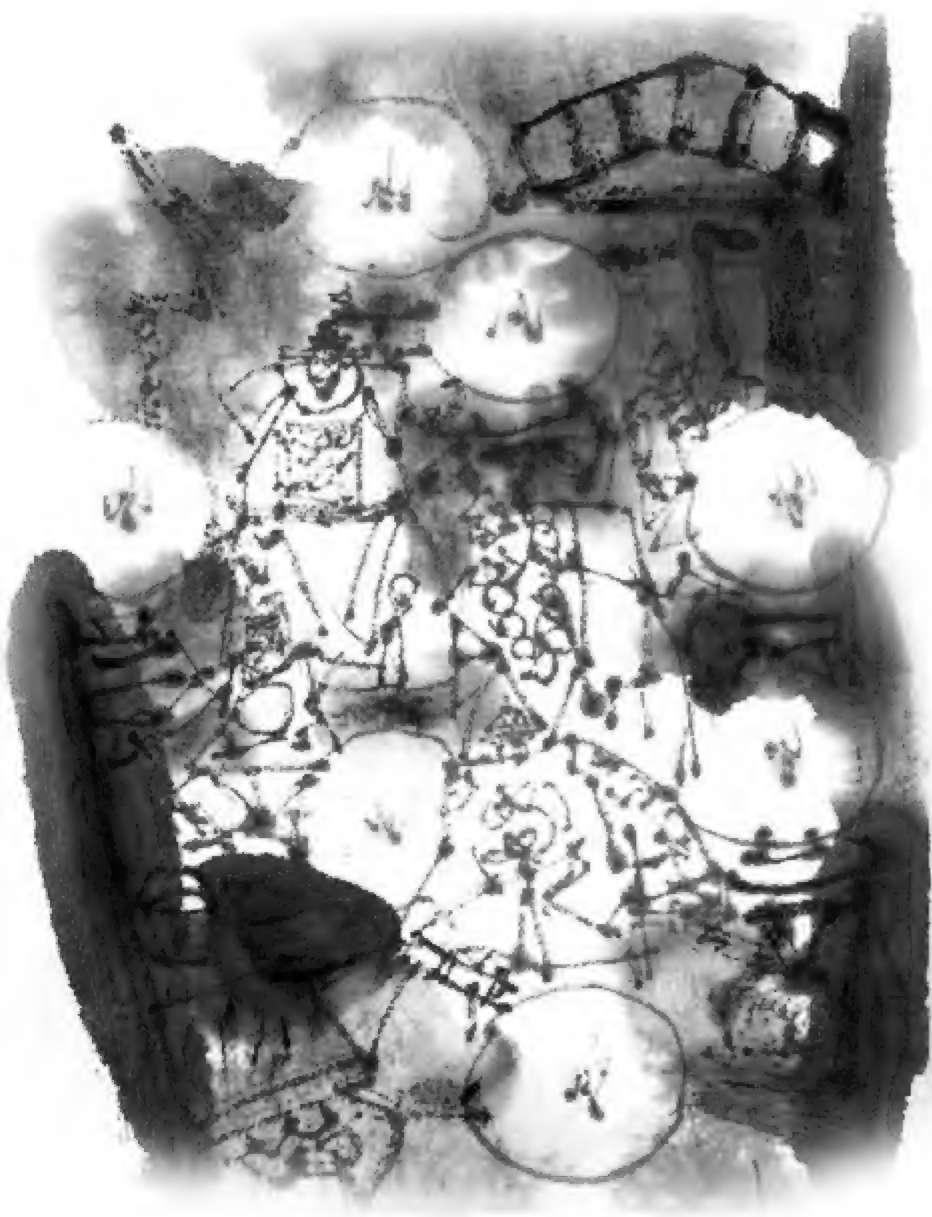
切都是汪直安排的阴谋？

就在徐海惊疑之时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宋青山冒出水面，颤抖着爬上船，倒在了徐海的脚边。

宋青山一改往日的气定神闲，只顾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原来，在双方开战之时，宋青山潜在水下避难，因为后背中毒，影响了龟息术的效力，要是汪直晚走一步，宋青山势必憋死海中。

徐海盯着宋青山，面露杀气说：“猎鲸用的弹药几近耗光，你也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不如……”

宋青山从甲板上站了起来，说：



“再给我一个时辰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”徐海犹豫片刻，点头应允了。

4.智取活鲸

得到了徐海的应允，宋青山从船舱里取出大量黑螺，撒在一张细密的网中，然后将盛装黑螺的渔网“铺”在海面上，引来了大量鱼群。

一个时辰过后，涨潮了，平静的海面上突然出现巨大漩涡。徐海见了眼前一亮，激动得险些跌倒在甲板上。

这时掌舵的大喊一声：“鲸！”盯着洞开的海面猛打舵盘，以免船被这庞然大物撞着。

大伙终于看到，一头白须座头鲸从水面升起，张开血盆大口，贪婪地将鱼群、黑螺连带渔网一并吞入口中。徐海万万没料到巨鲸会自动离开海沟、跋涉千米浮出水面，为他省去了沉潜的难题。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！他立即命令众海盗动手，于是，海盗们或持鱼叉、或搭弓弩，誓与座头鲸搏命。

“慢着！”宋青山大声制止道，“方才一战，大伙儿已大伤元气，现下又岂是巨鲸的对手？”

徐海懊恼地说：“那怎么办，



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它吃饱喝足、游回海沟？”宋青山示意他不要说话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。徐海只好按捺住心中焦虑，大伙的目光齐聚在宋青山身上。

座头鲸掀起的巨浪拍翻了好几艘小船，宋青山依旧纹丝不动。等到夕阳西下，座头鲸折腾得似乎有些累了，居然一动不动地浮趴在海面上。突然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从它那硕大的鼻孔里喷出一道水柱，巨大的气流惊走了飞翔的海鸥。这时，只见宋青山将一个罐子拴在鱼叉上，使劲飞快地旋转着，接着猛地掷向座头鲸，泥罐带着强大转力飞出，准确地砸中了巨鲸的鼻孔。

罐里扬洒出大量粉尘，被座头鲸吸了进去。原来，宋青山知道，鲸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，他便事先备下磨成粉尘状的迷药，并且算准了座头鲸换气的时间，一举发难！

座头鲸惊恐地甩着尾鳍，本能地试图下潜，但先前吞入嘴里的渔网却缠住它，鲸焦急地嘶吼，人们仿佛听到了来自海洋深处的悲鸣……过了一会儿，被鲸吸进肺里的迷药发挥效力，巨大的座头鲸挣扎了几下，便瘫浮在海面上，犹如一座隆起的孤岛。

徐海欣喜若狂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捕到了活鲸！他让重型渔船抛下锚钩，小心翼翼地勾住鲸须，几十艘渔船合力拖着巨鲸往海岸驶去。而此时宋青山却因为毒性发作，一头栽进了大海……

5. 青山犹在

这一晚天黑人静，徐海将活鲸连同皇榜交给了负责修建皇陵的白大人。白大人生平头一次看见如此巨大的座头鲸，在惊叹徐海技艺不凡之后，交代工匠们对活鲸进行剥皮取油。

这些工匠都是渔民出身，对座头鲸怀有敬畏之心，见它还有一口气就不忍伤它，只在脂肪最丰富的鲸腹剥开外皮，抽取脂肪装在桶里，经过高温提炼出鲸油，再为巨鲸包扎好伤口，避免感染。

白大人命人提了新鲜鲸油，并对一旁的徐海说：“你捕到鲸，功劳第一，跟我去见识一下先帝陵如何？”徐海求之不得，立即跟了白大人，连同两名官兵，四人一行走进陵墓。

白大人负责给墙上的灯盏添



油，那两名官兵一边一个，负责点火。很快，九十九盏蛇形长明灯全部亮了起来。徐海憧憬着高额封赏，兴奋地脱口而出："汪直啊汪直，今后有了朝廷撑腰，黑白两道我就是海贼王，看你拿什么和我争！"

白大人阴阳怪气地说："是啊，汪直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你死以后，我们会宣布是汪直协助剿匪。届时他虽然一家独大，却在海盗中丧失了威信，唯一的出路便是接受招安，沦为由朝廷控制的海贼王。"白大人说罢，突然转过身来，灯光下，他那微胖的脸愈发显得扑朔迷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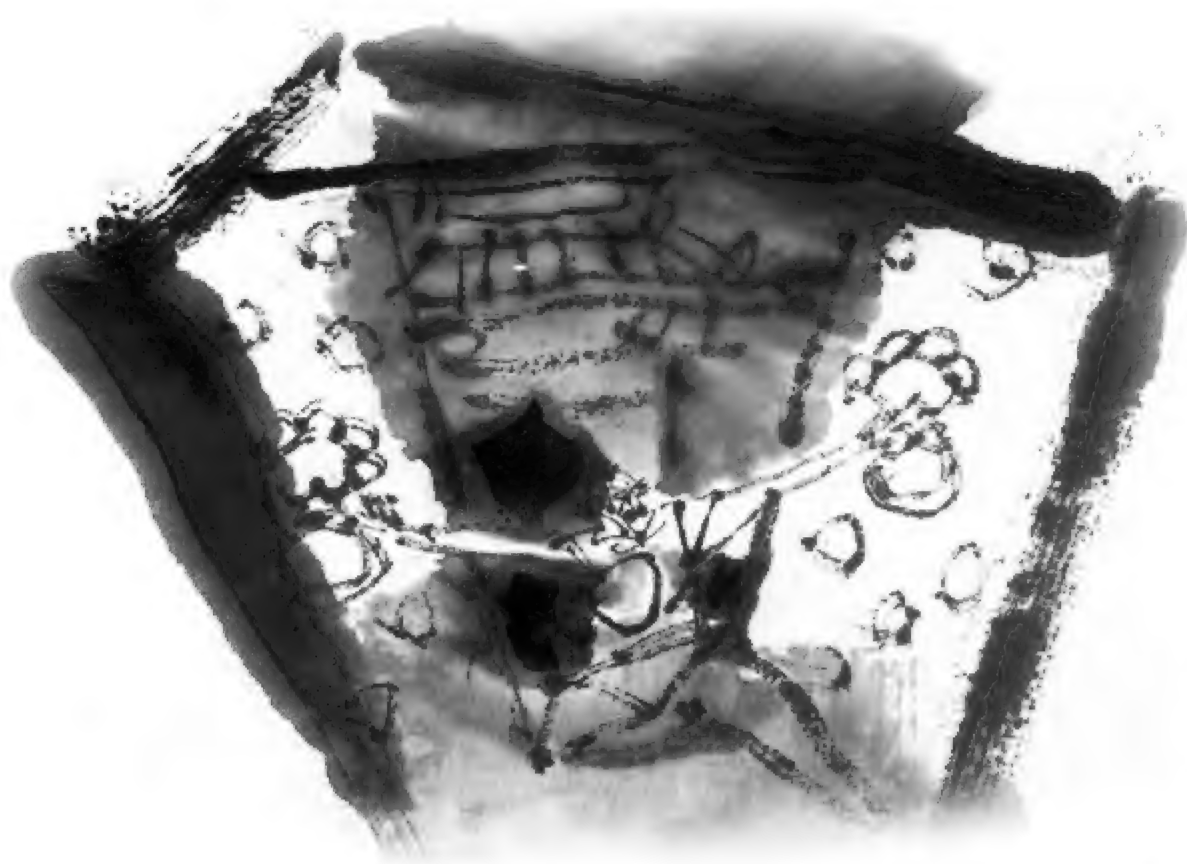
一听此言，徐海一怔，他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忙问："你这话是什么意思……"

白大人和那两个官兵同时亮出明晃晃的腰牌，上面分别刻着不同的怪兽。徐海刚想看清那些怪兽的形貌，却见右边的官兵眉锋一凛，喝道："什么人！"随即一扬手，朝墓室顶端掷出一枚红羽翎镖。接着只听一声闷哼，一个工匠模样的人从顶上摔落，翎镖扎中了他的肩头，鲜血直流。

徐海定睛一瞧，惊诧道："宋兄弟！"宋青山褪去工匠衣服，也露出了金色的腰牌，上面镌刻一头龙首鳌身的怪物。

"原来你们是锦衣卫四大高手！"徐海如梦方醒，惊得脸色煞白。

宋青山正是四大锦衣卫末席的玄武，他同白虎、青龙、朱雀师出同门。龙、虎、雀三人的武功超群，为人却霸道强横，做事不择手段，而玄武会龟息术，但武功不如三人。加上为人侠义正直，经常与争名逐利的三个同伴唱反调，遭到他们的奚落与排挤。但玄武坚信自己的价值，终于在朝廷发出捕鲸暗榜时等到机会。他打入徐海内部，凭着机智勇敢做到了既帮助朝廷猎得巨





鲸，又解决了海盗的问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更引起其他三大锦衣卫的妒恨，他们百般阻挠玄武行动。于是，他们先安排汪直袭击猎鲸现场，再由青龙策划、白虎动用人脉，乔装成接收鲸油的官兵，打算上演一出坐享渔利的好戏。

徐海不解地问道："宋兄弟，你不是已经毒发身亡了吗？"玄武说："我服了鲸血，解了毒。"

"不可能！"徐海叫道，"我一直守着那头活鲸，况且它皮肉完整，毫发无损，难道你会隔空取物？"

"我只会龟息术。"玄武说，"要怪就怪你太粗心，没发觉那是一头母鲸。它被迷药罐砸晕之前，刚好产下一头幼鲸，我在毒发的一瞬间运用龟息术进入假死状态，就着海水服下巨鲸分娩的子母血，解了毒。尔后我乔装成工匠等在这里，就是要亲眼目睹你们的下场。"

玄武话音未落，徐海发出一声惨叫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是手段狠毒的朱雀率先发难，使出"大凤爪"掐死了徐海这个知情者，接着他一个转身，出手想抓玄武受伤的右肩，却因玄武身穿凉滑的鲨鱼皮使他未能得手。玄武则借机一个转身，扇灭了一盏长明灯。

青龙大声喝道："他想趁黑逃跑，不能让他灭灯！"说着，便同白虎守住了两侧走廊。玄武立刻转身向甬道出口逃去。三人哪肯罢休，他们一拥而上，穷追不舍。

三人就这样在长长的甬道中追逐了好久，而鲸油点燃的长明灯却渐渐暗淡下来。原来，这帝王陵墓格局是封闭的，里外不通风。

"嗞"的一声，九十九盏长明灯终于燃尽了墓室里的氧气，纷纷熄灭。

随着长明灯集体熄灭，体力最差的白虎率先缺氧，"扑通"摔倒在地。接着，朱雀和青龙也捂着剧烈起伏的胸口倒下了。而武功最差的玄武却凭借龟息术憋住一口气，撑着跑到出口，打开了石门……

后来，朝廷对屡剿不止的海盗实施了海禁政策。那头历经万难捕到的巨鲸，也连同锦衣卫四大高手一起失踪了。只有海边的渔民听到的故事是：有一个工匠在锦衣卫失踪的深夜驾船出海，把受伤的巨鲸放生了……知道这个故事的，是一位活了很久的老人，他饱经世事、见多识广，不但会讲故事，还常常指点年轻渔民如何捕鲸，渔民们亲切地称他龟仙人。

（题图、插图：黄全昌）

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司机的谎言

一个寒冷的冬夜，近郊发生了一起恶性肇事逃逸事件：某司机驾车撞了行人后，快速离开了现场。在30分钟后他逃回家中，将车停进了自家车库里。然而，天网恢恢，目击者还是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。没过多久，神探夏洛克便来到了他家。

司机指了指窗外的车库，辩解道："正如你所见，我的车子昨天就坏了，今天根本没开出去过。你看到了吗，车盖上那只猫一直没挪窝呢！所以肇事逃逸的不是我，目击者肯定搞错了。"

夏洛克随口问道："那是您府上的猫？"

司机回答："不是，可能是邻居家的，或是野猫吧，经常钻进我家院子来，在车上跳上跳下地淘气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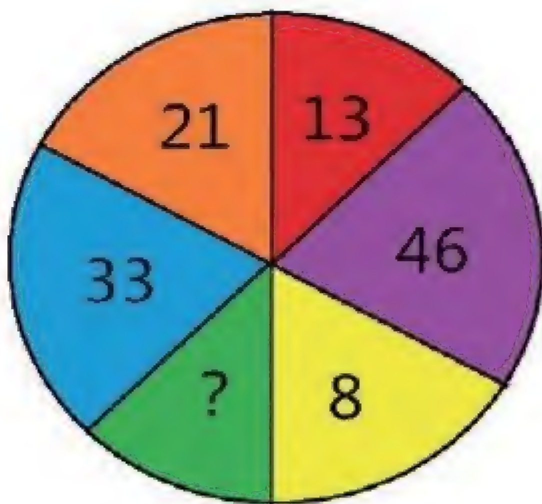
夏洛克嘴角泛起一丝微笑，说："伙计，别撒谎了，肇事逃逸的就是你！"夏洛克为什么这么说？

思维风暴　看图猜成语

接下来这道题，不仅需要数学能力，更需要用到颜色叠加的知识（如蓝色＋红色＝紫色）。亲，提示够充分了吧？答案其实很简单哦。

A.41　　B.34　　C.59

（此题可加故事会微信参与有奖竞猜）



疯狂QA

沙漠中有两个人，一死一活，他们都带着重重的包裹。其中那个活着的人的包裹是打开的，而死了的那个人的包裹却没有打开。请问包裹里是什么？

（提示：这道题目属于脑筋急转弯）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登录 http://t.cn/R26MY01。
3. 购买2015年8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49。



故事会■新浪 微故事大赛

6月优秀作品选登　主题：打

@春后笋　“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么棒！会扫地，捶背，成绩又好……哪像你？”我不爽，暗地里用玩具收买了邻居那孩子。第二天，“妈快来看！别人家的孩子！”只见邻居那巴掌打得啪啪响：“叫你不交作业，还摔东西。”我正得意，妈不屑：“哼，看到没，别人是这样打孩子的，我以前打得太轻，难怪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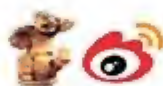
@十耘　小宇有偷家里东西的习惯，每次他爸打两下他就承认了。爸妈闹离婚那段日子，他爸气儿不顺，拳头握得嘎嘎响。那天，他爸发现家里抽屉又被翻了，把小宇吼来，几个大巴掌扇去：“说！又拿什么了！”“什么也没拿……”他爸怎么打他也不说，一手捂着脑袋，一手在裤兜里紧紧攥着两张结婚证。

@喜乐真仁　小时候很顽皮，父亲常打我，有时还会喊母亲一起揍我，而母亲才不管那一套，她用力拉开父亲，两眼冒火：“再打，我就和你拼了！”父亲只好罢手。现在回忆起此事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当年要不是你，我非让父亲揍扁了不可！”“他才舍不得呢！”母亲笑着说，“他那是暗示我给他找个台阶下。”

@润影惟心　1941年的冀北某地，活跃着一支游击队。他们接到命令，必须截获敌人的军需品。等待一天后，敌人的卡车缓缓驶入埋伏圈，看到队长迟迟不下令，通讯兵大急，低声和他说：“队长，快打吧，敌人要出包围了！”队长狠狠瞪他一眼：“打什么！你没见第二辆车上全是妇孺？咱们是人，不是畜生！”

@山高人为峰5699　小外甥女打来电话，哭着说：“我爸妈又打架了。”我很生气，在电话中训斥妹妹、妹夫：“夫妻间要相互忍让，你们闹矛盾，孩子多可怜啊。”然后我安慰小外甥女：“不要怕，你爸妈保证以后不打架了。”小外甥女哽咽着说：“舅



故事会·新浪 微故事大赛 



8月征集主题　股票

《故事会》杂志和新浪微博（weibo.com）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，写出最精彩的故事！

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（@故事会微故事大赛），每月一个主题，当月设金奖1名，奖金1400元；银奖2名，奖金700元；优秀奖13名，奖金150元。优秀作品将在每月《故事会》上刊登，并结集出版。6月打主题结果已经揭晓，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（www.storychina.cn）查看。

8月微故事征集主题：股票。股票是个好东西，让人一夜暴富；股票是个坏家伙，让人倾家荡产。股价的红红绿绿、涨涨跌跌，使人疯狂，使人揪心……本月请你说说股票的故事。正文字数在130以下，力求情节出人意表，立意隽永深远，文字鲜明生动。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！截稿日期：8月21日。（本期刊物特别选登6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）

舅，你借我家的钱还我们吧，这样我爸妈才真的不会再打架了。”

@薄荷·夏恋56风铃　下晚自习后，我独自一人走进漆黑的小巷。突然，我听到背后传来了脚步声。我是女生，胆子本来就小，颤栗着回过头去，面前猛地出现一张惨白的脸。“鬼啊！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只见那男生捂着脸惨叫起来：“这已经是第五次低头玩手机被人打脸了……”

@愚昧斋　儿子从小就怕打针，一打针就哭。有天他感冒，我带他去诊所，打针时，尽管儿子看起来很紧张，却一声没哭。回到家，我表扬儿子：“今天你真棒！妈妈真的感到很骄傲。”“一屋子都是小女孩，我哪好意思哭，哎呦，真疼……”说完，儿子自己揉着屁股，坐在沙发上大哭起来……

@四季春风80　“停，演员休息一下，一会我们再来一遍。”导演说。男演员对女演员说：“一会你再扇我耳光的时候，一定要狠一点，我现在扮演的是出轨渣男，你要把情绪表现出来，这样导演那就能过了。”女演员：“可是我怕打太狠，你会痛。”男演员揉揉脸说：“你都扇了我十几遍了，不如给个痛快。”

（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· 诙段子 ·

炒股与炒房



- 炒 ST 股，不就是炒拆迁房吗？
- 炒新股，不就是炒新楼盘吗？
- 炒新三板，不就是炒楼花吗？
- 炒创业板，不就是炒学区房吗？为啥？投资未来呀！
- 炒主板，不就是炒内环城中心的房子吗？
- 炒 B 股，不就是炒郊区房吗？
- 炒港股，不就是炒三、四线城市的房子吗？
- 融资炒股，不就是按揭买房吗？
- 坐庄，不就是和开发商一起炒房吗？

（**推荐者**：曹绍明）

汉字逗趣

- 天对夫说：头上那么大个包，挨板砖了？
- 甥对姓说：谁说生男生女一个样？
- 力对咖说：兄弟，拎两个大箱子准备跑路呀？
- 舂对春说：哥们，快点回家吧，裤子开线啦！
- 炎对毯说：姐儿们，这么热的天咋还穿着毛大衣呢？
- 飞对乙说：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翅膀丢了你怨谁？
- 丰对卅说：呦，哥们，这是咋的啦，大白天的咋还躺地上了呢？
- 子对学说：我可不想上学，做了学生身上的负担就重了！
- 开对并说：这么大人了装嫩，还扎羊角辫？
- 垂对睡说：你长个眼和不长眼有啥区别？
- 板对反说：唉，真是树倒猢狲散啊！

（**推荐者**：伯　仲）



“滚”的八种说法

- 小清新的说法：我送你离开，千里之外。
- 东北说法：翻滚吧！牛宝宝！
- 科学说法：以最小的摩擦力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- 夏天里最温柔的说法：哪里凉快哪呆着去！
- 网络说法：你妈喊你回家吃饭。
- 逗比说法：世界那么大，你怎么不去看看？
- 女神说法：我去洗澡了。
- 文明说法：去吧，皮卡丘。

（推荐者：丁　丁）



我不是学霸

- 期末了，我的中文名是过儿，英文名是pass，日本名是不挂科子，韩国名是权要过，俄罗斯名字是必过特洛夫斯基。
- 只要心中有课，走到哪里都不算逃课。
- 人生中有没有那么一件事，明知道失败的风险很大，有一万个理由放弃，但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，奋力一搏？那就是——交卷之前改答案！

（推荐者：曹绍明）

女人买东西的思路

- 好看——买
- 限量——买
- 男朋友付钱——买
- 这个颜色我没有——买
- 不好看但很特别——买
-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——买
-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感觉——应该买
- 心情好——买
- 心情不好——买

（推荐者：周继红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·海外故事·

机器人钟点工

程奋只

一天，岗井先生正在家伏案写作，电话响了。岗井先生不耐烦地接起来，对方是一所家政公司的，要向他推销机器人钟点工的服务。

要是在以往，岗井早就挂断了这种讨厌的广告电话。可是这一次，他迟疑了一下，因为自己凌乱的房间确实需要人来打理。

不过，岗井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问："你是说，你们将会派机器人为我上门服务？"

对方说："是的，我们的机器人将完美融入您的生活……""那么你们什么时候来？""一会儿就到，您可以先体验再付款……"

"现在的服务真是便捷。"挂断了电话，岗井自言自语道，"不过，我倒想看看一个机器人是怎么贴心服务的。"

门铃响了，岗井起身去开门，两位女士站在门口。

其中一位中年妇女说："您是岗井先生吧？我是公司的客户经理，我叫信子，我身旁的这位漂亮女士，就是美惠子，她将每天来照顾您的生活，为期一个月。"

岗井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子，从外表看，完全看不出是机器人。





美惠子礼貌地鞠躬说道："请多多关照。"岗井赶紧还礼，并把她让进屋里，在美惠子走过身旁时，岗井甚至还能看见她脸上害羞的红晕。

此后的一个星期，美惠子每天都准时上班，她什么都会做，洗衣做饭、端水沏茶、整理房间，这让岗井很是吃惊。

但是一段时间以后，岗井就有点厌倦了，美惠子干活虽麻利干净，但未免太千篇一律了，她甚至没犯过一丁点的错误，连害羞时泛起的红晕，每次也是精准地出现在脸部同一个位置。她虽然什么话都会说，但每句话都不长。当被问到回答不出的问题时，就礼貌地笑笑。

有一回，美惠子整理完书房，刚准备离开，岗井叫住了她。

美惠子礼貌地问："先生，请问您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？"

岗井说："哦，是这样的，芥川龙之介，你知道吧？"美惠子答："哦，听说过。"

岗井眯起眼睛，说："他的这篇小说你看看，能不能说说你的看法？"

美惠子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答道："哦，先生，这篇小说我没读过，可能也谈不出什么，真不好意思。"说这话的时候，美惠子尴尬地笑笑，不用说，这笑容又像复制的一样。

岗井心想，机器人就是机器人，还是不能和真人相提并论啊！

这时，"叮咚咚"，门铃响了，信子走了进来。这位客户经理每天都来询问美惠子的服务情况，并记录在案。

信子虽然人到中年，但成熟干练，笑容自然，显然是公司的业务骨干。她专注地记录着岗井先生的每一句话，字迹娟秀。她的耳朵上没有耳钉，但有耳钉留下的耳洞，显得妩媚动人。

岗井心中泛起了一种涟漪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信子做完了记录，微笑着对岗井说："先生，您说的一切我都记下了，我代表公司谢谢您的肯定。"

然后，她转向美惠子，留给岗井一个迷人的侧脸："美惠子，岗井先生刚才在夸你，要继续努力哦！"说这话的时候，信子和蔼地看着美惠子，眼神温情脉脉，好像根本不是在和一个机器人说话，而是在叮嘱自己涉世未深的女儿。

信子离开后，岗井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。毫无疑问，他喜欢上了信子。



此后的几个星期，美惠子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出色，但她越是完美，岗井就越寂寞。他眼中不停地浮现信子的身影。他一连续了好几次约，并不是因为美惠子的出色工作，而是为了多见几次信子。

终于有一次，当信子做完工作记录，准备离开时，岗井叫住了她：“信子小姐，请留步。”“先生，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？”“哦，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想问一下，芥川龙之介，您听说过吗？”“知道一些。”

岗井把书放到信子面前，指着一篇小说问：“那么这篇小说您读过吧？”

信子微笑着回答：“哦，读过一些。”接着她简要陈述了对这篇小说的看法，并与芥川的其他几篇小说做了比较。信子的评论让岗井很是吃惊，显然她的见解较之专业的文艺评论家也毫不逊色。

送走信子后，岗井再一次浮想联翩……他忍不住拨通了这家公司老板的电话：“我是岗井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你们公司的信子小姐，她、她结婚了吗？”

老板惊异地说：“哦，您是说信子吗？她没结婚啊！”

岗井心中燃起了希望，他继续道：“哦，那您觉得，一个六十岁的男人，配不配再次拥有爱情？”

老板笑了：“瞧您说的，年龄和爱情无关啊！呵呵，尤其是像您这样优秀的作家，任何时候都配得上拥有一场高贵的爱情。”

岗井顿了顿，说道：“哦，那我……那我想和信子小姐交往，您可以帮我吗？”

对方一愣：“哦，您的意思是，您喜欢上了信子小姐？”

岗井答道：“可以这么说吧。您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老板不无尴尬：“啊，我真为信子感到高兴，可是，目前的法律下，机器人还不能结婚。”

这次轮到岗井吃惊了：“什么？您再说一遍，您是说信子是机器人？那美惠子呢？”

老板答：“美惠子是真人啊！”

岗井先生急了：“不是说钟点工是机器人吗？”

老板解释道：“钟点工有两种，生活钟点工和心灵钟点工。生活钟点工比较简单，我们用真人来完成；心灵钟点工难度较大，只有我们公司的机器人才能完成。这正是我们公司的优势所在……”

（题图：安玉民　梁　丽）



是借贷还是投资

李威远



李大爷七十多岁了，他有三个儿子：大宝、二宝和三宝。大宝、三宝经济条件好，早就买了新房。二宝夫妻双双下岗再就业，工资都不高，女儿小静正在读书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不料又遇上老房子拆迁，买房连装修又需要将近四十万。两口子缺钱，很着急。

其实，李大爷也牵挂着这件事。小静这么大了，还和父母挤在一间房里，怎么能安心读书？他就想帮帮二宝，把房子买下来。

李大爷手头有九十万存款。他曾跟孩子们说过，自己有工资、医保，这九十万是他们兄弟三人的。不过他又担心，如果现在就把钱分了，万一以后自己遇上事，没钱就难办了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私下给二宝三十万，暂时不告诉老大老三。再说就是分，二宝也理应分到这个数。

李大爷叫来二宝夫妻，把这意思一说，两人很感动。二宝是实诚人，说："我还是写张借条给您，免得以后您老说不清。"

二宝写了张三十万元的借条，还写上按同期银行利率计息，李大爷想这样也好，就收下了。

一晃五年过去了，二宝买了新房，小静也考上了大学，日子虽然艰难，但也算有了奔头。



忽然有一天，李大爷心脏病发作“走了”。大宝和三宝清理遗物时，发现了六十万元存单和二宝的借条，于是一家人吵成一锅粥。

两个儿媳一个劲儿地埋怨李大爷，不该亲的亲、疏的疏，三宝质问二宝说：“老爸说过九十万给我们弟兄仨的，你为什么背着大哥和我，私下拿走三十万？”

大宝却说出另一番道理：二宝这三十万买了房，五年过去房价翻了倍，值六十万了。所以他和三宝认为，要按一百二十万来分账，一家四十万。二宝已经拿了六十万，应该退二十万给他和三宝。

二宝两口子当然不答应，多次谈判都是无果而终。

小静知道这情况，对父母说：“这样吵下去不会有结果的，不如让大伯、三叔到法院告我们，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一了百了，大家都没话说。”

二宝夫妻觉得有道理，于是打电话把这个想法说了，大宝、三宝觉得也只有这样了。

大宝、三宝把二宝告上法庭，审案法官本想调解，但三家都要求法庭判决，于是法庭作出判决：

一、法庭经过调查认定，李大爷的遗产有：六十万元存单一张，李二宝三十万元借条一张，以及因三十万元借款和六十万元存单所生利息共计七万五千元。

二、李二宝三十万元借条归李二宝所有。六十万元存单本金由李大宝、李三宝各得三十万元。借款和存单所生利息，李大宝、李二宝、李三宝各得两万五千元。

大宝、三宝不服，他们去咨询，律师的一番解释使他们明白，其实是他们误解了法律。

律师点评：

本故事涉及的法律问题是，借贷与投资产生的法律后果差异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借款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，而投资是对自己所有权的处分，它不是一种债务。由于法律关系的不同，其所获效益自然也不一样。借款一般情况下所获取的效益是确定的，但投资所获的效益则是未来的，不确定的。

故事中李大爷给二宝的30万元，有借条和借款利率，这明显不是投资行为，而是一种债务，因债而产生了确定的利息，故与二宝买房后房价的增值无任何关系。

（题图：安玉民　梁　丽）

接106 法律知识故事





神秘号码

■ 李雪涛

小孙刚被调到宣传处，被分配到一个新办公室。

小孙初来乍到，便充分领教了处里工作的繁忙，他有写不完的材料、开不完的会，天天累得头昏脑涨的。

没过多久，小孙有了一个意外发现，那就是，处里很多人桌子上面的玻璃板下，都压着半张纸，纸上用大号字体，打印着一组醒目的数字，像是一个电话号码。

这个电话号码没名没姓，小孙觉得很神秘，就记下了。不过，没人主动告诉他，他也不便打听。

这天，小孙写完一个材料后，脑海中又冒出了那个电话，恰好这时候，隔壁的小江过来送一份材料。小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向他问起那个电话号码。

小江笑了，故意卖了个关子：“你打这个号码，说是宣传处的就知道了。这个号码你以后可得常用啊！”

小孙赶紧用座机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。很快，对方接了，是个男的，嗓门挺大，操着外地口音：“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哪位呀？”

小孙拖着长音说：“我是宣传处的……”没想到对方笑道：“别扯了，宣传处总联系我，电话号码我熟着呢，没见过你这个号。我正忙着，没闲心陪你玩。”说着就挂了电话。

小江听得清楚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告诉你吧，这人姓费，是收废纸的。”

小孙愣了一下。这时候他才注意到，自己来处里虽然一个多月，可桌脚旁不知不觉已经堆满了各种“废纸”。

等小江走后，小孙又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，这回底气十足：“老费，过来收废纸，我是宣传处新来的小孙……”



你把头抬起来

■ 李　智

这天一早，公交司机老张就在路边喝起了闷酒。为啥呢？原来他昨天开车蹭了一个低头玩手机的小青年，虽然人无大碍，但老张还是被停了半个月的职。

老张越想越来气，那小子过马路还低头玩手机，简直是不要命了，还害得老子背黑锅！

这时，老张一抬眼，发现迎面又走来一个“低头族”，竟然是老战友的儿子小赵！别人咱管不着，这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不行，得管管。想到这儿，老张离开酒桌，伸开双臂，拦住了小赵的去路。



“哎，说你呢，光知道低头玩手机，也不抬头看看我是谁？”老张严肃地喊道。小赵没有抬头，只是翻了翻眼皮，招呼道：“张伯伯好。”

老张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小子真是出息啦！那个破手机有啥看的？把头抬起来！”小赵皱了一下眉，说道：“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”

“有啥误会？”老张打断了小赵的话，“你这可不行！得改改，要是这样过马路，被车撞了咋办？”

小赵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伯伯，您就别跟着瞎操心啦，我……”

“什么瞎操心？我为你好，你不但不理，还敢跟我犟嘴！真是没大没小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！”

老张仗着酒劲，二话不说伸出右手，一把按住小赵的头顶，然后左手托住他的下巴，双臂一使劲，大喊：“你把头抬起来！”

“哎哟——”只听小赵一声大叫，用右手捂住脖子，接着他扭了扭脑袋，问道：“伯伯，您这是在哪儿学的手艺啊？真神了！”

老张一头雾水：“什么手艺？我听不懂。”小赵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昨晚脖子落枕了，疼得抬不起头，您刚才一扭，没成想给我治好啦……”





给年轻人让个座

■ 麻　坚

大夏天的，李大妈和儿媳妇玲玲买完菜，准备搭公交回家。

两人上了车，一前一后坐了下来。车到下一站，上来了不少人，有一位老大爷和一个小年轻挤到了李大妈面前。

没过一会儿，李大妈坐不住了，只见她一会儿想站起来，一会儿又半张着嘴欲言又止。忽然，李大妈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把座位让给你，你请坐吧！”

老大爷正站得吃力，感激地看了李大妈一眼，并顺势坐了下去。李大妈不高兴了，看着老大爷说道：“看样子你比我还年轻，抢什么座？起来！我是让给这个小伙子的。”说完，李大妈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。

大家都惊诧地看着李大妈，不知这老太太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。在大家惊诧的目光中，老大爷尴尬地站了起来。当然，最尴尬的要数那位年轻人了。这年头，哪有老年人给年轻人让座的？

年轻人尴尬地看了看李大妈，不安地说：“这……这怎么好意思呢？”“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”李大妈解释说，“你们年轻人天天挤公交上下班，多累啊？难道我们老年人就不能给你们让让座吗？”说着，直接把年轻人按在了座位上。

下车后，玲玲狐疑地问：“妈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您老竟给人让座，而且还是个年轻人？”

李大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孩子，那个年轻人是条大色狼啊，他一上来，就盯着你的领口看。妈胆小，不敢说他。你拿着菜，又不好意思叫你起来，于是妈只好给他让个座，这样他一坐下来，就看不见你的领口啦！”



小聪明

■ 日　月

因为没赶上车，小小从娘家回来，只能一路步行。走到一个叫九里亭的地方时，离家还有十里路，她累得双脚都迈不开步了。

小小刚跟老公怄了气，她也不想打电话让老公来接。实在走不动了，她就坐在路边揉脚休息，想想长路漫漫，她就叹气，心想：要是路上来辆车多好啊，可这条郊区小路平时很少有车出现，乘车是空想。



忽然，她眼睛一亮，拿出手机拨了120电话：“我、我快晕倒在、在九里亭了，请快、快来救我！”然后就不说话了，任由手机中传来一声声呼叫，直至呼叫停止。

小小关上手机，笑了，这下可以坐车回家了。不多久，路上传来急促的救护车鸣笛声，她知道车来了，赶忙佯装晕倒在路边。

救护车停下来，工作人员急忙走下车：“这儿就是九里亭，刚才打电话求救的一定是这人。”说着走到小小身边，马上把她抬上车。

救护车飞快地开向医院，工作人员一边问她话，一边给她做简单的救护措施。装作晕倒的小小躺在车上，嘴上不吭声，心中却喜滋滋的，自家离医院就一里路，完全按计划行事，坐车又快又舒服。

救护车很快就到了医院，小小这才睁开眼坐了起来，连声向工作人员道谢：“谢谢你们，太谢谢了，我刚才肯定是有点中暑，现在感觉好多了，而且还有急事要办，我就不治疗了。”说完就下了车，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，快步离去。

走出医院，小小一看周围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：“糟了，咋把我送到了西头的桃花区医院？我家在东头的平潭区，这比九里亭离我家还远三里路呢……”





贼心

■ 李 瞻

小李是黄老板的司机，他第一次来到黄老板的车库便惊呆了，车库里全是名车：保时捷、法拉利、奥迪……可让小李纳闷的是，车库的正中央居然停着一辆破旧的桑塔纳 2000，在这一堆豪车里，显得可真刺眼。

黄老板虽有钱，却很怕老婆，每天按时回家，有应酬时就得请假，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，除了车！

时间越久，小李的疑惑越多：黄老板每天用的车都不一样。每天出门前，黄老板就背着手，踱着步来到车库，走向哪辆车，小李便打开哪辆车的车门。此时的黄老板，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

为什么用车不一定呢？小李问了好几次，黄老板总是笑而不答。

这天早上，小李早早就候在车库门前，等待黄老板的指示。可左等右等，也不见黄老板的踪影。小李决定上楼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刚走到黄老板家门口，屋里便传出老板娘声嘶力竭的咆哮：“想当皇帝是吧？想三妻四妾是吧？哼，没门！买那么多车，我还以为你是真的爱车，你去和你的捷贵人、宝贵人、利妃、迪妃住一起过吧，给老娘滚！”

随着咆哮声，一大堆东西被扔了出来：一个小木盒，里面放有许多精致的小牌子，牌子上分别写着字呢：保时捷——捷贵人，宝马——宝贵人，法拉利——利妃……

小李终于明白黄老板每天用车为何不同了，原来是在模仿皇上翻牌子呢，这可是心灵的享受啊！

这时，又一个小牌子被扔了出来，屋里继续传来老板娘的声音：“原来我在你心目中就是桑塔纳 2000 啊？我就那么丑、那么老吗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”

小李捡起来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：“桑塔纳 2000——皇后！”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 顾子易）

圆你故事梦　助你成功路
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开始招生

故事创作研讨班是《故事会》杂志社创办的培养作者的一种形式，从1996年起，共举办了17期，接受培训的作者达700余人，这为加强作者队伍的建设、繁荣故事创作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保障。

“跃马驰骋歌盛世，花团锦簇醉东风”，为了进一步推动故事创作的繁荣和发展，我们将举办第18期故事创作研讨班，为全国有志于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优越的培训条件，从而缩短作为一个故事作者的成熟周期，为作者们开启故事创作的成功之门。

具体事项如下

一、凡报名者，不论资历，公平竞争，以作品和创作潜力为衡量标准。须提供：1. 本人创作简历一份；2. 若干篇新创作的故事作品；3. 本人真实姓名及详细联系方式（包括电话）。

二、本刊将对应征者的相关材料进行审定，审议合格者，将在研讨班开班前通知本人。与会者的差旅食宿费用将由本刊承担。

三、报名方法：1. 从网上传递，可发至各责任编辑邮箱，请在邮件的主题上注明“研讨班报名”字样。2. 从邮局寄发，请在信封上注明“研讨班报名”字样，本刊地址：上海市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。

四、研讨班举办时间为2015年11月，报名工作即日起开始，截止期为2015年10月31日。
